

题取经诗

晋宋齐梁唐代间，高僧求法离长安。
去人成百归无十，后者安知前者难。
路远碧天惟冷结，沙河遮日力疲殫。
后贤如未谙斯旨，往往将经容易看。

——唐·义净三藏法师
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



八祖杭州云栖莲池大师



明八祖杭州云栖株宏大师赞颂

初住云栖，即灭虎患。早请念佛雨慰盼，村民咸感叹。庀材开办，道场重兴建。

幼闻念佛意颇快，末诫门徒莫捏怪。行为世则言世法，注重净土及规戒。

砥柱狂澜契理机，阐明佛心祛蜂蛰。普令具缚诸凡夫，仗佛慈力登莲界。

——印先法师



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

(明) 憨山德清撰

欲海横流，三毒炽然，孰能遏狂澜以清烈焰？自非应身大士，又何能醒颠暝而朗长夜？时当后五百年，尤难其人，是于云栖大师深有感焉。

师讳袞宏，字佛慧。别号莲池，志所归也。俗姓沈氏，古杭仁和人，世为名族。父德鉴，号明斋先生。母周氏。师生而颖异，世味澹如。年十七，补邑庠，试屡冠诸生，以学行重一时，于科第犹掇之也。顾师志在出世，每书“生死事大”四字于案头。时从游者日进，即讲艺，必折归佛理，业已栖心净土矣。家戒杀生，祭必素。居常太息曰：“人命过隙耳，浮生几何！吾三十不售，定超然长往矣，何终身事龌龊哉！”前妇张氏生一子，殇，顷妇亦亡，即不欲娶。母强之，议婚汤氏。汤贫，女斋蔬。比有富者欲得师为佳婿，阴间之。师竟纳汤，然意不欲成夫妇礼。年二十七，父丧。三十一，母丧。因涕泣曰：“亲恩罔极，正吾报答时也！”至是而长往之志决矣。

嘉靖乙丑除日，师命汤点茶，捧至案，盏裂。师笑曰：“因缘无不散之理。”明年丙寅，诀汤曰：



“恩爱无常，生死莫代。吾往矣，汝自为计。”汤亦洒然曰：“君先往，吾徐行耳。”师乃作“一笔勾”词，竟投西山无门洞性天理和尚祝发，乞昭庆寺无尘玉律师就坛受具。

居顷，即单瓢只杖游诸方，遍参知识。北游五台，感文殊放光。至伏牛，随众炼魔。入京师，参遍融、笑岩二大老，皆有开发。过东昌，忽有悟。作偈曰：“二十年前事可疑，三千里外遇何奇？焚香掷戟浑如梦，魔佛空争是与非。”师以母服未阕，乃怀木主以游，每食必供，居必奉，其哀慕如此。至金陵瓦官寺，病几绝，时即欲以就茶毗者。师微曰：“吾一息尚存耳。”乃寝，病间归，越中多禅期，师与会者五，终不知邻单姓字。

隆庆辛未，师乞食梵村，见云栖山水幽寂，遂有终焉之志。山故伏虎禅师刹也，杨国柱、陈如玉等为结茅三楹以栖之。师吊影寒岩，曾绝粮七日，倚壁危坐而已。村多虎，环山四十里，岁伤不下数十人，居民最苦之。师发悲恳，为讽经施食，虎患遂宁。岁亢旱，村民乞师祷雨。师笑曰：“吾但知念佛，无他术也。”众坚请。师不得已，出，乃击木鱼，循田念佛，时雨随注，如足所及。民异之，因相与累累然肩材木荷锄镢，竟发其地，得碣础而指之曰：“此云栖寺故物也。师福吾村，吾愿鼎新之，以永吾福。”不日成兰若。然外无崇门，中无大殿，



惟禅堂安僧，法堂奉经像，余取蔽风雨耳。自此法道大振，海内衲子归心，遂成丛林。

师悲末法教网灭裂，禅道不明，众生业深垢重，以醍醐而贮秽器，吾所惧也。且佛设三学以化群生，戒为基本。基不立，定慧何依？思行利导，必固本根。第国制，南北戒坛，久禁不行。予即愿振颓纲，亦何敢违宪令？因令众半月半月诵《梵网戒经》及比丘诸戒品，由是远近皆归。师以精严律制为第一行，著《沙弥要略》《具戒便蒙》《梵网经疏发隐》，以发明之。初师发足参方，从参究念佛得力。至是遂开净土一门，普摄三根，极力主张，乃著《弥陀疏钞》十万余言，融会事理，指归唯心。又忆昔见《高峰语录》，谓自来参究此事，最极精锐，无逾此师之纯钢铸就者，向怀之行脚。惟时师意并匡山、永明而一之。更录古德机缘中吃紧语编之，曰《禅关策进》，并刻之，以示参究之诀。盖显禅净双修，不出一心。是知师之化权微矣。

梵村旧有朱桥，屡被潮汐冲塌，行者病涉。太守余公良枢请师倡造。师云：“欲我为者，无论贫富贵贱，人施银八分而止。”独用八者，意取坤土以制水也。微矣，或言：“工大施微，恐难竣事。”师云：“心力多，则功自不朽。”不日累千金，鳩工筑基，每下一桩，持咒百遍。潮汐不至者数日，桥竟成。昔钱越王以万弩射之不回，师以一心力当之，何术哉！



万历戊子，岁大疫，日毙千人，余公复请师就灵芝寺禳之，疾遂止。净慈僧性莲，请讲《圆觉经》，听者日数万指，如屏百匝。因赎寺前万工池，后师八十诞辰，又增拓之。合城中上方、长寿两池皆为放生设。

侍郎王公宗沐问：“夜来老鼠唧唧，说尽一部《华严经》。”师云：“猫儿突出时如何？”王无语。师自代云：“走却法师，留下讲案。”又书颂曰：“老鼠唧唧，《华严》历历。奇哉王侍郎，却被畜生惑。猫儿突出画堂前，床头说法无消息。无消息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世主妙严品第一。”

师道价日增，十方衲子如归，师一以慈接之。弟子日集居日隘，师意不庄严屋宇，聊取安适支阁而已。其设清规益严肃。众有通堂，若精进、若老病、若十方，各别有堂。百执事各有寮，一一具锁钥，启闭以时。各有警策语，依期宣说。夜有巡警，击板念佛，声传山谷，即倦者，眠不安，寝不梦。布萨羯磨，举功过，行赏罚，凜若冰霜。威如斧钺，即佛住祇桓，尚有六群扰众，此中无一敢诤而故犯者。虽非尽百丈规绳，而适时救弊，古今丛林，未有如今日之清肃者。具如《僧规约》，及诸警语，赫如也。

极意戒杀生、崇放生，著文久行于世，海内多尊奉之。城内外放生池，岁费计百余金。山中设放



生所，其救赎飞走诸生物充牣于中，众僧减口以养之，岁除刍，约费粟二百石。亦有警策，守者依期往宣白，即羽族善鸣噪者，闻木鱼声，悉寂然而听。宣罢，乃鼓翅喧鸣。非佛性哉？噫！佛说孝名为戒，儒呵有养无敬。师于物养而敬，且有礼者也，非达孝哉？

师道风日播，海内贤豪，无论朝野，靡不归心，闻名而感化者。若大司马宋公应昌、太宰陆公光祖、宫谕张公元怵、大司成冯公梦禎、陶公望龄，并一时诸缙绅先生，次第及门问道者以百计。皆扣关击节，征究大事，精难义，靡不心折，尽入陶铸。至监司、守相，下车就语，侃侃略无少屈。诸贤豪侯参者无加礼，不设馔，皆甘粝饭，卧败席，任蜥缘蚊嘬无改容，皆忘形屈势，至则空其所有。非精诚感物，何能至是哉！

侍御左公宗郢问：“念佛得悟否？”师曰：“返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，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？”仁和令樊公良枢问：“心杂乱，如何得静？”师曰：“置之—处，无事不办。”坐中—士曰：“专格—物，是置之—处办得何事？”师曰：“论格物，只当依朱子豁然贯通去，何事不办得？”或问师：“何不贵前知？”师云：“譬如两人观《琵琶记》，一人不曾经见，—人曾见而预道之，毕竟同观终场，能增减—出否？”今上慈圣皇太后崇重三宝，域内名僧靡不



延之。一日偶见师《放生文》，甚嘉叹，遣内侍赍紫袈裟、斋资往供，问法要。师拜受，以偈答之，载别录。

师极意悲幽冥苦趣，自习焰口，时亲设放。尝有见师座上现如来相者，盖观力然也。师天性朴实简淡，无缘饰，虚怀应物。貌温粹，弱不胜衣，而声若洪钟。胸无崖岸，而守若严城，御若坚兵，善藏其用，文理密察，经济洪纤，不遗针芥。即画丛林日用，量施利，酌厚薄，粒米、茎菜无虚费；核因果，明罪福，丝无絀漏；定程规，秋毫不忽；养老病，公众僧，不渗滴水。自有丛林以来，五十年中，未尝妄用一钱。居常数千指，不设化主，听其自至。稍有盈余，辄散施诸山，库无储蓄。凡设斋外，别有果资以供师者，咸纳之，随手任施衣药，救贫病，略无虚日。偶简私记，近七载中，实用五千余金，不属常住，则前此岁岁可知已。师生平惜福，尝著三十二条自警，垂老自浣濯、出溺器，亦不劳侍者。终身衣布素，一麻布帔，乃丁母艰时物，今尚存，他可知已。

总师之操履，以平等大悲摄化一切，非佛言不言，非佛行不行，非佛事不作。佛嘱末世护持正法者依四安乐行，师实以之。历观从上诸祖，单提正令，未必尽修万行。若夫即万行以彰一心，即尘劳而见佛性者，古今除永明，惟师一人而已。先儒称



寂音为僧中班、马，予则谓师为法门之周、孔也，以荷法即任道也。惟师之才足以经世，悟足以传心，教足以契机，戒足以护法，操足以励世，规足以救弊。至若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，广运六度，何莫而非妙行耶？出世始终，无一可议者，可谓法门得佛之全体大用者也。悲兹末法，非师曷足以挽颓风、回狂澜于既倒乎？非夫应身大士，朗末法之重昏者，何能至此哉？微密细行，不能殫述，别传详之，兹略掇其行事之梗概。

临终时，预于半月前入城别诸弟子，首及宋守一等，遍及故旧。但曰：“吾将他往矣。”人皆莫测。还山，连下堂具茶汤设供，与众话别云：“此处吾不住，将他往矣。”众罔知。常规中元济孤设盂兰盆，各荐先宗。师曰：“今岁我不与会矣。”有簿记，师密题之曰“云栖寺直院僧代为堂上莲池和尚追荐沈氏宗亲”云。过后方见，始知其别语也。七月朔，晚入堂坐，嘱大众曰：“我言众不听，我如风中烛，灯尽油干矣。只待一撞一跌，才信我也。”明日要远行，众留之，师作“三可惜”“十可叹”以警众。时淞江居士徐琳等五人在寺，令侍者送遗嘱五本。次夜入丈室，示微疾，瞑目无语。众省觉，报城中诸弟子至，围绕。师复开目云：“大众老实念佛，毋捏怪，毋坏我规矩。”众问谁可主丛林，师曰：“戒行双全者。”又问目前，师曰：“姑依戒次。”言讫，



面西念佛，端然而逝，是万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时也。师生于嘉靖乙未，世寿八十有一，僧腊五十。师自卜寺左岭下，遂全身塔于此。其先偶汤氏，亦后师祝发，建孝义庵，为女丛林主，先一载而化，亦塔于寺外之右山。

师得度弟子广孝等为最初上首，其及门授戒得度者不下数千计，而在家无与焉。缙绅士君子及门者亦以千计，而私淑者无与焉。其所著述，除经疏，余杂录如《竹窗随笔》等二十余种行于世，率皆警发语。师素诫弟子贵真修、勿显异，故多灵异不具载。

呜呼！我闻世尊深念末法众生难度，恐断慧命，灵山会上求护正法者，即亲蒙授记亦不敢入，唯地涌之众力任之，且曰：“我等末世持经，当具大忍力、大精进力，即有现身此中，亦不自言其本，泄佛密因，但临终阴有以示之耳。”观师之行事，潜神密用，安忍精进之力，岂非地涌之一乎？抑自净土而来乎？不然，从凡夫地，求自利尚不足，安能广行利他护持正法，始终无缺者乎？是予有感而来者，拾师之行事以昭来世。其他具诸别传。乃为之铭曰：

三毒焰炽，五热周章，孰能药石，顿使清凉？
欲海横流，波浪滔天，谁能济度，驾大法船？
惟我大师，实乘愿力，放身其中，随宜调适。



早断爱根，如狮脱索，才出尘劳，便露头角。
开净土门，张法界网，捞漉三根，其赴如响。
以金刚鐏，刮翳眼膜，根本不生，枝叶自落。
大冶红炉，慈悲忍力，入此陶镕，痴狂顿息。
毛孔光明，通身手眼，从无用中，法轮常转。
若非付嘱，定是地涌，岂属寻常，具大勇猛？
师从空来，亦从空去，虽善藏身，欲隐弥露。
钟鼓交参，云霞绮互，塔影高标，法身常住。

时万历四十五年二月望日前海印沙门德清和南
谨撰。







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卷一

明古杭云栖寺沙门祿宏述

疏 此经疏钞大文分三：初、通序大意；二、开章释文；三、结释咒意。为顺诸经序、正、流通三分，亦顺净业信、行、愿故。

△初通序大意，分五：初明性，二赞经，三感时，四迷意，五请加。△今初

序 灵明洞彻，湛寂常恒，非浊非清，无背无向，大哉真体，不可得而思议者，其唯自性欤！

疏 通序经意，大文分五，自初明性，乃至五请加。今初明性。此经盖全彰自性，又诸经皆不离自性，故首标也。灵者，灵觉；明者，明显。日月虽明，不得称灵，今惟至明之中，神解不测，明不足以尽之，故曰灵明。彻者，通也；洞者，彻之极也。日月虽遍，不照覆盆，是彻而未彻。今此灵明，辉天地，透金石，四维上下曾无障碍。盖洞然之彻，靡所不彻，非对隔说通之彻云洞彻也。

湛者，不染；寂者，不摇。大地虽寂，不得称湛。今惟至寂之中，莹净无滓，寂不足以尽之，故曰湛寂。恒者，久也；常者，恒之极也。大地虽坚，



难逃坏劫，是恒而未恒。今此湛寂，推之无始，引之无终，亘古亘今，曾无变易。盖常然之恒，无恒不恒，非对暂说久之恒云常恒也。

非浊者，云有则不受一尘；非清者，云无则不舍一法；无背者，纵之则无所从去；无向者，迎之则无所从来。言即此灵明湛寂者，不可以清浊向背求也。举清浊向背，意该善恶圣凡、有无生灭、增减一异等。

大哉二句，赞辞。大者，当体得名，具遍常二义，以横满十方，竖极三际，更无有法可与为比，非对小言大之大也。真者，不妄。以三界虚伪，唯此真实，所谓非幻不灭，不可破坏，故云真也。体者，尽万法不出一心之体，体该相用，总而名之曰真体也。

不可思议者，如上明而复寂，寂而复明，清浊不形，向背莫得，则心言路绝，无容思议者矣。不可思者，所谓法无相想，思则乱生，经云“汝暂举心，尘劳先起”是也。又法无相想，思亦徒劳，经云“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”是也，故曰心欲缘而虑亡也。不可议者，所谓理圆言偏，言生理丧，经云“凡有言说，皆成戏论”是也。又理圆言偏，言不能尽，经云“一一身具无量口，一一口出无量音，如善天女，穷劫而说，终莫能尽”是也，故曰口欲谈而词丧也。



又此经原名“不可思议”，故用此四字总赞前文，盖是至理之极名也。末句结归“言如是不可思议”者，当是何物？惟自性乃尔。言性有二：兼无情分中，谓之法性；独有情分中，谓之佛性。今云自性，且指佛性而言也。

性而曰自，法尔如然，非作得故；是我自己，非属他故。此之自性，盖有多名，亦名本心，亦名本觉，亦名真知，亦名真识，亦名真如，种种无尽，统而言之，即当人灵知灵觉本具之一心也。

今明不可思议者，惟此心耳，更无余物有此不思议体与心同也。若就当经，初句即无量光，洞彻无碍故；二句即无量寿，常恒不变故；三、四句即灵心绝待，光寿交融，一切功德皆无量故；五句总赞，即经云“如我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”；末句结归，言阿弥陀佛全体是当人自性也。

又初句明无不照，即用大；二句静无不舍，即相大；三、四句迥绝二边，即体大；五句总赞，所谓即三即一，双泯双存，辞丧虑亡，不可思议；末句亦结归自性也。又初句言照，即般若德；二句言寂，即解脱德；三、四句言寂照不二，即法身德；五句总赞；末句结归，例上可知。

又以四法界会之，则清浊向背，是事法界；灵明湛寂，是理法界；灵明湛寂而不随缘，清浊向背而随缘不变，是理事无碍法界；不可思议，是事



事无碍法界。以此经分撮于圆，亦得少分事事无碍，故末言自性，亦是结属四法界归一心也。

△二赞经，分二：初总赞。二别赞。△今初

序澄浊而清，返背而向，越三祇于一念，齐诸圣于片言，至哉妙用，亦不可得而思议者，其惟《佛说阿弥陀经》欤！

疏上言灵明湛寂之体，本无清浊向背，毕竟平等，惟是一心。今谓约生灭门，以不如实知真如法一故，不觉心起而有其念，则无明所覆，失本流末，浑乱真体，故名曰浊；如澄泥沙，复使净洁，斯之谓清，即指转五浊而成清泰也。无明所引，弃觉逐尘，违远真体，故名曰背；返其去路，复使归还，斯之谓向，即指背娑婆而向极乐也。然此且就众生一期从迷得悟而言，似有澄之返之之迹，而于自性实无得失，亦无增损，是故时浊时清，水非易性，忽背忽向，人无二身，所谓修证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也。

三祇者，三阿僧祇劫也。僧祇解见后文。言三者，以释迦成道，从古释迦至尸弃，历七万五千佛；从尸弃至燃灯，历七万六千佛；从燃灯至毗婆尸，历七万七千佛。云三祇也，备经多劫，远之又远，而今不越一念，疾超生死。一念者，即能念阿弥陀佛之一念也。



诸圣者，佛及菩萨也，自凡望圣，隔之又隔，而今不出片言，直登不退。片言者，即所念阿弥陀佛之片言也。至哉二句，赞辞。至，极也，至极而无以加也；妙者，即上四句总明妙义；用者，力用也。

夫垢心难净，混若黄河，妄想难收，逸如奔马，历恒沙无数量之劫，轮转未休；攻三藏十二部之文，觉路弥远。而能使浊者清，背者向，一念顿超，片言即证，力用之妙，何可思议？用从体相而出，故止言妙用也。

末句结归，言如是妙用当是何经？惟《佛说阿弥陀经》足以当之。

或问：小乘且置，只如诸大乘经，广如山积，云何妙用偏赞此经？答：修多罗中虽具有此义，未有如此经之明且简者，故夫称性而谈，正直而说，非不圆顿，而澄浊返背，方便未彰。其余法门，或浩博而难持，或幽深而罔措，今但片言名号，便入一心，既得往生，直至成佛，即方便而成圆顿，神功胜力不归此经，将谁归乎？又前是性德，今是修德；前是自性清静，今是离垢清静，乃至性尽障尽等，互融不二，如教中说。

△二别赞，分四：初先出说经所以，二统论净土功德，三特示持名为要，四广显持名所被。△今初

序 故我世尊乍说三乘，终归一实，等颁珍赐，更锡



殊恩。

疏承上，此经具有如是不可思议功德，故佛说此经良有以也。乍者，暂也，暂时之说，非究竟也。三乘者，乘本无三，权说有三，谓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也。终者，对乍而言；实者，对权而言。言世尊始成正觉，演《大华严》，大教难投，随众生根，说三乘法，后乃会权归实，悉与大车，故曰等颁珍赐。此如来一代时教之大致也，而于其中复出念佛一门，不论大根小根，但念佛者，即得往生，亦不待根熟，方乃会之归实，但往生者，即得不退，喻如不次之擢，荫序之官，恩出非常，名殊恩也。又殊恩复含二义：一者，念佛是恩中之殊；二者，持名念佛，又殊恩中之殊也。

△二统论净土功德

序指四十八之愿门，开一十六之观法，愿愿归乎普度，观观宗乎妙心。

疏上赞净土法门之胜，今于净土先出余经，然后较量此经更为殊胜。愿门、观法，具在二经，言从初愿以至愿终，无非尽摄众生同生净土，自初观以至观末，悉是空、假、中道，圆极一心。由此一心，出生大愿而成正觉，即以本愿还度众生，而归一心净土法门。二经大较，意盖如此。

△三特示持名为要，分二：初较论要约，二究明利益。

△今初



序 又以愿门广大，贵在知先，观法深玄，尤应守约。知先则务生彼国，守约则惟事持名。举其名兮，兼众德而俱备；专乎持也，统百行以无遗。

疏 即前《大本》《观经》较而论之，知持名尤为要约也。广大者，以四十八愿，帡包幽显，统括圣凡，广大恢宏，茫无畔岸，入之必有由渐，故贵知先。传曰：“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”深玄者，以门分十六，事匪一端，而复妙观精微，初心靡及，操之必得其要，故应守约。辄氏曰：“守约而施博者，善道也。”

云何知先？由生彼国，近事如来，如是大愿，庶可希冀。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故以求愿往生为先务之急也。云何守约？良以观虽十六，言佛便周；佛虽至极，惟心即是。今闻佛名，一心执持，可谓至简至易，功不繁施，而万法惟心，心清净故，何事不办？

刹那运想，依正宛然，举念欲生，便登彼国，是则难成之观，不习而成，故以持名念佛所守尤为要约也。天如谓“大圣悲怜，直劝专持名号”是也。

举名者，佛有无量德，今但四字名号足以该之，以弥陀即是全体一心，心包众德，常乐我净，本觉始觉，真如佛性，菩提涅槃，百千万名，皆此一名，摄无不尽。专持者，众生学佛，亦有无量行法，今但持名一法足以该之，以持名即是持此一心，心该



百行，四谛、六度乃至八万四千恒沙微尘，一切行门，摄无不尽，故名守约。

△二究明利益，分三：初因成，二果证，三总结。△今初

序从兹而万虑咸休，究极乎一心不乱。

疏不念佛前，念念尘劳，所谓一刹那间九百生灭，生住异灭，分剂头数，无量无边，天眼莫覩，名万虑也。此万虑者，甲灭则乙生，俄去则倏返，百计除之，终莫能得。今以持名之力，正念才举，杂想自除，喻如师子出窟，百兽潜踪，杲日照霜，千林失白，名咸休也，故永明谓“有人数息，觉观不休，念佛称名，即破觉观”，此其验也。休之又休，穷其源本，故云究极。至于一心不乱，是为成就念佛三昧。

△二果证

序乃知匪离跬步，宝池涌四色之华；不出户庭，金地绕七重之树。处处弥陀说法，时时莲蕊化生，珍禽与庶鸟偕音，琼院共茆堂并彩。

疏既得一心不乱，始知莲华行树种种庄严，并非心外，何必耳听金言，方是弥陀说法；娑婆印坏，始名净土文成者哉！然则珍禽庶鸟，琼院茆堂，何劣何优？何净何秽？故曰西方在目前也。

△三总结

序盖由念空真念，生入无生，念佛即是念心，生彼



不离生此，心、佛、众生一体，中流两岸不居，故谓“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”。

疏承上殊因妙果，正由念佛至于一心，则念极而空。无念之念，谓之真念；又念体本空，念实无念，名真念也。生无生者，达生体不可得，则生而不生，不生而生，是名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如后教起中辩，故知终日念佛，终日念心，炽然往生，寂然无往矣。

心、佛、众生者，经云：“心佛及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”盖心即是佛，佛即是生，诸佛心内众生，念众生心中诸佛也，故云一体。

中流两岸者，娑婆喻此，极乐喻彼，始焉厌苦欣乐，既焉苦乐双亡，终焉亦不住于非苦非乐，所谓二边不著，中道不安也。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，意盖如是，是则禅宗、净土，殊途同归，以不离自心，即是佛故，即是禅故。彼执禅而谤净土，是谤自本心也，是谤佛也，是自谤其禅也，亦弗思而已矣。

△四广显持名所被

序此则理之一心，全归上智，亦复通乎事相，曲为钝根。

疏理事一心，详见后文。今谓自性唯心，正指经中理一心不乱言耳。上智乃克承当，钝根未能领荷，故此一心不专主理，而亦通事，以事一心，人



皆可行，所谓夫妇之愚不肖，而与知与能者也，如天普盖，似地普擎，大造之中无弃物故。

△三感时，分三：初总叹，二别叹，三结叹。△今初

序 奈何守愚之辈，著事而理无闻；小慧之流，执理而事遂废。著事而迷理，类蒙童读古圣之书；执理而遗事，比贫士获豪家之券。

疏 上言佛慈双被智愚，今言众生不体佛意，有善教，无善学，故可叹也！守愚者，愚而甘愚；小慧者，慧而不慧。良以事依理起，理得事彰，事理交资，不可偏废，著此执彼，厥弊等耳。

蒙童喻全愚，昏稚未开，仅能读文，了不解义，所谓终日念佛，不知佛念者也。贫士喻小慧。昔有窘人，路获遗券，见其所载田园宫室，金帛米粟种种数目，大喜过望，自云巨富，不知数他人宝，于己何涉？所谓虽知即佛即心，判然心不是佛者也。是故约理则无可念，约事则无可念中吾固念之，以念即无念，故理事双修，即本智而求佛智，夫然后谓之大智也。

△二别叹

序 然著事而念能相继，不虚入品之功，执理而心实未明，反受落空之祸。

疏 上文双揭二病，今于二病，别举其尤，谓著事而信心不切，固无足论，假使专持名号，念念相



继，无有间断，虽或不明谛理，已能成就净身，品位纵卑，往生必矣。所谓士人作榜尾登科亦不恶，但恐榜上无名耳，安得以守愚病之？乃至执理而心实了明，亦不必论。假使骋驰狂慧，耽著顽虚，于自本心，曾未开悟，而轻谈净土，蔑视往生，为害非细，所谓豁达空，拨因果，莽莽荡荡招殃祸者也。

问：何故不咎钝人，反抑利者？答：利者恃才高举，常谓远胜钝人，今为此说，使知画虎弗就，反落一筹，冀彼知非，回心念佛，非曰抑之，实惜之耳。

△三结叹

序 遂使垂手徒勤，倚门空望，上孤佛化，下负己灵，今生以及多生，一误而成百误，甘心苦趣，束手死门，无救无归，可悲可痛。

疏 垂手者，古云：“嫂溺，援之以手。”倚门者，王孙贾母云：“汝朝出而不还，则吾倚门而望。”今谓众生没于苦趣，佛援之如垂手深渊；众生背觉合尘，佛念之如倚门望子。援之虽殷，念之虽切，深沉不起，远逝无还，是孤佛化也。

下负者，凡厥有心，定当作佛，故佛教持名，欲人念我自心，成我自佛，而漠然不信，宁不负己灵乎？今生多生者，生生堕落，无有穷已也。一误百误者，此生蹉过，多劫难逢也。入苦趣，似蝇蛆饫于厕中，赴死门，类牛羊就乎屠肆，莫为救拔，



无可归凭，岂不哀哉！

△四述意，分三：初愧己不德，二明己所尚，三原己释经。△今初

序 株宏，末法下凡，穷陋晚学，罔通玄理，素鄙空谈，画饼何益饥肠，燕石难诬贾目。

疏 上明念佛获如是益，不念佛招如是损，故述己意，惟崇念佛。今初先以钝根自量也。末法则生之不时，下凡则报之不胜，穷陋则见之不广，晚学则智之不深，事且未能，况复知理，明所言不足取信于人也。素鄙者，自知浅劣，愧鄙空谈，所谓耻其言而过其行也。

画饼可知，喻空谈也。燕石者，似玉而非玉者也。贾胡者，西域贾人，善别宝者也。昔有得燕石者，自谓瑜瑾，骄眩俗目，冀得重售，以示贾胡。曰：“石也。”大惭而返。喻依稀见道，仿佛不真，明眼人前，堪作一笑。

△二明己所尚

序 祇承先敕，笃奉斯经，望乐国为家乡，仰慈尊如怙恃。

疏 既揣钝根，事必师古。祇者，敬也。世主玉音，法王金口，均名曰敕。笃奉者，奉之至也。乐国言家乡者，寂灭净土，乃当人安身立命处，而舍离故里，飘泊他乡，游子伶仃，唯有思归一念而已。



慈尊言怙恃者，父曰吾怙，母曰吾恃。佛以大慈大悲接引众生，是怀我以圣胎，饲我以法乳。即今内外身心，莫不荷其恩力而得成立，劬劳之德，昊天罔极。而乃叛弃本生，螟蛉异姓，惟应怀慕终身，左右无方，定省不违而已。

△三原己释经

序 仍以心怀兼利，道贵弘通。慨古疏鲜见其全，惟数解仅行于世，辞虽切而太简，理微露而不彰，不极论其宏功，俦发起乎真信，顿忘肤见。既竭心思，总收部类五经，直据文殊一行，而复会归玄旨，则分入杂华，贯穿诸门，则博综群典，无一不消归自己，有愿皆回向善提，展此精诚，乞求加被。

疏 未能自利，先能利人者，菩萨发心，故不忍独善其身，心怀兼利也。兼利之道，弘法为先，而此经注疏，今多泯没，稽古无由，虽一二仅存，略举大端，未畅厥旨。宏功者，即不可思议功德也。不知此经具有如是功德，则疑而不信，信亦不真，疏钞之作，不容已也。肤见者，肌肤在表，所入不深，喻浅见也。浅见奚能测佛深义？而以救世心殷，顿忘其陋也。心思者，心之官则思，尧舜之圣，尚竭心思，我何人斯，庸可忽也？

部类者，专谈极乐，《大本》等五经也。文殊者，《文殊般若经》，专称名字一行三昧也。杂华者，以华严性海为宗，明教非权浅也。群典者，引诸经



论以证明，言非臆见也。详如义理部类二门，及后经文中辩。消归自己者，明不专事相，究其归著，悉皆消化融会，归于我之本性。良由世出世间，无一法出于心外，净土所有依报、正报，一一皆是本觉妙明，譬之瓶、环、钗、钏，器器唯金，溪、涧、江、河，流流入海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也。

回向菩提者，凡所修为，咸愿往生，是名回向。而向无他向，回向西方者，回向自性也。末二句，蹶前起后，欲兴善事，必仗佛加，菩萨且然，况复凡品。精者无二，诚者不虚，古谓精诚之极，鬼神与通，而况三宝大慈，悯念众生，犹如赤子，但有利于众生，精诚求之，宁不加被？

△五请加

序 归命娑婆说法主，西方接引大慈尊，不可思议佛护经，舍利文殊诸圣者。二土六方遍尘刹，过去现在及当来，无尽三宝咸证知，惟愿慈悲摄受我。我今妄以秽土见，蠡测如来清净心，仰承三宝大威神，加被凡愚成胜智。使我言言符佛意，流通遐迩益含灵，见闻随喜悉往生，同证寂光无上果。

疏 归命，如波罗蜜例，倒语法也。归义有二：一者，归投义。言世人至重者身命，举身命而归依，诚敬之至，无二心也；二者，归元义，举身命而归



依，即是总摄六根，还归一心也。娑婆，言释迦；西方，言弥陀。先释迦者，教所由兴也。孺子封侯，尚不背本，凡夫入圣，岂得辜恩？古有临终焚香先供养释迦者，正此意也。

说法主者，说法度生，一土之中无二佛故。接引者，众生念佛，佛垂接引。喻如行路，弱者接而济之，迷者引而导之也。复有二义：见生接引，则资其道心；临终接引，则摄其神识。

大慈尊者，如母忆子，名之曰慈；慈无以加，名之曰大；尊即主义，交互言之亦可。释迦，此土之尊，弥陀，彼土之主也，兼二如来，是谓佛宝；不可思议佛护念经，此经原名也，是谓法宝；舍利、文殊等，闻经众也，是谓僧宝。称之为宝，略有六义：一希有义，二离垢义，三势力义，四庄严义，五最胜义，六不改义，具如《要集》中说。推而极之，极乐、娑婆二土，四维上下十方，以至微尘佛刹，则遍一切处，过、现、未来则遍一切时，于中三宝，横该竖彻，无穷尽也。

又三宝者，复分事理，有别有同，如后文辩，今是内外自他悉归命也。古云佛灭度后，凡诸弟子所有著述，皆归三宝。良由圣境高玄，佛言微妙，而欲以凡夫毫末之智罔自评量，是乃用蠡测海，持管窥天，漫自疲劳，所得几何？故必归命三宝，冥希加被。



威神者，如经言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贤圣力不可思议，仗三宝力，能使愚衷忽成胜智，凡口所述，冥通圣心也。遐迩者，兼处与时，处则由一隅以至周遍十方，时则由刹那以至尽未来际，皆名自迩及遐也。含灵者，拣非木石，谓一切有情也。见闻随喜者，但于此经目览耳听，以至暂尔随顺生欢喜者，皆植善根，同生彼国也。

寂光者，如来真净土，生彼国已，见佛闻法，悟无生忍，得自本心，寂照不二，名常寂光。无上果者，佛证圆满大觉，超越二乘及诸菩萨，此果之上更无过者，名无上果，是证佛一切种智也，经云：“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则知但得往生，毕竟成佛，故云同证寂光无上果也。乞求加被，意盖如此。以上通序一经大意竟。

△二开章释文，分二：初略标，二详释。△今初

序 将释此经，总启十门：一、教起所因；二、藏教等摄；三、义理深广；四、所被阶品；五、能诠体性；六、宗趣旨归；七、部类差别；八、译释诵持；九、总释名题；十、别解文义。

疏 此例《华严疏》旨，略为十门，前八义门，后二正释。又此与天台五重玄义大同小异，盖开之成十，束之成五，稍有详略云尔。

△二详释，分二：初教起所因，至十别解文义。初教



起所因，分二：初总，二别。△今初

序 先明总者，谓如来唯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则一代时教总其大意，唯欲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今此经者，直指众生以念佛心入佛知见故。

疏 大事因缘者，引《法华经》文。彼经以如来出世，本欲度诸众生悉皆成佛，不得已故，权说三乘，后至机熟，会三归一，方酬本意。故知《华严》以后，《法华》以前，虽有种种法门，浅深不一，无非为此大事因缘，除此一大事外，更无二事。今但一心持名，即得不退，此乃直指凡夫自心究竟成佛，若能谛信，何须遍历三乘，久经多劫，不越一念，顿证菩提，岂非大事？

△二别

序 别则专就此经，复有十义：一、大悲悯念末法为作津梁故，二、特于无量法门出胜方便故，三、激扬生死凡夫令起欣厌故，四、化导二乘执空不修净土故，五、勉进初心菩萨亲近如来故，六、尽摄利钝诸根悉皆度脱故，七、护持多障行人不遭堕落故，八、的指即有念心得入无念故，九、巧示因于往生实悟无生故，十、复明径路修行径中之径故。

疏 释见下文，而生起有序，喻如钩锁：初、以众生迷溺，为作津梁；二、所以能为津梁者，为有最胜方便故；三、何名最胜方便？以能直度凡夫故；四、岂独凡夫，亦度二乘圣人故；五、岂独二乘，



亦度菩萨故；六、岂独人中，亦普度一切众生故；七、岂独平处度生，偏度障难故；八、虽云度生如是广大，实不离众生一念，得入无念故；九、既即念得无念，亦即生得无生故；十、通该前九，知此持名念佛，径中之径故。又由是径中之径，乃能津梁末法故，则后先次第，终始循环，故云钩锁。

序初、大悲悯念末法为作津梁者：佛成道时，已当浊世，况今末法，正入斗争，转展陵夷，后之又后，皆赖此经神力救拔余生，岂非至极悲心，预垂济度？

疏已当浊世者，人寿二万岁时，即入劫浊，释迦出时，人寿百岁，久经浊世，已为可悯。正入斗争者，前五百年解脱坚固；渐次五百，禅定多闻而及塔寺；今当斗争坚固之时，更为可悯。后之又后者，乃至法灭，倍更可悯，故佛说此经。略而计之，大悲有三：一者，佛在世时，怜此五浊，说难信法，是为第一重大悲悯念众生。二者，佛灭度后，福慧日浅，罪障益深，故说此经，咸令未来虽不见佛，佛灭法存，但有信者，速超生死，是为第二重大悲悯念众生。三者，如《大本》言：“佛灭久远，当来之世，经道灭尽，独留此经住世度生，最后方灭。”则知滔天之际，尚作慈航；大夜方沉，犹称法炬，是为第三重大悲悯念众生也。譬之慈父，忧念后昆，心无尽故，置为生计，能使远裔残支至于家破身贫，犹堪资藉，故曰至极悲心，预垂济度。



序二、特于无量法门出胜方便者：入道多门，本无拣择，险夷曲直，难易攸分，则无量门中，念佛一门最为方便。略陈有四：一、不值佛世，得常见佛方便；二、不断惑业，得出轮回方便；三、不修余行，得波罗蜜方便；四、不经多劫，得疾解脱方便。

疏法门者，道体幽玄，从门始入，为门不同，故云无量。权巧接引，令得入门，名为方便。而言胜者，方便中方便也，即《观经》所谓异也。多门者，或谓门门可以入道，何必念佛往生？而有易有难，不妨无拣择中而说拣择。险者，崎岖难行；曲者，纡回难到，喻余门也。夷坦则易行，喻念佛人皆可为；直捷则易到，喻念佛速超生死，如韦提希亦遍观十方世界，而惟愿生极乐也。

得常见佛者，《起信论》既示真如三昧及二门止观竟，复云：“有初学是法，其心怯弱，以娑婆不常值佛，惧谓信心难就。如来有胜方便摄护信心，谓专意念佛，即生佛土，常见于佛。如修多罗说，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即得往生，终无有退。”此经则七日一心，佛现在前是也。故知灵山已过，龙华未来，无佛世中而得见佛，是名最胜第一方便。

得出轮回者，由惑起业，由业感报，往来六道，轮转无穷，依余法修，直至惑尽，始得出离，而托质世间，升沉未保，唯兹念佛，带惑往生，以己念力及佛摄受大神力故，一生彼国，即超三界，不受



轮转，经云“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”是也，是为最胜第二方便。

得波罗蜜者，诸菩萨众有恒沙劫中修六度万行未能满足，而今一心念佛，万缘自舍，即布施波罗蜜；一心念佛，诸恶自止，即持戒波罗蜜；一心念佛，心自柔软，即忍辱波罗蜜；一心念佛，永不退堕，即精进波罗蜜；一心念佛，余想不生，即禅定波罗蜜；一心念佛，正念分明，即般若波罗蜜。推而极之，不出一心，万行具足，如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若我成佛，国中有情不获神通自在波罗蜜多，不取正觉。”是为第三最胜方便。

得疾解脱者，《智论》云：“有诸菩萨自念谤大般若，堕恶道中，历无量劫，虽修余行，不能灭罪，后遇知识教念阿弥陀佛，乃得灭障，超生净土。”又《十住断结经》云：“是时，座中有四亿众，自知死此生彼，牵连不断，欲为之源，乐生无欲国土。佛言：‘西方去此无数国土，有佛名无量寿，其土清静，无淫怒痴，莲华化生，不由父母，汝当生彼。’”故《大本》云：“菩萨欲令众生速疾安住无上菩提者，应当起精进力。”听此法门，是知蚁山风水，迟疾天殊，古谓欲得一生取办，便于是法留心，是名最胜第四方便。

序 三、激扬生死凡夫令起欣厌者：以诸众生沉迷自性，甘受轮回，旷劫至今，曾无省励，故示苦乐两



土，爰开折摄二门，激之扬之，俾欣俾厌，胜心既发，净业斯成。

疏 若据平等法门，非垢非净，则欣厌无地，折摄何施？但今生死凡夫，迷心逐境，备历轮回，头出头没，甘心忍受，曾无一念省发奋励，求愿出离，而复遮其欣厌，欲令直悟自心，是犹田蛙井鲋，不与之水，而反责以冲霄，只益沉沦，于事何济？于是无苦乐中，示苦示乐。苦以折伏，乐以摄受。折则激其顽迷，而令起厌离；摄则扬其懈怠，而俾生欣乐，然后久在泥涂，始嫌污秽，乍闻净妙，浚起愿求。此大火聚，彼清凉池，炎烧众生，不得不避此而趋彼矣。方便度生，法自应尔，生彼国已，见佛闻法，得无生忍，方悟此心本来平等。

序 四、化导二乘执空不修净土者：良以乍得我空，即生耽滞，闻说净佛国土，教化众生，心不喜乐，故令回小向大，发意往生。

疏 乍得我空者，小乘但悟蕴中无我，不知蕴亦是空，执境为有，唯欲避境趋寂，故闻净土化生，心不喜乐。如诸声闻，不见舍那神力，不与菩萨大会，以本不赞说十方佛刹清净功德故。古谓小乘无他佛之说，大教有刹海之谈，斯名独善之流，亦号钝阿罗汉。是以教令回断灭心，修净土行，乃知诸佛菩萨悲智行愿如是广大，如是无尽，心不碍境，境不碍心，一切诸法本性自空，终日度生，终日无



度，而单修禅定，不愿往生，是为大失矣。

序五、勉进初心菩萨亲近如来者：初发心菩萨大心虽建，胜忍未成，所谓弱羽止可缠（《净土十疑论》作传）枝，婴儿犹应傍母，入正定聚，亲彼世尊，方得忍证无生，终成佛果，乘大愿筏，苦海度生。如《智论》中说，且夫六心堕落，尘劫声闻，鱼子庵罗，足为明镜。故知念佛，菩萨之父，生育法身，乃至十地，始终不离念佛，何得初心自足，不愿往生？

疏《智论》云：具缚凡夫有大悲心，欲生恶世，救苦众生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烦恼强故，未得忍力，心随境转，声色所缚，自堕三途，焉能救彼？假令得生人中，圣道难得，以施戒福力，或作王臣，富贵自在，纵遇知识，不肯信从，荒迷放逸，广作众罪，由此堕落。又喻二人救溺，直入水救，彼此俱溺。有方便者，往取船筏，乘之救接，皆得免难。新发意菩萨亦复如是，要须近佛，得无生忍已，方能苦海救度众生，如得船者。又云譬如婴儿离母，或堕坑井，或渴乳死。又如弱羽，只可依树缠枝；翅翻成就，方能飞空，自在无碍。凡夫无力，唯应专念阿弥陀佛，使成三昧，临终正念，决定往生，见佛得忍，还来三界救度众生。

正定聚者，拣异邪定不定，以凡夫邪外已定，初心进退未定，今生安养，无论高下，皆不退转故。聚者，会也，即文中诸上善人之会，今谓入此聚中，



见佛闻法故。六心堕落者，身子发菩萨心，已证别教六住，因逢乞眼，遂退大心，沉沦五道。尘劫声闻者，有于大通佛世发心，皆因退大，尘点劫来，堕声闻位，故经云：“鱼子庵罗华，菩萨初发心，三事因中多，及其结果少。”引此以明初心菩萨犹宜亲近如来，得所依归，终无退转故。

菩萨父者，《华严》十一经，威光童子睹如来相，获十种益，首云得念佛三昧，名无边海藏门，《疏》谓：“以念佛三昧，菩萨之父，故首明之。”良由菩萨以方便为父，念佛即真涉事，是方便故；又念佛成佛，是亲种故。十地始终者，十地文中，从初至末，地地皆云一切所作不离念佛。又云：“远行地菩萨虽知一切国土犹如虚空，而能以清静妙行庄严佛土。”《如来不思议境界经》云：“菩萨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，得随顺忍，或入初地，舍身速生妙喜世界、极乐净佛土中。”故龙树以初地往生，摩差末以得忍往生，至如文殊、普贤等诸大菩萨发愿往生，莫可胜数，况初心乎？永明谓：“欲托质莲台，永离胎藏，生极乐等诸佛国土。”游戏神通者，皆能了达自心，无不化往。天如谓：“汝若悟心，则净土往生，万牛不能挽矣。”然则初心菩萨虽曰了明，去佛尚远，正尔求生不可后也。

序六、尽摄利钝诸根悉皆度脱者：诸余法门，高之则下机绝分，卑之则不被上根，是以华藏如盲，萤



光增结，唯此一法上下兼收，可谓万病愈于阿伽，千器成于巨冶，岂不慈门广大，普度无遗？

疏如盲者，如来于逝多林中演《大华严》，彼时上德声闻身子、目连等，如盲如聋，杜视绝听，乃至积行菩萨，犹云曝腮，明高之则道大机小故。增结者，《净名经》云：“有二比丘犯根本戒，发露求忏，优波离为依律定罪，疑心不释。净名言：‘汝毋以常法扰乱其心，重增此二比丘罪。’”永嘉拟之萤光，谓不能开其迷暗，而反增益之也，明卑之则机深教浅故。他若不净，错施炉鞴，数息不利冢人，彼此为门，亦复各异，而浅深小大，势不兼宜，惟此念佛法门，三辈九品悉皆度脱。彻上，则三心圆发，直入无生；彻下，则十念成功，亦生彼国。所谓不离一法，巧被诸根，豪杰无下抑之羞，庸愚有仰攀之益，盖无机不收，有情皆摄者也。

阿伽陀者，西域药名，能以一药总治诸疾。喻但持佛名，五欲三毒无量烦恼，乃至偏乘外道一切见病，悉断除故。巨冶者，一冶之中，陶铸万物各成其器，喻但持佛名，随彼根行，九品往生，皆不退故。广大者，《周易·乾》曰大生，《坤》曰广生。今无所不度，喻如天覆地载，并育兼容，至慈无择，名普门也。

序七、护持多障行人不遭堕落者：末世修行，多诸障难，一亏正见，即陷群邪。彼佛愿力，威神加被



行人，大光明中不遭魔事，能为护念，直至道场，故知泽图辟怪，宝镜遁妖，正念分明，无能娆者。

疏 多诸障碍者，行人于禅观中击发阴魔，如《楞严》开五十种，皆云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，故知正见稍亏，邪魔遂炽，无益更损，求升反沉，由此浅根怖道不学。今念佛者，以佛大愿摄受，大力匡持，威莫敢干，神不可测，虽有魔事，行将自消。又经云：念佛之人，有四十里光明烛身，魔不能犯。以阿弥陀佛及十方佛常护念故。从今发心，直至道场，自始至终，吉无不利。良由正念分明，纵魔来者，易识易遣，非比耽静著空，中无主宰，逢魔不觉，遂至入心者也。

泽图、宝镜者，以此二喻，明非但佛力，即是自己念力也。有神兽名白泽，能人言，辨万物之情，诸邪望影而避，故曰家有白泽之图，必无如是妖怪。又山精野魅能变形种种，诳惑于人，而不能变镜中之形，喻念佛者正念现前，智照精朗，一切天魔、心魔不得便故。

序 八、的指即有念心得入无念者：心本无念，念起即乖，而众生无始以来，妄想惯习，未易卒遣，今教念佛，是乃以毒攻毒，用兵止兵，病愈寇平，则舍病体更无自身，即寇盗原吾赤子。

疏 《起信论》云：“心体离念。”而起念念佛，岂不反扰其心？《佛藏经》云：“无觉无观，名为念



佛；无想无语，是名念佛。”而起念念佛，岂不反背于佛？今谓灭诸觉观，实相念佛，理则诚然，但以心虽离念，而无明染心，念念相续，如七年之病，久乱之民，故曰惯习。兹欲勉强遏捺，立使空寂，而止动归止，止更弥动，纵粗念暂息，细念犹存，便谓相应，错谬非小。既居凡地，未能绝虑忘缘，何不即缘虑而作修进？故以念还攻于念，念一佛名，换彼百千万亿之杂念也。而妄从真起，波逐水生，即念即空，居然本体，非于念外别得菩提，故云万法虚伪，唯是一心，了悟自心，触目菩提矣。喻如病体瘳时，便名健体；乱民定后，即是良民。去念而求心，是医必灭身而疗病，将必屠国而安民也，岂理也哉！

序九、巧示因于往生实悟无生者：七地仅名现相，八地乃得无生，而亟欲灭生以求无生，弥求弥远。今以求生净土，乃悟无生，入有得空，即凡成圣，可谓通玄秘诀，换骨神丹。

疏仅名现相者，《华严》地地皆曰无生，而正得乃归八地，其七地云：“净无量身口意，得无生法忍光明。”《疏》谓：“无生法忍，八地所得。”今兹七地，于彼法忍明相现前，未为真得。如《观经疏》以无生即属初住，意略同此，乃至八地，离一切心、意、识分别，始名真得无生法忍也。故知无生，圣且难之，况凡辈乎？



弥远者，厌生为患，亟欲灭生以归于无，而灭非真灭，只益劬劳，终成轮转，如牛坏车，古有明喻。今专念佛，发愿往生，生彼国已，华开见佛，识自本心，本自不生，生亦何碍？所谓炽然求生而不乖于无生之理，终日生而未尝生者，乃所以为真无生也。有生而悟无生，故云入有得空，生属凡夫，而因生无生，故云即凡成圣。就路还家，潜超密度，难思难议，故云通玄倏尔转移，如平地升仙，白衣骤贵，故云换骨。舍秘诀而耕空言，弃神丹而服狂药，岂不大可哀哉！

序十、复明径路修行径中之径者：此有二义：一者，余门学道，万里迢迢；念佛往生，古称径路。而念佛一法，复有多门，今此持名，是为径路之中，径而又径。鹤冲鹏举，骥骤龙飞，不疾不行，而速而至，径中径矣。

疏二义者，一是较量于多种净业，二是拣别于本部《大本》，故云径路之径路也。径路者，路小而捷名径。小喻念佛为力之简易，捷喻念佛成功之迅速，善导大师偈云“唯有径路修行，但念阿弥陀佛”是也。故云余门学道，名竖出三界；念佛往生，名横出三界。如虫在竹，竖则历节难通，横则一时透脱，余门之比念佛，则念佛为速矣！

念佛复有多门者，如后文中所开实相念佛四种，乃至万行回向等。实相之佛虽云本具，而众生障重，



解悟者希。下此数门，观像，则像去还无，因成间断；观想，则心粗境细，妙观难成；万行，则所作繁多，重处偏坠；唯此持名一法，简要直捷，但能继念，便得往生。古人谓：“既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”则不期实相而实相契焉。故念佛为修行径路，而持名又念佛中之径路也。

鹤冲已过凡禽，争如鹏举；骥骤虽超群马，未及龙飞。皆上喻念佛，下喻持名念佛也。不疾不行者，《易·系词》曰：“易，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与于此？”唯神也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意谓疾而后速，行而后至者，物之常也。蓍卦之体，寂无思为，而有感即通，是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妙万物而谓之神也。引此以明诸门念佛，虽同曰往生，而为力稍难，为时稍久，是须行须疾，乃至乃速也。今则不稽岁月，不假作为，七日一心，即生彼国，何其神妙一至是也。故《普贤行愿品钞》云：大藏中数百余本，或经或论，说修彼因，然皆勤积，乃得往生。今但称名，便登不退，岂非径而复径者哉？

序二者，《无量寿经》广陈依正，备载修持。今此经者，崇简去繁，举约该博，更无他说，单指持名，但得一心，便生彼国，可谓愈简愈约，愈妙愈玄，径中径矣。

疏《无量寿经》详见部类、译释二门，以对今



经，世称《大本》，盖部同而广略异也。彼为乐广者说，此为乐略者说，然辞简而理益明，事约而功倍胜，如《大本》广谈诸福，而此经谓但持名号，即为多福多善。《大本》犹分三辈，而此经谓但生彼国，俱得不退菩提，是则不独为种种念佛门中之要，又于本部中转更为要，可谓妙中之妙，玄中之玄，径而复径者矣。

序 如上别中十义，复以前九为通，后一为别，兼前总义，为此经教起之所因故。

疏 通者，通明净土诸经，皆同此因故。别者，别明此经专重持名，以持名为因故。总者，即前总明一切诸经皆一大事以为因故，言佛说此经为教众生念佛，为教众生持名念佛，为教众生持名念佛而入佛知见，以了此一心大事而已。合之，为此经教起之所因也。

△二藏教等摄，分三：初藏摄，二教摄，三分摄。△今初

序 已知佛说此经有如是因，未知此经藏教分中，各何摄属？言藏有二：一、三藏；二、二藏。且初三藏者：一、修多罗藏；二、毗奈耶藏；三、阿毗达磨藏。今此经者，是修多罗摄，诸经亦有互相摄者，今非彼故。

疏 梵语修多罗，此云契经，名为经藏，解见后



释题中。毗奈耶，此云调伏，即律藏。阿毗达磨，此云对法，即论藏。上二俱有多义，非急不引。修多罗摄者，此经在经、律、论三藏中属经藏故。互摄者，如《华严》，则经摄而兼律论，以《十藏》等品显戒律，《问明》等品显论议故。《梵网》则律摄而兼经，以《心地品》之上广谈菩萨阶位故。余可例知。此经不兼戒律，亦无论议，自始至终专说念佛求生净土，故云今非彼也。

序 二藏者：一、菩萨藏；二、声闻藏。今此经者，菩萨藏摄，亦有互摄，今非彼故。

疏 菩萨、声闻，详见后释文中。藏分二者，以经有大乘、小乘，故二藏分摄。若约人有三乘，亦合分三，以缘觉人多不藉教，摄归声闻，故止二藏。今菩萨藏摄者，此经演说大乘，如依正庄严、信愿往生等，皆自利利他菩萨净佛国土，教化众生之道故。互摄者，如《华严》菩萨藏摄，亦通声闻，以能包含无量乘故。今经二乘种不生，故云非彼。

或问：何得文中彼佛有声闻弟子？答：此暂有终无，至下释文中当辩。又问：厌苦趋乐，似专自利，何名菩萨？答：求生净土正为见佛闻法，得无生忍已，还来此世救苦众生，是菩萨行，非声闻道，如《天台十疑论》中说。

△二教摄

序 教者，依贤首判教分五，谓小、始、终、顿、



圆。今此经者，顿教所摄，亦复兼通前后二教。

疏五教者：一、小乘教，所说唯是人空，纵少说法空，亦不明显，以依六识、三毒建立染净根本，未尽法源故。二、大乘始教，由第二时，但明于空，第三时定说三乘，不许定性阐提成佛，未尽大乘至极之说，故名为始。有成佛，有不成佛，复名分教，所说则广谈法相，少及法性，其所云性亦是相数，以依生灭八识建立生死及涅槃因诸义类故。三、大乘终教，由出中道妙有，定性阐提皆当作佛，方尽大乘至极之说，故名为终。称实理故，复名实教。所说则多谈法性，少及法相，其所云相亦会归性，以依如来藏八识随缘成立诸义类故。四、顿教，总不说法相，唯说真性，一念不生即名为佛，无渐次故。五、圆教，统该前四，圆满具足，所说唯是无尽法界，性海圆融，缘起无碍，相即相入，帝网重重，主伴交参，无尽无尽故。以上详如《华严玄》中，恐烦不叙。言顿教摄者，如后义理中辩。亦通前后者，通前终教，以一切众生念佛，定当成佛，即定性阐提皆作佛故。通后圆教者，亦义理中辩。

△三分摄

序分者，十二分教，如修多罗、祇夜等。今此经者，修多罗、优陀那二分摄故。

疏分者，分齐，以一代时教别其分齐，各有所属也。祇夜，此云重颂。优陀那，此云无问自说。



十二部，恐烦不叙。言二分摄者：一、修多罗摄，以是契经故；二、优陀那摄，以不待请问，自告身子故。

△三义理深广，分三：初摄顿，二分圆，三旁通。△
今初

序 已知此经摄于顿教，少分属圆，未知所具义理，当复云何？先明此经摄于顿者，盖谓持名即生，疾超速证，无迂曲故，正属于顿。

疏 正属顿义者，以博地凡夫欲登圣地，其事甚难，其道甚远，今但持名即得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即得不退，可谓弹指圆成，一生取办。如将宝位直授凡庸，不历阶级，非渐教迂回屈曲之比，故属顿义。

序 或难：顿教一念不生即名为佛，五法、三自性皆空，八识、二无我俱遣，今持名念佛，是为有念，云何名顿？答：以一心不乱，正谓无念；若有念者，不名一心。但得一心，何法不寂？

疏 五法者，谓：一、名，二、相，三、妄想，四、正智，五、如如。三自性者，名、相是妄计性；妄想是缘起性；正智、如如是圆成性。八识者，赖耶、末那及眼等六，合之成八。二无我者，人无我、法无我。以上亦皆入五法中，详见《入楞伽》诸经。

悉空悉遣，所谓“佛身无为，不堕诸数；一念不生，即名为佛”者，顿教之旨也。今言念佛，则



所称佛号属名，所对佛身属相，忆念彼佛属妄想，纵使净念相继，入三摩地，亦属正智、如如，而复分别是佛属识情，能念所念属人法。尚未遣有我，况无我亦遣耶？彼教所空所遣，此皆有之，以其有念，故难非顿。正谓无念者，良由一心不乱，则不以有心念，不以无心念，不以亦有亦无心念，不以非有非无心念，离此四句，更有何念？虽名念佛，盖无念之念也。念而无念，是名一心，如是之心，心无其心，强名曰一。尚无一相，安求所谓五者、三者、八者、二者？然则一心不乱不异一念不生，焉得非顿？

△二分圆

序分属圆教者，圆之为义，谓四法界中，前三通于诸教，后一独擅乎圆。今此经者，圆全摄此，此分摄圆，得圆少分，分属圆故。

疏四法界者：一、事法界；二、理法界；三、事理无碍法界；此三诸教所有；四、事事无碍法界，唯《华严》一经有之，名为别教一乘，以事理无碍，同顿同终，事事无碍，不同彼二，拣乎同教一乘，故名为别，非藏、通、别、圆之别也。

今谓分摄乎圆者，以《华严》全圆，今得少分，略说有十：一、《华严》器界尘毛形无形物，皆悉演出妙法言音；此则水鸟树林，咸宣根、力、觉道诸法门故。二、《华严》一微尘中具足十方世界，无尽



庄严；此则如《大本》云于宝树中见十方佛刹，犹如镜像故。三、《华严》不动寂场，遍周法界，故云体相如本无差别，无等无量悉周遍；此则如《大本》云阿弥陀佛常在西方，而亦遍十方故。四、《华严》喻药王树，若有见者，眼得清静，乃至耳、鼻六根无不清净，众生见佛亦复如是，以见圆觉佛，闻普门法，神力乃尔；此则阿弥陀佛道场宝树，见者、闻者六根清静故。五、《华严》八难超十地之阶，此则地狱、鬼、畜但念佛者，悉往生故。六、《华严》一即一切故，如来能于一身现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头，一一头出尔所舌，一一舌出尔所音声，乃至文字句义充满法界；此则如《大本》云彼国无量宝华，一一华中出三十六亿那由他百千光明，一一光明出三十六亿那由他百千佛，普为十方说一切法故。七、《华严》舍那、释迦双垂两相；此则如《观经》云阿弥陀佛现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之身，而又见丈六之身于池水上故。八、《华严》以卢舍那佛为教主；此则如清凉云阿弥陀佛即本师卢舍那故。九、《华严》名大不思议；《净名》诸经名小不思议；此则亦名不可思议功德故。十、《华严》为教，即凡夫心便成诸佛不动智；此则不越称名，佛现前故，是则齐等《净名》诸经，同为《华严》流类，圆教全摄此经，此经分摄圆教，以少分义，故名分圆也。

△三旁通，分二：初观经，二诸经。△今初



序 先明通《观经》者，有言十六观门，名为定善；执持名号，名为散善。今为通之，于中有二：一、总，二、别。先明总者，彼经妙观，宗乎一心，此经一心，正符彼意，一心作观，一心称名，何得同归一心？扬彼抑此，详如《净觉疏》中说。

疏 旁通者，不别顿圆，但取诸大乘经义理相通，以《十六观》是净土专经，故先举也。定散者，孤山判《十六观》为定善，此经持名为散善，今谓一心不乱，有事有理，即事一心，已非全散，何况理一？正符彼意者，彼经三观即空即假即中，超乎次第，是为一心。今经执持名号，一心不乱，则能持所持了不可得，是名空观；正当空时，能所历然，是名假观；非假非空，常空常假，不可思议，是名中观。

良以单提圣号，直下一心，有何次第？正三观圆修之义也。是则彼经以心观为宗，此经以心念为宗，观即念也，念即观也。两经所说既同一心，何独此经抑之为散？故此法门名念佛三昧，亦名一行三昧，亦名诸佛现前三昧，亦名般若三昧，亦名普等三昧。三昧之言定也，既通多种三昧，何得为散？大要观想若非一心，观亦成散，持名若得一心，持即成定，不在观想持名，而在一心与不一心也。如《净觉疏》者，《疏》云：智者大师于《观经》以三种净业属散，十六妙观属定，未闻以持名为散也。



孤山判此经为散善，予不韪彼说，且《普门品疏》释一心称名，有事有理：存念观音，无有间断，名事一心；若达此心，四性不生，与空慧相应，名理一心。《普门》无“不乱”二字，智者尚作空慧释之，今云一心不乱，何得贬为散善？愚按智者入灭，唱三宝名；章安临终，亦称弥陀；及二大士，彼师资自行如斯，必不散判称名，于是益信。

序次明别者，或谓此经但闻佛名，或谓此经佛是劣应，或谓此经华局车轮，或谓此经五逆不生，或谓此经止属下品，不知二经实一义故，不知此经尤独要故。

疏但名者，或谓《观经》教想彼佛相好，此经但持四字空名，则不见佛身，故名散善。然经云：“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。”既佛现，则宁无相好？况与众，则主伴齐彰。盖彼以作观见佛，此以持名见佛，为因不同，见佛则一。

劣应者，或谓《观经》言佛身高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，此经不说，疑是劣应，故名散善。然《大本》云：“尔时，阿弥陀佛放大光明，普照一切世界。”阿难见佛，容体巍巍，如黄金山，高出一切诸世界上，则《观经》所说，犹一世界，今言一切世界，则更为高大，何得言劣？又《大本》言阿弥陀佛道场宝树，纯以众宝自然合成，则非木菩提树下之身，何得言劣？又《观经》言彼佛或现丈



六八尺，或现大身满虚空中，则随机所见，大小无定，故古谓即劣即胜，生法不二，而况今经不出大小，何得定指为劣？华局车轮者，或谓《观经》华大十二由旬，此经车轮，华局于小，故名散善。不知车轮之义，大小无定，《大本》车轮大至百千由旬，何止十二？详如后文中辩。

五逆不生者，或谓《观经》言五逆得生，《大本》唯除五逆，则济度功狭，故名散善。不知唯除五逆下有“诽谤正法”四字，五逆而兼谤法，乃在所除；虽具五逆，不谤法者，未必不生也。良由谤则不信，不信不生，故所谓疑则华不开是也。《观经》不言谤法，如兼谤者，亦不生也。又《观经》下下品五逆文中，谓其人十声称名遂得往生，则观想未成，唯资十念，五逆之生，正称名得生耳，况《大本》云地狱、鬼、畜生亦生我刹中。堕地狱者，非五逆人而何？止属下品者，或谓《观经》下之三品，初言智者教令合掌叉手，称南无阿弥陀佛，三言善友教云：“汝若不能念彼佛者，应称名号。”则持名往生似唯下品，不知持有事理，理复浅深，今下生者，仅是事善，若成理观，则与彼经三观圆修冥契不二，何虑品位之不高也？况下品文中，乃指恶人、愚人，非谓善人、智人持名亦居下品也，故知二经其义一也。

独要者，略有三意：一者，《观经》所明佛身，



虽云即报即法，而那由恒沙不无数计，生身尊特，犹待辩疑，此经但曰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则不属诸数，直指法身，独要一也。二者，十六妙门虽云即观即心，而先日，次水，次地，次树，次座，方入佛观，则不无次第，犹觉繁长。此经不修余业，单事持名，倏尔一心，便得佛现，独要二也。三者，上三品生，乃能游历十方，承事诸佛；中、下二品皆无此文，今持名往生，便得供佛诸方，食时还国，独要三也。闻说一义，尚恐生疑，更闻独要，必致深骇，故云难信之法，又云不可思议功德经也。

△二诸经

序 复明通诸经者，与诸大乘经意义相通，如《净名》《法华》等，旁通如是。乃知此经义理所该，深邃广远，不应视同浅近，自取愆尤。

疏 《净名》《法华》等者，此一心持名得生彼国，即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，是净名义。又此一心持名，即以深心念佛；乃至独入他家，一心念佛；乞食无侣，一心念佛。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，是《法华》义。等者，略举余经，如《文殊》所云一行三昧，《大品》所云若人散心念佛，乃至毕苦，其福不尽，是《般若》义。如经三七日，稽首十方诸佛名字，是《圆觉》义。如五百长者子称七佛名，遂得见金色之身，成阿罗汉，是《观佛三昧》义。如菩萨六念，念佛第一；又云系念思惟因缘力故，



得断烦恼，是《涅槃》义。如佛告父王：“汝今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常勤精进，当得佛道。”又云十心向往，命终必生彼佛国土，是《宝积》义。至如《华严》，圆义相通，已见前文。

念佛之义不可胜举，如上且就一经大旨而言，泛论经义，则维摩丈室容八万四千师子之座，今此净土十方往生，犹如雨点，皆生七宝池中，曾无窄隘，即《净名》义。《如来神力品》释迦与十方诸佛同出广长舌相，乃至梵天为赞叹《法华》故，今此六方赞叹亦复如是，即《法华》义。略举少分，通诸大乘，余不繁叙，又起信因缘分疏，明信位初心，有四种机，以礼忏灭罪被初机，以修习止观被中机，以求生净土被上机，初谓业障众生，中谓凡夫二乘，则知净土是大乘菩萨所修矣。义理所该，总结上文。愆尤者，轻毁此经，即轻毁大乘，获罪无量故。

△四所被阶品，分二：初料简，二总收。△今初

序 已知此经文略义丰，言近旨远，未委被何根器，有何阶等？先明料简，前三非器，谓无信者、无愿者、无行者，反是皆器。

疏 先明根器，有是有非；次别阶等，有胜有劣。欲令舍非从是，弃劣取胜也。信，谓信生佛不二，众生念佛定得往生，究竟成佛故，如经所云“汝等皆当信受我语”是也。愿，谓信非徒信，如子忆



母，瞻依向慕，必欲往生故，如经所云“应当发愿，生彼国土”是也。行，谓愿非虚愿，常行精进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故，如经所云“执持名号，一心不乱”是也。此之三事，号为资粮，资粮不充，罔克前进。又复此三，如鼎三足，或俱无，或具一缺二，或具二缺一，皆不可也。

又以喻明，譬之五谷，其无信者，不信即种是谷，栽培此种定得成谷者也。信而无愿者，虽知佳种，无心求谷者也。愿而无行者，虽望得谷，不事耕耨者也。俱无互缺，准上可知。此三者，皆羸劣破漏之器，不堪承受甘露法味，故名非器。又复世人虽行众善，于彼佛土无信行愿，亦名非器；虽有诸过，于彼佛土有信行愿，亦名为器。反是皆器，如下所明。

序 于是器中，辈之品之，成三成九，九之又九，三之又三，又细分之，复应无量，如二部中说。

疏 次明阶等也。辈者，《大本》三辈；品者，《观经》九品，故曰三九。三辈之中，复三辈之，则成九辈；九品之中，复九品之，则成八十一品。辈之无穷，品之不已，则成百千万亿辈品，故曰复应无量。所以然者，均名念佛，同一往生，而修有事理，功有勤惰，随因感果，地位自别，故《涅槃》说十二因缘，曾无二法，而下智观者，得声闻菩提；中智观者，得缘觉菩提；上智观者，得菩萨菩提；上上



智观者，得佛菩提。是则诸天共器，食有精粗；三兽同河，渡分深浅，焉可诬也？倘其自负利根，闻说念佛若将浼焉，宁知辈品天渊存乎其人而已？终不念佛，钝置汝也。好奇负胜之士，幸平气而思之。

△二总收

序 总收者，但持佛名，必生彼国，则或高或下，或圣或凡，乃至或信或疑，或赞或毁，知有彼佛，便成善根，多劫多生，俱蒙解脱。

疏 高下者，以上品即登彼岸，下品犹胜天宫，则品位虽殊，皆得不退故。圣凡者，以具缚凡夫，但得往生，即与诸大菩萨俱会一处，则终当成圣故。此专举其顺者，下言信疑赞毁，则兼违顺，无不获益也。

问：信赞应尔，云何疑毁亦曰善根？答：常不轻授记诸人皆当作佛，人疑不信，乃至打骂，因堕地狱，从地狱出，终得成道，岂非骂打从疑而生，疑从知生，知从闻生，闻知有佛，然后生疑？曾未闻知，疑从何发？因闻知故，佛之一字，已蕴识田，投种土中，雨露忽滋，终有生日。彼毁佛者，义亦如是，故曰但知有佛，皆成善根，毕竟解脱，不闻不知，则不成种。

△五能诠体性，分四：初随相，二唯识，三归性，四无碍。△今初



序 已知此经被机普遍，未知能诠，何为体性？依古展转，十门推本，约之成四，先明随相，于中复二：一、谓声名句文；二、谓所诠义。以文与义，皆属相故。

疏 十门展转，详见《华严玄谈》，圭峰复于中约而束之，遂为四门。初、声名句文者，据大小乘教，或以声为教体，或以名句文身而为教体，今依清凉大师通收四者，以声为教主。名者，次第行列，诠法自性。句者，次第安布，诠法差别。文者，次第联合，上二所依。此名、句、文三者，屈曲为声上诠表，唯声，则不能诠义，唯名句文，则无自体，兼此四事，是谓教体，以假实体用兼资也。

二、所诠义者，此声名句文若无所诠之义，则同乎篇韵，殊无意况。若徒义无文，妙理凭何而得显示？良以文随于义，义随于文，文义相资，乃成教体。故今此经从“如是我闻”至“作礼而退”，是声名句文体，而其中所说依正二报、信愿往生等，是所诠义也。以是二者交相随故，而为教体。

序 又若据法所显义，则无非佛事，如香饭、光明等，当知法法皆为教体。

疏 法能显义，则法法自彰，不俟文字，如《华严》云台、宝网、毛孔、光明皆能说法。《净名》云：“有佛世界以香饭而作佛事，有佛世界以光明而作佛事，乃至一色一香，一举一动，无有一法而非



佛事等。”今此经者，水鸟树林咸宣妙法，则随举一法，皆成教体。

△二唯识

序 唯识者，此文此义，皆识所变，而有本影四句。

疏 四句者，一、唯本无影，即小乘教，不知教法皆唯识现，谓如来实有说法故。二、亦本亦影，即始教，以佛自宣说，若文若义，皆从妙观察智净识所现，名本质教；闻者识上所变文义，名影像教，诸佛众生互为增上故。三、唯影无本，即终教，以离众生心，更无有佛，唯大悲大智为增上缘，令彼根熟众生心中现佛说法，是故佛教全是众生心中影像。四、非本非影，即顿教，非唯心外无佛，众生心中影像亦空，以性本绝言，即不教之教，所谓尊者无说，我乃无闻，说听皆无，唯识而已，是以识为教体也。今此经者，且约终、顿二教，则众生心乐出离，自于心中见佛为说极乐依正、信愿往生，而实无说无听，故识为教体。

△三归性

序 归性者，前以所变之万境，摄归能变之八识，今以所现之八识，复摄归能现之一心，则性为教体。

疏 一心者，即真如自体也。从此真如，流出教法，故会相归性，则所谓重颂如、授记如、十二分教一切皆如。以上展转推寻真实之理极至于此，譬之物不离梦，梦不离人。《圆觉疏》云：“生法本无，



一切唯识，识如幻梦，但是一心。”则以自心为教体也。今此经者，依正、信愿等法，若文若义，究极皆归一心真如，故古德云：“诸大乘经皆以一实相印为经教体。”此经一心不乱，即是实相，即是真如，则合前二种，会归一心而为教体。

△四无碍

序无碍者，心境理事，本自交彻，境及事者，是名随相，心者唯识，理者归性，俱交彻故。

疏交彻者，以一心原有真如、生灭二门，真如即是生灭，故理不碍事境心；生灭即是真如，故事境心不碍理。今此经者，心即是土，则一念无为而不妨池楼鸟树昭布森列，众生信乐，随愿往生；土即是心，则七宝庄严而不妨全体空寂，不立一尘。实无众生生彼国者，则心境理事互相融摄而为教体也。

△六宗趣旨归，分三：初总陈，二异解，三正意。△

今初

序已知此经能诠之体，如是该罗，未审所宗当在何者？夫语之所尚曰宗，宗之所归曰趣，而有通别，通论佛教因缘为宗，别则依古十门，自我法俱有，至圆融具德，后后前前，次第深浅，是故诸经各有宗趣。

疏尚者，崇也。圣人立教，一部语言，何所崇尚？所崇尚者，名之曰宗。归者，至也。立此为宗，



为求何事？究所归至，名之曰趣。因缘者，拣异无因邪因。一代时教，不出因缘，如所谓因缘故生灭，因缘故即空，因缘故即假，因缘故即中，佛教所宗，因缘摄尽，故云通也。

十门者，第一，我法俱有宗，内执有我，外执有法，名为附佛法外道；第二，法有我无宗，则异外道，由是从前至后，由浅入深；乃至第十圆融具德。十门分别，详具《华严玄谈》。若约之为五，不出有、空、法相、法性圆融。今此经者，宗乎法性，以净土依正、信愿等，皆归一心，一心不乱，即法性故。

△二异解

序 今明此经，古有多解，有谓信愿为宗，有谓超过三界二种清净为宗，令诸众生得不退转为趣。

疏 信愿为宗者，诸解多同，以经中屡言“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，生彼国土”故。二种清净者，论言极乐世界依正二报清净庄严，非三界所及，故以为宗。而要其所归，为令众生生彼清净极乐国土，生彼国已，即不退转，以此为趣。

△三正意，分二：初总举，二别明。△今初

序 此经宗乎法性，于法性中复分总别。总而合之，谓是依正清净、信愿往生，以为宗趣。

疏 取前二说，兼合言之，总为宗趣。以前说不该依正，后说未详信愿，故须兼合，始得无遗。良



由依正、信愿兼备交资，而得往生，皆不出自心故。其总为宗趣者，如《华严》例，彼经亦兼众说，总因果缘起、理实法界以为宗趣故。若欲分之，上句为宗，下句为趣，义亦自明。若欲加之，彼经加不思議，今经亦尔。

△二别明

序 又别明之，则成五对：一、教义；二、事理；三、境行；四、行寂；五、寂用，以为宗趣。

疏 一、教义一对者，以教为宗，令达义为趣，言崇尚此念佛往生之教，其意云何？正欲晓会经中所说阿弥陀佛正报、依报清净庄严，信之愿之则生彼国，教中有如是义，是其趣也，不徒为语言文字而已。

二、事理一对者，以事为宗，令显理为趣，承上一经言教，俱约所诠之义，而义中复有事理。言崇尚此依正、信愿等事，其意云何？正欲显发事中所具至理，是其趣也，不徒为事缘之迹而已。

三、境行一对者，以境为宗，令起行为趣，境即是所观之理，对能观之智，故名为境。言崇尚此理，其意云何？既知弥陀自性，净土唯心，正欲即此以为真境，而起观行，执持名号，一心不乱，是其趣也，不徒为晓达此理而已。

四、行寂一对者，以行为宗，令至寂为趣。言崇尚此念佛观行，其意云何？良由心虽本寂，多生



习染，触境生心，若不修观行，纵令强抑妄心，终非定慧平等，今依正观，执持名号至于一心，则复还空寂之体，是其趣也，不徒为有作妄计而已。

五、寂用一对者，以寂为宗，令发用为趣。言崇尚此寂，其意云何？良由妄想执著，无由解脱，妄尽心一，则净极光通。喻如尘尽镜明，无像不现。所谓既生本国，得无生忍已，还入生死，以无数方便，大作佛事，度脱众生，妙用恒沙，是其趣也，不徒为沉空滞寂而已。如是十门，展转生起，以为宗趣。

△七部类差别，分三：初明部，二明类，三非部非类。

△今初

序 已知此经宗趣冲深，未审当部等类，为有几种？初先明部者，部有二种：一、谓《大本》；二、谓此经。

疏 部者，以是总归一部，而有详略，详为《大本》，略为此经。《大本》有六：一、名《无量平等清净觉经》，后汉支娄迦讖译；二、名《无量寿经》，曹魏康僧铠译；三、名《阿弥陀经》，与今经同名，吴支谦译；四、名《无量寿庄严经》，宋法贤译；五、出《宝积》第十八经，名《无量寿如来会》，唐菩提流志译；六、名《佛说大阿弥陀经》，宋龙舒居士王日休者，总取前之四译，参而会之，唯除《宝



积》，彼所未及。

然上五译，互有异同，汉、吴二译，四十八愿止存其半，为二十四，其余文中，大同小异。王氏所会，较之五译，简易明显，流通今世，利益甚大。但其不由梵本，唯酌华文，未顺译法，若以梵本重翻而成六译，即无议矣，故彼不言译而言校正也。又其中去取旧文，亦有未尽，如三辈往生，魏译皆曰发菩提心，而王氏唯中辈发菩提心，下曰不发，上竟不言，则高下失次，且文中多善根，全在发菩提心，而三辈不同，同一发心，正往生要旨，乃反略之，故云未尽。然今疏钞所引，义则兼收五译，语则多就王文，以王本世所通行，人习见故。余五间取，而概以《大本》标之，故上六种皆名《大本》。今此经者，名为《小本》，文有繁简，义无胜劣，判属同部。

△二明类

序 二、明类者，自有三种：一、《观经》；二、《鼓音王经》；三、《后出阿弥陀偈经》。

疏 类者，不同其部，而同其类，如从昆弟，虽不同父，而同其祖，亦名比肩，相为等夷，故曰同类。《观经》者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具谈十六妙门、一心三观，详本疏钞。《鼓音王经》者，佛在瞻波大城伽伽灵池与比丘百人说，中云“若有四众受持阿弥陀佛名号，临命终时，佛与圣众接引往生”等。



《后出偈经》者，始终唯偈，是伽陀部，中云“发愿喻诸佛，誓二十四章”，愿止存半，与汉吴二译同。而四十八愿，自古及今，传扬已久；二十四者，或梵本缺略，未可知也。

或问：《鼓音》亦说持名，云何不与今经同部？

答：以有咒故，彼经虽说持名，重持咒故。

△三非部非类

序 三、明非部类者，带说净土，如《华严》《法华》及《起信》等；又非部类，而中说专持名号，如《文殊般若》。

疏 带说者，诸同部同类之外复有诸经，虽不专谈净土，其中带及劝赞往生也。《华严》，如《行愿品》既明十大愿王，而末言以此十愿导归极乐是也；《法华》，如云“诵斯经者，命终当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”是也；《起信》，如前教起中所明是也。等者，如《观佛三昧》《十住断结》诸经带说净土，层叠非一，详如后释文中杂引。《文殊般若》详后执持名号文中。

△八译释诵持，分五：初明译，二明释，三明诵，四明持，五结劝。△今初

序 已知此经为部为类，详略同别，未委译自何时，凡有几译，以至注释阐扬，读诵受持，有何灵验？初、明译者有二：一、名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即今



经，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

疏姚秦者，周有嬴秦，南北朝有苻秦。姚秦，今言姚者，拣非余秦也。三藏者，通经、律、论，兼善华梵故。法师者，佛法所属，演扬诲众，为表范故。鸠摩罗什者，梵语具云鸠摩罗耆婆什，上五字，此云童寿；什者，深善此方文字之什；华梵合举，称罗什也。译者，易也，易梵成华也。《周礼》掌四方之语各有其官，北方曰译，今经自西来，而言译者，汉之北官，兼善西语，摩腾始至，遂称为译，今仍之也。

按本传，师，中天竺国人，父名鸠摩罗琰，家世相国，弃荣出游，龟兹王以妹妻之，生师。师生而神灵，七岁随母入寺，见铁钵，试取加顶，俄念：“此钵甚重，我何能举？”即不胜重，遂悟万法惟心，博学强记，人莫能及。以冲年高德，故云童寿。既通三藏，东游龟兹，王设金狮子座处之。苻坚据秦，将事西讨，适太史奏异星现于西域分野，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。坚云：“朕闻龟兹有罗什者，得非此耶？”遣将吕光，临发，谓曰：“朕非贪地用兵，闻罗什深解法相，为后学宗，若克龟兹，即宜驰驿送什。”及破龟兹，载什以归，中道闻坚已为姚萇所害，遂止不返，什师因不至秦。后萇亦闻师名，要请，而光不允。萇亡，子兴复请，亦不允，因遣兵伐光，光侄降秦，方得迎师入关，奉为国师。



师阅旧经，义多纰僻，不与梵本相应，乃集沙门肇、叡等八百余人，新译经论三百九十余卷，并畅神源，发挥幽致。师未终少日，集众谓曰：“愿所宣译，传之后世，咸共流通。今于众前，发诚实誓：‘若所传无谬，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’。”以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，阉维，薪灭形尽，舌根俨然。今此经者，译于什师，而舌根不坏，与诸佛出广长舌赞叹此经，合而观之，佛语不虚，于是益信。

序 二、名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，唐三藏法师玄奘译，二经联比，小异大同，时所宗尚，皆弘秦本。

疏 玄奘法师者，唐洛州缑氏人，姓陈氏，少罹患难，随兄长隄法师出家于净住寺。年十一，诵《维摩》《法华》，卓然自立，不偶时流。年二十一，讲《心论》，不窥文相，涌注不穷，时号神人。贞观三年，往西域取经，备经险难，历百五十国，遂至舍卫，取经六百多部。贞观十九年还京，于玉华台翻译经论，总一千三百三十卷。既卧疾，见大白莲华及佛相，右胁累足而逝，两月，色貌如生。先是西行之日，抚灵岩寺松而作誓言：“吾西去，汝西长；吾东归，汝东向。”师去，松西长至于数丈，一日忽东回，门弟子喜曰：“师归矣！”已而果然，时号摩顶松云。按师誓言自要，不爽如是，真语实语亦什师舌根不坏，诸佛舌相广长意也，所译此经，焉可不信？



联比者，先后重译也。小异大同者，梵音稍别，及语有繁简，如恒河旃伽。六方十方之类，而大意一无相乖也。皆弘者，《法华》三译，秦本盛行，此经二译亦复如是。

△二明释

序次明释此经者，论则有天亲菩萨《无量寿经论》，解则有慈恩《通赞》、海东《疏》、孤山《疏》，乃至大佑《略解》等。

疏天亲菩萨者，常入日光定，升兜率天宫内院，亲覲慈氏，造《无量寿经优婆提舍》。优婆提舍者，此云分别义。

慈恩法师者，讳窥基，姓尉迟氏，敬德犹子也。奘师度之出家，学通大小，造疏计可百卷，释《弥勒下生经》，笔锋得舍利二七粒，复示西方要义，有《弥陀经通赞》一卷。

海东法师者，讳元晓，其疏此经，大率依论为主。

孤山圆法师者，十疏流通，此疏居一，义渊、净觉、越溪等历代诸师种种解释，率多散没，至元大佑师者，乃有《略解》，今唯海东、越溪、大佑所解仅存而已。世远人亡，经残教弛，遂令如是广大深远法门不得人人晓了，宁不悲夫！

序若夫远承佛旨，弘阐秘宗，为论为文，为集为录，为传为偈，为赋为诗，交赞互扬，其丽不亿，莫不叮咛恳告，感慨悲歌，普劝迷流，同归觉路，



一曾过目，可弗铭心。

疏 上文专指注释此经，今谓其余赞咏净土，所有言辞不可胜纪。为论，如《十疑》《宝王》等；为文，如龙舒、无尽等；为集，如《决疑》《指归》等；为录，如《净土自信》等；为传，如《净土略传》等；为偈，如《径路修行》等；为赋，如《神栖安养》等；为诗，如诸家《怀净土》等。

告而曰恳，真诚之语，冀其信受而奉行也。歌而曰悲，凄楚之辞，或能感发而兴起也。丽，数也。不亿者，亿不足以尽之，言多也，此皆净土圣贤千言万语，不厌繁重，直欲生死海中，尽挈众生于彼岸而后已。我等应当衔恩报德，镂骨铭心，展转流通，递相劝导，如其置而不览，览而不信，不曰愚蒙之训，则曰寄寓之谈，独且奈之何哉！

△三明诵

序 次明诵此经者，如舌根不坏，天乐西迎，方解冤而往生，未终卷而坐脱，归如入定，终睹白莲，银台而易金台，粗乐而来细乐。

疏 舌根不坏者，《智论》云：“有比丘诵《弥陀经》，命欲终时语弟子言：‘阿弥陀佛与诸大众，俱来迎我。’后从火化，舌根不灰，色相自若。”天乐西迎者，宋唐世良诵《弥陀经》十万过，一日谓家人曰：“佛来迎我。”言已，作礼坐逝。其夜有利行人，在道味山上梦西方异光，幡华缤纷，音乐嘹亮，



空中声云：“唐世良已生净土。”

解冤往生者，宋上虞民冯珉少事游猎，见巨蛇，持稍将往刺之。时蛇在岩下，欲噬黄犊，珉推岩石压之至死。蛇屡为祟，珉修忏悔佛经年，蛇不能害。一日，请同社净侣诵《弥陀经》，合掌而化。

未终坐脱者，晋智仙法师，号真教，住白莲寺，十三年西向十念，十二时不暂废。一夕微疾，命观堂行人诵《弥陀经》，未终卷，安然坐脱。

归如入定者，宋释处谦精修净土，一夕诵《弥陀经》毕，称赞净土，告众曰：“吾以无生而生净土，如入禅定。”奄然而化。

终睹白莲者，宋嘉禾郡钟姬，日诵《弥陀经》十遍，念佛不辍。一日，语其子曰：“见白莲华无数，众圣迎我。”遂端坐耸身化去。

银台、金台者，怀玉禅师，台州人，布衣一食，常坐不卧，精进念佛，诵《弥陀经》三十万遍。一日，见西方圣众多若恒沙，一擎银台，从窗而入，玉曰：“吾一生精进，誓取金台，何为得此？”银台遂隐。玉感激，倍复精进。三七日后，见佛满空中，乃谓弟子曰：“金台来迎，吾生净土矣。”说偈含笑而逝。郡守段公异之，作诗赞美，有“枝低只为挂金台”之句云。

粗乐、细乐者，元子华禅师，大历九年，于润州观音寺诵《弥陀经》，六月，忽得疾，夜闻香气乐



音，空中告曰：“粗乐已过，细乐续来，君当往生。”良久，念佛而化，异香连日不散。

序 又若书写则化被苍生，讲演则祥符白鹤。

疏 书写者，唐善导大师，凡得囍施，用写《弥陀经》十万卷，劝人受持，亦有读诵至十万遍者、五十万遍者，僧俗归仰，至有感极焚身供养得念佛三昧者，不可胜纪。

讲演者，宋沈三郎晚岁回心念佛，因病，请僧讲《弥陀经》，易衣而终，缩膝欲起，二子局于名教，以易龕为难，曳其胫直之。将入殓，忽举首出衣被，矍然而坐，举家大惊，二子急前扶卫，乃以肘节捶之，子曰：“助父坐脱耳。”竟坐逝，荼毗，有白鹤二十九只飞鸣云表，久之西去。

序 现前感应，则宝地遥观；克取往生，则涅槃非比。如斯感应，屡见古今。

疏 宝地遥观者，唐大行禅师初修普贤忏，后入大藏，随手取卷得《弥陀经》，日夜诵咏。至三七日，睹琉璃地上，佛及二大士现前。僖宗闻其事，诏入内庭，赐号常精进菩萨。后琉璃地复见，即日命终，异香经旬，肉身不坏。

涅槃非比者，梁道珍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天监中，憩锡庐山，慕远公净业。禅坐中，忽见海上数百人乘宝舫前迈。师问何之，答曰：“往极乐国。”因求附载，报云：“法师虽善讲《涅槃经》，亦大不



可思议，然未诵《弥陀经》，岂得同往？”师遂废讲念佛，诵《弥陀经》及二万遍，将终四七日前，夜四鼓，见西方银台来至，空中皎如白日，声云：“法师当乘此台往生。”时众咸闻天乐异香，数日香犹未散。其夜峰顶寺僧遥见谷口火炬数千，明燎彻夜，次日乃知师逝。如上所录，皆修因证果，此感彼应，叠见层出，自古及今，未及枚举。

△四明持

序若持名者，或一念而飞一光，或一声而出一佛，或响弥林谷，或音彻宫闱，或六时系念，而依正盈空，或十字标心，而圣贤入会，洎乎昭代，续有名流。

疏此正明执持名号也。净业诸贤，多不繁载，姑举昭灼世人耳目者一二，以为激劝。飞光者，唐善导大师，人问：“念佛得生净土否？”答曰：“如汝所念，遂汝所愿。”于是导乃自念阿弥陀佛一声，则有一光从其口出，十声至百，光亦如之，光明满室。帝闻其事，敕所居为光明寺。后登柳树，端坐而化。

出佛者，少康法师，在乌龙山建净土道场，劝人念佛。众见师念佛一声，口出一佛，至于十念，十佛次出，犹若连珠。临终之日，口旋异光数道，奄然而逝。

响弥者，唐道绰禅师，平居为众讲《无量寿经》将二百遍，人各掐珠，口称佛号，或时散席，声播



林谷。

音彻者，唐法照，于并州五会念佛，感代宗皇帝宫中闻念佛声，遣使遥寻，见师劝化之盛，遂诏入宫。宫人念佛亦及五会，号五会法师。

六时者，晋慧远法师，居庐山，制莲华漏，六时念佛，澄心系想，后十九年七月晦夕，于般若台，方从定起，见阿弥陀佛身遍虚空，圆光之中，无量化佛及菩萨众，水流光明，演说妙法。佛言：“我以本愿力故，来安慰汝，汝七日后，当生我国。”至期，端坐而逝。

十字者，宋长芦宗赜禅师，禅理洞悟，宗说兼通，而远遵庐阜之规，建莲华胜会。其法日念阿弥陀佛，或千声万声，各于日下以十字记之。一夕，梦一男子，乌巾白衣，风貌清美，谓赜曰：“欲入公弥陀会，乞书一名。”赜问公何名，曰：“普慧。”又云：“家兄普贤，亦乞登名。”言讫遂隐。赜觉而语诸尊宿，皆云《华严·离世间品》有二菩萨名，乃知圣贤幽赞，以二大士书于录首。

昭代者，今代也，如西斋、空谷、天奇、毒峰等，皆近世高僧，笃信精修，匹休前古，相续不绝，稍详《往生集》中，盖千万中，纪其一二而已。

序 至于感护，则宿冤得度，恶鬼不侵；灵应，则瞽目重明，俘囚脱难。

疏 冤度者，唐邵彪，镇江人，为诸生时，梦至



一公府。主者问：“汝知所以不第否？”彪对不知。因使人引彪前行，见大镬中有蛤蜊作人语，呼彪名。彪怖，遂念阿弥陀佛，蛤蜊变黄雀飞去。彪后及第，官至安抚使。

鬼却者，佛世有一国邻于罗刹，罗刹食人无度。王约：“自今国中，家以一人次第送与，勿得枉杀。”有奉佛家，止生一子，次第充行，父母哀号，嘱令至心念佛，以佛威力，鬼不得近。明晨往视，见子尚在，将之而还，自是罗刹之患遂息。

目明者，宋崇氏女，双瞽，念佛三年，精勤不替，双目重明如故。

难脱者，元末张士诚攻湖州，江浙丞相与战，擒四十人，囚槛送戮。夜宿西湖鸟窠寺，大猷谋禅师徐步廊下，囚见师神观闲雅，持诵不辍，因求救拔。师教令至心念南无救苦救难阿弥陀佛，中有三人信受其语，念不绝口。天晓发囚，易枷锁，至三人，刑具不足，惟系以绳。既而审鞫，知良民被虏者，遂得释。

序 又复恶人则善和十念，地狱现而化佛空迎，畜生则鸬鹚称名，形骸掩而莲华地发，何况身无重愿，报在最灵，信愿熏修，宁成虚弃？

疏 恶人者，唐张善和，屠牛为业。临终见群牛索命，于是大怖，唤其妻云：“速延僧为我念佛。”僧至，谕云：“经中说临终恶相现者，至心念佛，即



得往生。”和云：“地狱至，急取香炉来。”即以右手擎火，左手拈香，面西专切念佛，未滿十声，自言：“佛来迎我。”即化去。

畜生者，宋黄岩正等寺观公，畜鸕鶿，常念佛不绝。一日，立化笼上。观葬之，已而土上出紫莲花一朵。寻土中，则华从舌端而发，灵芝照律师为之赞，有“立亡笼闭浑闲事，化紫莲花也太奇”之句。

如上持名所举，自飞光出佛至此，亦千万中纪一而已。慝者，恶之匿于心者也。最灵者，人为万物之灵也。未复结言，恶人念佛尚得往生，何况恶未必如善和；畜生念佛尚得往生，何况灵而号为人类。以此比况，知必生也。信愿熏修，所作唐捐，无有是处。

△五结劝

序 是以一音始唱，千佛同赓，三学高僧，九流名德，若幽若显，若圣若凡，如万水无不朝东，似群星悉皆拱北，方之捷径，号曰普门，岂虚语哉！决志求生，无容拟议者矣。

疏 此总结净土法门，一切众生所皈依也。唱者，导也。赓者，续也。始唱者，释迦开示西方，众生始知净业，是引而导之也。同赓者，六方赞叹，详如经文中说，是续而和之也。三学者，谓禅、教、律三宗也。禅如永明，以宗门柱石而上上品生；圆照以独秉单传，而标名莲境；教如僧叡弘辅什师，



而莲华出榻，四明中兴台教，而西向坐亡；律如灵芝，生弘毗尼，而死生安养，清照大阐律学，而说偈西归。若广举者，不可胜数。

九流者，谓儒、道、农、工、医、卜等也。儒如文潞公，德业满朝，而结十万同生之缘，苏长公文行绝世，而有西方公据之说；道如葛济之，舍仙学而回心净业，鸾法师焚仙经而专修《观经》，乃至子章之业岐黄而念佛，张铨之荷耒耜而称名，幽如冥君敬礼，罗刹休心，圣如文殊求生，普贤愿往，况显与凡，不待论矣。朝东者，会极义。拱北者，宗本义。喻净土为真际所诣，势必向往，非强之使然也。捷径普门，解见前文，重言结之，明不虚也。决志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设有大火充满三千大千世界，要当过此。”生彼国土，则决定其志，无退怯也。拟议者，《易》曰：“拟之而后言，议之而后动。”今谓不须拟议，昔人有言，卜以决疑，不疑何卜？念佛往生，但谛信不疑而已，何复拟议为哉？

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卷一



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卷二

明古杭云栖寺沙门祿宏述

△九总释名题，分二：初题义，二译人。△今初

（如上八门叙义，已知一经大旨，今欲释文，先明总题，使有纲领，故次之以总释名题。）

经 佛说阿弥陀经

疏 题义有四：初、能说佛；二、正明说；三、所说佛；四、结说名。言此土释迦牟尼佛说彼土阿弥陀佛依正庄严、信愿往生之经也。统括大意，次乃离释。

钞 统括者，先且略表全文，使血脉贯通，意义具足；次乃一一离而释之。题止佛名，而言依正等者，《观经》言佛便周，今举佛名，摄无不尽故。

疏 次、离释也。佛者，梵语具云佛陀，此云觉者，备三觉故；又云智者，无不知故。又佛者，十号之一。又《佛地》明十义佛，天台明六即佛，《华严》明十身佛，故佛者，天中天，圣中圣。凡单言佛者，即本师释迦牟尼也。

钞 梵者，净也，对华名梵，文质之谓也。具者，具足，梵语当云佛陀，不言陀者，省文也，译以震旦之言，则云觉者，对迷者得名也。三觉者，



自觉非凡夫，觉他异二乘，觉满异菩萨，三觉俱圆，故曰自他觉满之者。又离心名自觉，离色名觉他，俱离名觉满，亦三觉义。又云智者，智即觉义，无不知者。《智论》云：“知一切众生数非数、常非常等，是智无不知，所谓得一切种智是也。”即觉满义也。

十号者，万德世尊，举莫能尽，略而言之，如来至佛共有十号，十号之中，佛当其一，具兹十德，世出世间之所宗主，故名世尊。十义者，具二智，断二障，觉二谛，得自他二利，如梦觉华开二喻，合之为十义也。六即者，始乎理即，终乎究竟，盖始则全觉全迷，中则觉而未尽，末乃无所不觉。今称佛者，指究竟也。十身者，一、正觉佛，至十、随乐佛，详具《离世间品》。此十身佛唯《华严》有之，然约其大要，不出觉满之义，故曰十身初满，正觉始成，名圆满佛也。

天中天者，天有四：一、世间天，诸国王是；二、生天，欲、色、无色诸天是；三、净天，四果支佛是；四、义天，十住菩萨是。佛并超之，是天而又天也。

圣中圣者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入圣域而未优，惟佛居极果，是圣而又圣也。即释迦者，过去、未来须标某佛，释迦见坐道场，一土之中无二佛故，喻如前朝帝主须称国号，当今天子直曰至尊，亦以



一国之中无二主故。是知单言佛者，即悉达所成贤劫第四佛也。

疏说者，悦也，悦所怀故，四辩宣演故。十二部等，至四悉檀，皆是说义。

钞悦所怀者，本愿度生，得机而说，所怀畅悦，如《大本》，世尊欲说此经，先且诸根悦豫，颜色异常，况今持名念佛，得机而说，悦可知矣。四辩者，曰义，曰法，曰词，曰乐说也。四皆无碍，名之曰说，《中论》云：“诸佛依二谛，为众生说法。”词无碍智，以世智差别说；乐说无碍智，以第一义智善巧说。不言义法者，后后兼于前前，词及乐说摄义法故。

十二部等，指所说也。悉檀者，合华梵云遍施，以世界、为人、对治、第一义四门，作欢喜、生善、灭恶、入道四益。十二部经一切诸法随宜而说，无量方便要归作世界等四说，使人得欢喜等四益而已，鉴机授法，其文繁广，略举不悉。

疏佛说者，说拣五人故。

钞五人者，一、佛；二、菩萨；三、天；四、仙；五、化人。此五皆能说经。今显此经是至圣立言。金口亲出，不同菩萨在因，天属凡类，仙杂外道，化人非真也。如天子诏，不同百官、宰相、诸王等语也。

疏阿弥陀者，是标显彼佛。梵语阿，此云无；



梵语弥陀，此云量。言佛功德不可穷尽，故云无量。如经寿命、光明，是无量中姑举二事，摄余功德也。

钞 无量者，有二义：一者，众多无有数量；二者，广大无有限量。复有二义：一者，十大数中之无量；二者，更无穷尽之无量。姑举二事者，以无量不止寿命、光明也，详如后文中辩。

疏 经者，梵语修多罗，此云契经。有通别二义，契复二义，经复多义，经虽多义，不出贯、摄、常、法四义。

钞 通别者，佛所说教，总名修多罗，是之谓通；析之则经名修多罗，律名毗奈耶，论名阿毗昙，是之谓别。契复二义者，一者，契理，则合道之言；二者，契机，则逗根之教。今略契字，但名曰经者，省文也。经复多义者，《华严疏》引《杂心》五义，谓：一、出生；二、显示；三、涌泉；四、绳墨；五、结鬘。《佛地》二义，谓：一、贯穿；二、摄持。此方四义，谓：一、常；二、法；三、径；四、典。故云多义，不出四义者，指贯、摄、常、法四字也。良以经字，西域正翻为线，线有贯持义，贯则贯穿所说之理，持则摄持所化之生，此二足该出生五义。而此方经典亦名曰经，经是线义，此方不贵线，故直取经字，而加以契，古称最为允当。又常者，古今不易；法者，近远同尊；常则久而行之，有共由义，即名为径；法则轨而正之，有定据义，



即名为典。亦二足该四，则彼方贯摄此方常法，合而言之，四字之中尽经义矣。

疏又经复有通别二义，经之一字，是为通名，佛说阿弥陀五字是为别名。如教、行、理，通别亦尔，此三即配三德，圆融具足，如天台所称，闻首题名，功德无量。若配三大，则佛是体大，无量寿是相大，无量光是用大，如教中说。

钞教、行、理者，本理立教，依教修行，从行显理，诸经皆具教、行、理三，故名为通。专指此经，则佛说是教，执持名号是行，阿弥陀是理，局此异余，故名为别。配三德者，理即法身，教即般若，行即解脱。又理通行、教，法身即般若解脱，乃至行通理、教，教通理、行，举一即三，例上可知。

体、相、用者，体者，总体，言佛便周，故佛为体；相者，体中所具之相，体无尽，相亦无尽，故无量寿为相；用者，体中所发之用，体无不照，用亦无不照，故无量光为用。若通若别等，亦如上例。

疏诸经立名，皆以人、法、喻，或单或复。此经单人，人复有二，两土果人故，实则三皆融通故。

钞单复者，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具足人、法、喻三；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，人、法，无喻；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法、喻，无人；《菩萨瓔珞经》，人、



喻，无法；《大般若经》，单法，无人、喻；《梵网经》，单喻，无人、法；今此经者，单人，无法、喻。他皆例此。

两土果人者，菩萨在因，如来在果，故佛号果人，今是此方之佛说彼方佛故。融通者，举一即三故。如今经虽属单人，而法从人说，喻以人举，言偏义圆，通融交彻，理固然也。

疏 此经本名《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》，今名是什师改定，自有二义：一者，佛摄无尽义故；二者，彼佛人所乐闻故。

钞 摄义无尽者，如前云“言佛便周”，则一切功德皆从佛出，佛即不思议故。又弥陀万德洪名，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之所喜乐，上至诸佛赞叹，下至鬼、畜归依，正谓不思议功德故。

疏 云疏钞者，疏以释经，钞以释疏，冀易晓也。

钞 疏者，古云条陈也，又记注也，今谓经义得此条陈而不隐晦，记注而不遗忘也。钞者，古云略取也，又写录也。略取，则条陈之切要；写录，即记注之显明。冀，望也。经难明，疏通之，疏难明，钞出之，望人人晓了经义也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觉，是佛义；自性觉无量，是阿弥陀义；自性本、始二觉，是两土果人义；自性觉体遍照，是说经义。后皆例此。

钞 称理者，以即事即理，所谓总该万有，即是



一心，则依报、正报何非自性？又即理者，事依理成，如《净名》云：“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”今经言一心不乱，即“自性弥陀，惟心净土”，为一经大旨也。冥理而谈，云称理也。觉是总义。觉体之中，广大悉备，无穷无尽，是为别义。

本始有二：约先后，则弥陀古佛，此佛新成，是彼本此始，即自性本来是佛为本，无明所覆，今方破惑证智为始也；约因果，则此佛教令往生，乃得见阿弥陀佛，是此本彼始，即自性本有成佛之智为本，依本智而求佛智，乃得成佛为始也。本始互融，常觉不昧，辉天鉴地，耀古腾今，常说如是经，百千万亿座。

问：疏钞此经正为发挥持名功德，普劝诸人求生彼土也，何乃一一消归自性，翻成极则之谈，依然净土是心，奚必舍此愿彼？答：此正双被二根，双破二惑，如前序中所明。良以钝根者，守事相而自足，观此，使知事有理存，毋滞事而迷理；利根者，崇理性而著空，观此，使知理在事中，毋越事而求理。又此经本为托彼名号，显我自心，与《十六观经》同意，则欲悟心者，正应念佛求生。又菩萨犹宜近佛，如前教起中说，则已悟心者，亦正应念佛求生，何足疑也？又《维摩经》云：“虽知诸佛国，及与众生空，而常修净土，教化于众生。”故患不悟自心耳。悟心，则无一法出于心外，即心即境，



即境即心，往生净土，愿见弥陀，不碍唯心，何妨自性？

又问：昔人谓《华严》极教可得皆约观行，明诸法门，方等而下，何得亦约观行？古德答云：诸了义、不了义教皆是了义，以唯一心故。据此，则圆机对教，何教不圆？理心涉事，何事不理？

△二译人

经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

疏 姚秦标代，三藏显德，罗什出名，译之一字，结成能翻人也。

钞 出处始末备前，兹不重录。古称什师，七佛以来译经师也，犹是略举，且以七佛为言耳。夫毗婆至于释迦，首尾止经二劫，而弥陀成佛十劫，则庄严劫前更上九劫，所历已几万佛，既六方诸佛靡不赞叹此经，则万佛以来亦必皆说此经，亦必皆有译者。而经称母佛者曰：“**世世佛生，我为其母。**”子佛者曰：“**世世佛出，我为其子。**”以是例之，什师译经，何啻七佛？而此经流通久远，于是益信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融通隐显，是华梵翻译义。

钞 即梵可以成华，则显非密外；方华未尝不梵，则密在显边。当暗中有明，当明中有暗，互相掩映，涉入重重，妙体融通，不一不异。

△十别解文义，分三：初序分，二正宗分，三流通分。



初序分，分二：初五句证，二列众证。△今初

经 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疏 别解文义者，已知一题总意，未审经中自始至终，为何等文？阐何等义？今乃章分句解，俾文字般若达乎实相，以有尽之言，略彰无尽故。于中分三，今属序分。序者，叙也，又绪也，未入正文，先叙列此经之端绪也。有证信、发起二序，今唯证信。凡证信者，皆以六种成就，今顺文便，均其繁简，且分为二，先明五句，后明列众，合之成六。兹复例前统括大意，次乃离释，言如是之法，我从佛闻，彼一时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之祇园也，盖是佛示阿难故。如是我闻有三义：一、断疑故；二、息诤故；三、拣邪故。

妙 文字般若，谓般若无言，赖言而显，故佛以文字说经，今还以文字解释。然文字性空，即是实相，故三种般若相为融通，不碍文字也。略彰者，言不尽意，故云略也。六种成就分合二科者，例如五蕴、六根，或合色开心，或合心开色，随其所宜，无定法也。

佛示者，《智论》云：“佛涅槃时，示阿难言：‘一切经初皆云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某国某地。’”盖是遵佛遗教故。断疑者，阿难结集时，众起三疑：一、疑佛重起；二、疑阿难成佛；三、疑他方佛来。今曰如是我闻，三疑顿释。息诤者，曰我闻，则非



臆见自作故。拣邪者，曰如是，则异外道阿忧故。如《佛地论》云：“如是之法，我昔曾闻。”意避增减异分过失，亦息诤义也。

疏如是者，信成就也，如《智论》中说。又二字复为二义，有多种解，若以宗拣定，约当宗，则一心不乱曰如，唯此无非曰是。

钞《智论》云：“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。”信者，言是事如是；不信者，言是事不如是。肇公曰：如是者，信顺之辞也。故世人允可，亦曰如是。复二义者，又离如是二字各释也。多解者：有以“圣人说法，但显于如，唯如为是”，如刘虬所说；有以“如者，当理之言。是者，无非之称”，如生公所说；“有以如来顺机为应名如，众生无非为感名是”，如融公所说；有以“实相之理，始终不异名如，如理而说名是”，如天台所说；有以“如为真空，是为妙有，敌破外道断常二见”，如清凉折衷诸家所说；余说尚多，恐繁不引。以上各有意义，小异大同，并无相碍，以宗拣定者，如是二义，随宗以定。今此经宗乎一心，良由执持名号，一心不乱，一心则非生非灭，无去无来，湛然常住，故名曰如。又此一心，四过离，百非绝，故名曰是。异此所明，不得称是。

疏我闻者，闻成就也。我者，自我；闻者，亲闻。自我亲闻，非私淑故，非读古故。

钞自我亲闻者，自拣非己，亲拣非面，盖是己



躬面受之说也。私淑者，孟子云：“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释曰：以孟子非亲见孔子，乃受业孔子之后人，而私其道，以善其身者也。读古者，齐桓公读书于堂上，轮人以为所读者古人之糟粕耳。释曰：以桓公非面对古人，古人已往，为徒读其遗言者也。今阿难躬逢至圣，非私淑也。合上自我，阿难耳聆至教，非读古也；合上亲闻，自我亲闻，今以告众，便应信受，更复何说？

疏 圣人无我，今何称我？《智论》有三：一、随世间故；二、破邪见故；三、不著无我故。以是三者，不碍说我；又法身真我，亦得称我。

钞 此下复分我闻为二，离释同前。一云随世间者，谓世法中说我，非第一义中说我，随顺世间而说，无有实体，则不乖于第一义也。二云破邪见者，谓邪我、慢我、名字我，世俗人具前二我，学道人具后二我，圣人唯最后我。顺俗称我，但是名字，实无邪慢，故无过咎。三、不著无我者，诸圣人知一切法空实相无我，而不著空，不著无我。又《瑜伽》有四义，大略同此。第三义言：若定无我，谁为修学？人则生怖，故不著无我。又《观经疏》云：“无我则无闻，无闻则化道绝。”为传化不绝，假名说我。法身真我者，约本而言，阿难亦通法身我也，以无我法中有真我，即法身我，如涅槃常乐我净之我，何碍于无我？



疏 闻者耳根发识，废别从总，故云我闻。大乘中三，始教无闻，终教闻而不闻，顿教无闻不闻。约当宗，则传法圣人，以我无我不二之真我，根境非一异之妙耳，闻娑婆极乐无障碍之法门也。

钞 废别从总者，以不云耳闻而云我闻，良由我则统收诸根识等，以总该别，故云我闻。始教等者，若云我既无我，闻亦无闻，是大乘初门，始教意也；若云从缘故空，不坏假名，即不闻而闻，闻而不闻，终教意也；若云能所双寂，无闻不闻，离念顿显，顿教意也。我无我者，生而不生，不生而生，即法身故。根境者，闻说阿弥陀佛，能闻所闻，非一异故。娑婆极乐者，所谓娑婆依正，全处极乐之自心故，以此经分摄于圆，应归法性故。

疏 或疑佛成道久，阿难方始出家，何得俱言我闻？古谓有四义故，曰闻无碍。又阿难有三，或闻不闻，亦无碍故。

钞 疑者，佛成道已历年二十，阿难出家又十年，方命为侍者，虽亲侍佛，而三十年前佛所说经，何得俱称我闻？古答四义者：一者，辗转闻，如《报恩经》言：“阿难所不闻经，从诸比丘边闻，或诸天子说。”如《涅槃经》，乃弘广菩萨之所流通故。二者，佛重说，如《报恩经》言：“阿难因佛命为侍者，乃求三愿，其三所未闻经，请佛重说故。”三者，阿难自通，如《金刚华经》言：“阿难得法性觉



自在三昧，所未闻经，自能忆持。”《涅槃》亦云：“若在若不在，自然能解了故。”四者，清凉折衷上三，言阿难乃大权菩萨，影响弘传。如《不思议境界经》言：“舍利、目连乃至阿难等，皆大权菩萨现声闻身。”何滞于迹，言不闻也？

三阿难者：一名欢喜，结声闻藏；二名喜贤，结缘觉藏；三名喜海，结菩萨藏。则阿难以大神力随机示教，是知一代时教，此阿难不闻者，彼阿难闻之，又何闻与不闻而为碍也？

疏一时者，时成就也。师资相合，当时说听事毕，即名一时，以说听无定故。不言某年月日者，十方时分不一，两土正朔不同故。约当宗，则即说听顷，心境泯，凡圣会，依正融，一多等，此诸二法皆一之时，名一时也。

钞说听无定者，或说者得陀罗尼，一刹那顷，一字之中，说一切法门；或听者得净耳根，于一刹那闻一字时，于余一切悉无障碍；或说者时少，听者时多；或说者时多，听者时少；说者神力延促随宜，听者根器利钝不一。古谓三乘凡圣所见佛身报化、年岁短长、成佛久近，各各不同故，今止取佛及弟子师资机感相遇之顷，说听事毕，便名一时也。

十方时分者，以十方遍于横竖，竖则该乎天上，四天一日，人寿五旬；横则遍乎四洲，瞻部三更，俱卢日午，不可定也。两土正朔者，岁首之日



名为正朔，震旦五天不相统属，周正建子，夏正建寅，彼时震旦属周，而佛在舍卫，舍卫建寅，乃用夏正，则五天正月，震旦三月，五天二月，震旦四月也，亦不可定，故止言一时也。

心境者，一心不乱，无能念所念故。凡圣者，与诸上善人同会一处故。依正者，佛及水鸟树林同说妙法故。一多者，一佛说经，六方齐赞故。如上种种二法，皆成一味，即以此时为一时也。

疏佛者，主成就也。佛义解见前文，以是一期众生所共宗故，名之曰主，又六种成就中最为主故。

钞共宗者，佛出世为一期，一期之中，六凡三圣，一切众生同所宗主，如万姓百辟归一人故。六成就中主者，望前，则际主之会成时，聆主之语成闻，受主之教成信；望后，则主之所居成处，主之所化成众。是六种共成而归重于佛，亦言佛便周意也。

疏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者，处成就也。在者，天台谓在即住意，别之有四：曰天住、梵住、圣住、佛住，随宜佛住，乃至天住，实则佛身无在无不在。

钞在即住者，《大品论》明佛在某所，已而言暂在久住，总成在意。今谓无论久暂，但就当时说经之处，即名为在，如天子所至，即名行在也。四住者，佛摄众生，随宜而住，或现天住，谓六欲天



因，即以施戒善心住；或现梵住，谓初禅至非想因，即以四无量心住；或现圣住，谓三乘因，即以三三昧住；或现佛住，即以《首楞严》百八三昧、力、无畏不共住。上三随他意住，后一随自意住。

问：佛何以天住？答：屈至尊在至劣处，为度生故也。

无在无不在者，体寂寥，故无在；体圆通，故无不在。《华严》云：“佛身非至非不至。何以故？虚空无身故。如来亦尔，遍一切法，遍一切众生国土，非至非不至。”即此意也。然则佛在舍卫，以就劣机，故名天住，如实而论，即舍卫名梵住、圣住、佛住，亦何不可？

疏 舍卫，梵语亦云室罗筏悉底，华言闻物，以德名故；一云闻者，以人名故。

钞 德者，以国丰四德：一者，尘德，五尘之境多美丽故；二者，财德，七宝珍奇无弗有故；三者，圣德，三藏圣法皆具足故；四者，解脱德，人多解脱不染欲故。以是誉动五天，名闻物也。以人名者，多贤人故，国以人为重故。

疏 祇树给孤独园者，梵语祇陀，亦云逝多。言祇者，省文也，此云战胜；给孤，表德，即须达多；园者，梵语僧伽蓝摩，此云众园，安众僧故。盖祇陀施树，给孤买园，兼二为名，故云祇树给孤独园也。



钞 战胜者，波斯匿王太子生时，王与外国交战得胜，喜而立名。须达多者，梵语，此云乐施，胜军王大臣也，喜乐行施，遂成令名。给孤独者，幼而无父曰孤，老而无子曰独，今但无倚无养，即名孤独。偏言孤独者，孔恩周急，岐政先莹，非不普慈，有缓急故。

众居曰园者，林荫清幽，学道之人应栖止故。施树买园者，《涅槃经》说：须达长者本舍卫人，初未知佛，为娉妇故，入王舍城，因珊檀那见佛生信，请归舍卫。佛令身子选众居处，得祇陀园。长者问价，太子戏答金布地满，即当卖与。长者布金，太子感叹，遂与易地，地所有树并以施佛，因立精舍。长者、太子交相发心，成此美事，故双标也。

疏 若喻当经教理，各有所表，如《法华》《华严》释例。

钞 喻当经者，如舍卫国，国之胜，表此净土法门广大宏远，法之最上故。即慈恩言，王舍城，城之胜，城胜余城，表《法华》法胜余法故，下皆例此。祇树，树之胜，表净土荫盖众生，永离热恼故。给孤园，园之胜，表净土安隐众生，恒受诸乐故。祇陀太子，种之胜，表净土生者，毕竟成佛，绍隆佛种故。须达长者，人之胜，表净土生者，入正定聚，俱上善人故。如《华严》种种表法，以显一心，皆此意也。



疏称理，则自性洞彻十方，是阿难闻佛义；自性不离当处，是佛在祇园义。

钞心闻洞十方，则庆喜现今方结集；真佛屋里坐，则释迦原不住西乾。反闻自闻，反佛自佛，当知祇园一会，俨然未散，岂独灵山？

△二列众证，分三：初声闻众，二菩萨众，三人天众。初声闻众，分三：初明类数，二表位德，三出名号。△今初

经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疏自此而下，至诸天大众俱，众成就也。与者，共义；大者，拣小，具有三义，谓大、多、胜，异余比丘故。《佛地》亦具三义。比丘，梵语，此云有三：一、乞士；二、怖魔；三、破恶。僧者，梵语，具云僧伽，不言伽者，省文也，此云众和合。千二百五十人者，三迦叶、目连、舍利五人弟子共合成故。上明类属声闻，下明数有若干也。俱者，合上共义。

钞共义者，天台以七一释共，谓处一、时一、心一、戒一、道一、见一、解脱一也。佛与大众共居祇园，是经正意，广之如上。拣小者，明非初心比丘，即下所称长老等是也。大、多、胜者，天王、大人所共敬仰，非小德也。名大，内典、外籍无不博通，非寡解也；名多，超出九十六种之上，非劣器也；名胜，皆小乘中极也。《佛地》三义者：一、



最极利根，波罗蜜多种性，故名为大；二、皆得无学果位，故名为大；三、皆得小果已，趋大菩提，故名为大，则通大乘言也。

比丘三者：一、乞士，谓乞食、乞法。乞食，则离四邪命，合四正命，无事经营，不勤畜积，万缘顿息，一志清修，僧宜以此活命，故曰乞食资身也。乞法，则参师访友，恳苦翘诚，询求妙法，期成圣果，故曰乞法资心也。二、怖魔者，若人发心出家，魔王闻之，生大怖畏，以魔乐生死，出家离欲，趋向无生，魔失党与，生怖畏故。三、破恶者，能破烦恼九十八使，悉皆断绝故。或加净戒、净命则成五义。今三义者，以乞食摄净命，以破恶摄净戒故也。

众和合者，四人以上，多至无量，悉皆同一羯磨，不相违诤。如水乳合，名和合众。三迦叶者：一优楼频螺，于火龙窟，有五百弟子；二、伽耶，于象头山，有三百弟子；三、那提，于希连河，有二百弟子，后皆归佛，故有千众。目连、舍利者，二人共有二百五十弟子，亦来归佛，成千二百五十人也。一说度耶舍等五十人，及陈如等五人，共成此数。

疏 独举千二百五十人者，以常随故。

钞 常随者，谓佛出世间，所度罗汉比丘甚多无量，何独举此？以此千二百五十人者，最先归佛，



又常不离佛，直至佛灭，故独举也。其他散在四方，虽千里面谈，而据迹成文，常法应尔。如仲尼之门，贤达之士盖三千焉，而独举七十子者，以久在泗滨，相依陈蔡，亦常随故。

△二表位德

经 皆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识。

疏 上句表位，下句表德。大者，拣余小声闻故。梵语阿罗汉，此有三义：一、应供；二、杀贼；三、无生。即前乞士、怖魔、破恶果也。知识者，闻名钦德曰知，睹形敬奉曰识；一云见形为知，见心为识；一云知即是识，亦可众中知识，为众导故。

钞 拣余者，初果至四果皆声闻位，今曰大阿罗汉者，表是四果声闻也。应供者，凡夫无德，前三果有德而未大，未名应供，今梵行已立，超出三界，应受人天供养故。《俱舍》云供养阿罗汉得现在福报，是人天植福之良田，受施无惭，故曰应供。始焉持钵，期福众生，今已证道，理应受供，云乞士果也。然佛亦名应供，罗汉局于人天，佛则人、天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所应供也。

杀贼者，烦恼劫功德财，伤智慧命。前三果见惑虽断，思惑尚存，今断思惑七十二品俱尽，如乱流悉殄，天下太平，故曰杀贼。始焉以恶为敌，今恶已灭，云破恶果也。无生者，凡夫生死无量，初果七返生死，二果一生欲界，三果不来欲界，犹生



色界，今生缘已尽，不受后有，故曰无生。始焉愿出生死，令魔起怖，今证无生，云怖魔果也。

闻名睹形者，是亲疏一对，知者耳闻则思慕愿见，识者目击则奉事不违也。见形见心者，是浅深一对，知者则面对光仪，识者则神交意地也。如二僧覲佛，其一道亡，佛以亡者为先见我，即见心之谓也。知即识者，犹言相知相识也，德高望重，名满天下，人人知之，人人识之，故曰众所知识也。一说举众之中，此为多知多识，人天眼目，云众导也。今人称善知识，亦具二义：一者，对恶而言，以我所知，识有善有恶，今是善之知识故；二者，此人有了然之知，卓然之识，人所不及，是知识之善故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无漏，是罗汉义；自性无迷，是知识义。

钞心源本寂，则诸漏全空；心体本明，则群迷安在？《法华》谓是真阿罗汉，《起信》号曰真实识知。彼沉空为寂，作念而知者，名字罗汉，虚妄知识也。是故邪见与正见一体，众妙与众祸同门，息心达本源，庶几可以为沙门矣。

△三出名号，分二：初众名，二总结。△今初

经长老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、摩诃迦叶、摩诃迦旃延、摩诃俱絺罗、离婆多、周利槃陀伽、难陀、阿难陀、罗睺罗、憍梵波提、宾头卢颇罗堕、迦留陀



夷、摩诃劫宾那、薄拘罗、阿菟楼驮。

疏 长老者，德长腊老；又德腊具一，亦通称长老。贯下十六尊宿。

钞 腊者，出家一岁名一腊。周岁之中，惟一腊故，亦云一夏，意正同也。通称者，上云德腊俱尊，此谓独德冠众。单腊先人，亦得名为长老，如《毗婆沙论》法性上座、生年上座之类是也。又唐译具寿，则双备德腊。魏译慧命，则专就德言。虽曰二可通称，尤必以德为重。今经所列，盖有有德而无腊者，未有有腊而无德者也。贯下者，长老之称，不独舍利弗，乃至阿菟楼驮，皆名长老，皆上首弟子也。

疏 舍利弗者，梵语舍利，此云鹞鹞；梵语弗，此云子；故云鹞子，亦云身子，亦云珠子。更有多号，恐繁不引。诸弟子中，智慧第一。称第一者，姑显一德，语云：“君子不器。”况复罗汉。

钞 鹞子者，其母身形端正，眼净如鹞鹞，连母得名，云是鹞鹞之子也。身子即身端意，珠子即眼净意。更有多号，非今所急，故不繁引，下皆例此。智慧者，在母胎时，已能令母辩胜其舅，八岁登座，十六大国议论无双，七日之内遍达佛法，故云智慧第一。

姑显一德者，明非身子之外，诸阿罗汉皆为劣慧，亦非身子止具智慧，余则不兼，盖是各举一德



以表法门无量，又以引诸偏好耳。如经言：“舍利弗晏坐，目连欲起其定，竭尽神力，不能动其衣之一带。”常言目连神通第一，孰知舍利弗神通乃至是乎？

君子不器者，孔子语：“如舟不可陆，车不可水，是器也。”君子具足多能，不滞一器，岂得谓颜闾无文，游夏缺行？君子尚尔，况超凡入圣，三明皎然，六通清彻，号漏尽阿罗汉耶？故曰姑显一德也。

疏首举舍利弗，以此经惟智所解故。

钞经中谓佛为众生说此难信之法，难信，则惟智慧深远者始信不疑，是以首举。或难《般若心经》独告身子，则知身子之智在乎解空，不在净土。噫！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独不曰净土即空，空即净土乎？若拨净土，则非真空；不解真空，则非正智。身子之智，必不如是。

疏摩诃目犍连者，摩诃，此云大；目犍连，此云采菽氏，一云莱菔，神通第一。

钞目犍连，姓也，名拘律陀。拘律陀者，树名，栲树神而生，因以为名。其族众多，故别以大。神通者，如佛升忉利，毒龙障佛，诸比丘请降龙，佛皆不许，目连化身大小，龙惧遂服。又如外道移山，制之不动，一城释种，举之梵天，及止车烧堂等，故云神通第一。



疏摩诃迦叶者，此云大龟氏，一云饮光，头陀第一。

钞大龟者，先世学道，有灵龟负图而出，因以为姓。名毕钵罗，亦树也。称大，以别同名，如三迦叶等。饮光者，由宿生为冶金师，与一女人同以金严佛像，遂感世世身如金色，金色晃耀，吞乎余色，名饮光也。头陀者，梵语，此云抖擞，或云淘汰，有十二行，谓：一、阿兰若；二、常乞食；乃至十二、但三衣，以斯苦行扫除尘累，澄净身心也。迦叶年老，不舍头陀，佛悯其衰，劝令休息，迦叶头陀如故，佛乃深赞：“有头陀行，我法久存。”故云头陀第一。

疏摩诃迦旃延，姓也，此云文饰，一云不定，一云扇绳，一云离有无等，南天竺婆罗门族也，论议第一。

钞文饰者，文采修饰也。凡人论议，心虽晓了此理，若直遂而不文，汗漫而不饰，则辞不达意，非善于论议者也。不定者，纵横善巧，是善论议意。扇绳者，子系母故，又破热弹曲为扇绳，不堕断常，发挥中道，为离有无也。如外道问：“人死不还，知无他世。谓人死受苦，应当回还，甘受不还，故无他世。”答言：“如世罪人，被驻牢狱，宁得归否？”又问：“天何亦不归？”答言：“堕厕得出，肯再入否？”如是种种妙说诸义，《增一阿含》赞云：“善



分别义，敷演教道。”故曰论议第一。

疏摩诃俱絺罗者，此云大膝，舍利弗舅，答问第一。

钞大膝者，从状得名。舅者，与身子母是姊弟故。往论胜姊，姊怀身子，机辩迅发，弟不能及，发愤游学，誓不剪爪，读十八种经。答问者，由精勤故，得四辩才，触问能答，故云答问第一。

疏离婆多者，此云星宿，一云室宿，无倒乱第一。

钞星宿者，从星乞子而生，因以为名。室宿者，室为二十八宿中第十三宿，或祷此星故。无倒乱者，心正故不颠倒，心定故不散乱，故云无倒乱第一。

疏周利槃陀伽者，此云继道，一云大路边，仅持半偈，得悟证果。

钞继道者，其母孕时还家，于中路诞子，继续于途路之间，故云继道。大路者，母生二子，皆于路边，言大以别小也。半偈者，出家愚暗，久无所解，兄先入道，怪其无知，遣使归俗，倚佛寺门，嗟叹流涕。佛怜而录之，使诵扫帚，每日诵之，记一忘一，久之忽悟，垢净惑除，得阿罗汉。

疏难陀者，此云善欢喜，放牛难陀也。

钞放牛难陀者，难陀有三：阿难陀、孙陀罗难陀，兼此为三，以放牛别余二故。



疏 阿难陀者，此云庆喜，又云无染，佛之从弟，多闻第一。就当经，则阿难与众同闻净土之教，而独以总持力忆念不忘，成结集也。

钞 庆喜者，佛成道日诞生，王及臣民既闻太子成佛，又闻宫中诞子，双美二难，一时毕具，举国欣庆，因以立名。又见其相者，闻其声者，睹其威仪者，无不欢喜故。无染者，随佛入天宫、龙宫，心无乐著，亦其事也。

佛从弟者，佛，净饭王子；阿难，白饭王子。二王昆季故。多闻者，阿难侍佛二十五年，佛所说法，不忘一字，《涅槃》称阿难多闻士，又迦叶赞曰“佛法大海水，流入阿难心”是也。同闻独忆者，正表强记超乎等夷也，故曰多闻第一。

疏 罗睺罗者，此云覆障，或云执日，密行第一。

钞 覆障者，本阿修罗名，能以手障日月，故名覆障，亦曰执日。障有二义：一云佛为所障，不即出家，以未有子，父王不许出家，后以指腹怀妊，方遂本志，则佛被其障也；一云六年在胎，以宿生曾塞鼠穴，幽之六日，今报六年，则已自被障也。密行者，经云“罗睺罗密行，惟我能知之”，惟佛能知，则菩萨、声闻皆所不知，况凡夫乎？积行而人不知，故曰密行第一。

疏 憍梵波提者，此云牛呌，受天供养第一。

钞 牛呌者，过去世中轻弄沙门，今报牛呌；又



五百世曾为牛故，牛虽不食，恒事虚哨，余报未尽，故称此名。天供者，马麦之报，彼独于天上尸利沙园受供。又凡夫睹形，不知观德，多轻之者，恐人讥笑遭愆，常居天上，诸天敬奉，故云受天供养第一。

疏 宾头卢颇罗堕，上三字，此云不动，名也；下三字，此云利根，姓也。

钞 先名后姓者，其族凡十八，称名在先，别其余也。《奈耶律》云：树提长者以栴檀钵置刹顶上，号于众云：“神力能取者即与。”尊者现通取钵。佛呵责已，敕令不得入灭，留身久住，应末世供，为大福田也。

疏 迦留陀夷，此云黑光。

钞 黑光者，颜容粗黑故。又黑色光耀，异常黑故，夜行乞食，人见惊骇。佛禁夜行，由此制也。

疏 摩诃劫宾那者，此云房宿，知星宿第一。

钞 房宿者，二十八宿中第四宿也，父母祷此星而生子。一云初出家时，将欲诣佛，中路值雨，寄食陶舍。俄有比丘来共宿止，彼比丘者，即佛化现，闻法得道。则房宿者，以于陶家房舍而旅宿故，亦一义也。知星宿者，不假玑衡，通晓天象，故云知星宿第一。

疏 薄拘罗者，此云善容，寿命第一。

钞 善容者，颜貌端正故；寿命者，寿年百有



六十，故云寿命第一。由昔持不杀戒，九十一劫寿不中天。又昔曾施一病僧诃梨勒果，感五不死。初生现异，母以为怪，置之熬盘不死，复置釜中不死，复置水中，巨鱼吞之，鱼为人获，刀破子现，一无所损。火不能炮，汤不能煮，水不能淹，鱼不能噬，刀不能割，名五不死。又闲静少欲，收摄六根，灭度之后，塔犹却贝，故常乐闲居，不处众中，亦称第一。

疏 阿窣楼驮者，一名阿那律陀，此云无贫，亦云无灭，亦云如意，天眼第一。

钞 无贫者，昔于饥世，曾以稷饭施辟支佛，九十一劫资用充足，至今不灭，所求如意，故有无贫等三译。天眼第一者，出家喜眠，佛说法时，昏睡不觉，佛乃呵责，比之螺蛤。发愤精进，经七昼夜，眼不交睫，失其双目。佛教修习乐见照明金刚三昧，遂得天眼，观大千界如睹掌果，故云天眼第一。

△二总结

经 如是等诸大弟子。

疏 如是者，结上。等者，例余。大者，收前大义。弟子者，学在师后曰弟，解从师生曰子。如斯胜会，可谓难弟难兄，善作善述。

钞 结上例余者，前结十六尊者，后例千二百人也。收前大义者，此大弟子，即前大比丘、大阿罗



汉，以一大字摄前二也。学在师后者，先觉后觉，如兄先弟后故。解从师生者，启发育养，而成法器，所谓从佛口生，当绍佛种，如父母生子故。

难弟难兄者，古称元方难为兄，季方难为弟，言兄豪弟俊，无可优劣。今不取彼意，略喻佛为兄，诸阿罗汉为弟，二俱难得故。善作善述者，古称文王以王季为父，父作于前，以武王为子，子述于后。今亦不取彼意，略喻佛为父，诸阿罗汉为子，师资道协故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王数融通，是佛与弟子俱义。

钞台教云：心王如来，心数弟子。今释谓王者，八识也。此八识者，善恶轮转，由之主宰，如王御臣，如师率弟子故。数者，五十一心所也。此五十一，一则恒依心起，二则与心相应，三则系属于心。其于八识，如臣向君，如弟子奉师故。又智觉云：“十大声闻皆是自心十善法数。”毗昙偈云：“欲想更乐慧，念思及解脱，作意于境界，三摩提以痛。”是知大迦叶者，心欲数，以志存出要，善欲心发，舍世恶欲故；富楼那者，心想数，以想则分别，辩才无碍故；迦旃延者，更乐数，以问答往复，更相涉入，论议不穷故；乃至慧舍利弗，念优波离，思罗睺罗，解脱善吉，作意那律，三摩目连，痛阿难等。痛者，受也，领纳意也。王必具数，数必归王，此二相扶，而取开悟。若王若数，不出自心，



但得一心，王数俱尽。

△二菩萨众，分三：初明类，二列名，三总结。△今初

经并诸菩萨摩诃萨。

疏并者，承前言佛说此经，不但声闻与会，大士亦所同闻也。菩萨者，梵语，具云菩提萨埵，今举二字，省文也，此云觉有情。觉情复有三义，又勇、猛、求义。摩诃萨者，此云大道心众生，以具四种大故。又《法华》六大，《佛地》三大，不出四故。菩萨摩诃萨，犹云菩萨中大菩萨也，拣非诸小菩萨故。

钞不但声闻者言小乘、大乘，一切贤圣共闻此经，毋谓净土为菩萨所不屑也。觉有情者，同佛所证之谓觉，无明未尽之谓情也。复有三义者：一、悲智所缘义，言觉是所修佛道，情是所化众生，上以智求，下以悲度也；二、能所合目义，言觉是所求之果，有情是能求之人，以己之心，悟佛之理也；三、利生为急义，言广觉一切有情，所谓未能自度，先能度人是也。

勇、猛、求者，声闻趋寂自安，名为懈怠；大士克志菩提，所谓大强精进勇猛也。大有四义者，《清凉疏》谓：一者，愿大，求大菩提故；二者，行大，二利成就故；三者，时大，经三无数劫故；四者，德大，具足一乘诸功德故。《法华》六大者：信



大法、解大义、发大心、趋大果、修大行、证大道。而信、解、发三，第一愿大中摄；趋者，第三时大中摄；修者，第二行大中摄；证者，第四德大中摄。

《佛地》三大者：一、数大；二、德大；三、业大。德大可知，数即愿意，业即行意，故云不出四意也。拣非小者，如文殊、弥勒等，皆是等地位中菩萨，非初心五品、信、住、行、向故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真妄融，是菩萨义。

钞真不变而随缘，是之谓觉有情；妄成事而体空，是之谓有情觉。真妄不立，唯是一心，成此大道心，号曰摩诃萨。

△二列名

经文殊师利法王子、阿逸多菩萨、乾陀诃提菩萨、常精进菩萨。

疏文殊师利者，此云妙首，亦云妙吉祥，亦云妙德。法王子者，佛为法王，菩萨入法正位，名法王子。又首举文殊者，例前舍利弗义。

钞文殊师利，亦云曼殊室利，言妙首等者，准华严宗，表三法门，曰信、行、智。妙首者，信也，信为万行万德之头首故。妙吉祥者，行也，《佛地经》言：“一切世间亲近供养赞叹，名妙吉祥。”又真谛云：“于怨亲中，平等利益，不为损恼，名妙吉祥。”又生时有十种瑞，一、光明满室，乃至十、象生六牙，名妙吉祥，是即解之行故。



妙德者，智也。经云：“诸佛之母，释迦之师。”岂非妙德？是即行之解故。

入法正位者，如来据中道第一义，而菩萨入于此地，是谓绍隆佛种，当继佛位。如大君体元居正，所生王子，今在东宫，当绍王位，名法王子，又名佛子，其意亦尔。凡菩萨皆法王子，独称文殊者，荆溪云：于王子中，德推文殊。又诸经文殊常为一切菩萨上首故。例舍利弗者，身子智慧第一，文殊大智独尊，如前所明，此经惟智方能信受故。又分别而论，则身子权智，文殊实智，权智明有生净土，实智明无生净土，钝根则从权入实，利根则权实双融。若推本而论，《不思议境界经》云：“复有百千万亿菩萨现声闻形，亦来在坐，其名曰舍利弗等。”则文殊、身子同一甚深智慧，益知此经非浅智所能信矣。

疏 阿逸多者，此云无能胜，即弥勒菩萨也。

钞 弥勒，此云慈氏，姓也；阿逸多，名也。具足当云慈无能胜，以在母胎中即有慈心，故以名族。又过去生中遇大慈如来，愿同此号，即得慈心三昧。又昔为婆罗门，号一切智，于八千岁修习慈行。又弗沙佛时，与释迦如来同发菩提心，常习慈定。又《思益经》云：“众生见者，即得慈心三昧。”又《悲华经》云：“发愿于刀兵劫中，拥护众生。”是则慈隆即世，悲臻后劫，至极之慈，超出凡小，故无能胜。



疏又弥勒既闻此经，龙华必说此经，当知此经流通无尽。

钞问：何知必尔？答：《法华》称古佛放光，为说此经，今佛放光，知必说此，则佛佛说《法华》也。而此经者，度生最急，诸佛共赞，既为诸佛共赞，必为诸佛所说，龙华之会，必说此经，何疑之有？

疏乾陀诃提，此云不休息。

钞不休息者，行诸梵行，历恒沙劫，然后授记，经此多劫，曾不休息故。

疏常精进者，二义：一者，天台云：“见法性常住，行无作正勤故。”二者，《宝积经》云：“此菩萨为一众生，经无量劫，随逐不舍，曾无一念弃舍之心。”乃精进之至极也。

钞二义者：一、是自利，未生善增长，已生善保持，未生恶预防，已生恶速灭，名四正勤。而言见性无作，则了知法性本非善非恶，虽云修善，不修而修，虽云去恶，不去而去，所谓一念不生，是真精进故。二、是利他，为多众生犹未为难，今曰为一众生；少时为一众生犹未为难，今曰无量劫；多劫而易可化度，亦未为难，今曰犹不受化而不弃舍；不弃舍犹未为难，今曰无一念弃舍；如是精进，更无退堕，故名曰常。又不休息，必常精进；常精进，必不休息。此二菩萨，亦名殊而德一者也。



△三总结

经与如是等诸大菩萨。

疏结上例余同前。就当经，则表信、行、愿三，成净土因故。

钞同前者，结上文殊、弥勒等；例余，则普贤、观音一切菩萨也。信、行、愿者，妙首表信，求生净土，信为最先，经云“若有信者”是也。精进表愿、行，精者不杂，进者不退。不杂者，经云“一心不乱”；不退者，经云“不退转菩提”是也。

不休息者，即不退义。又弥勒慈行，乾陀梵行，《观经》云“慈心不杀，具诸戒行”是也，成净土因，则列诸菩萨，非无因故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无不照，是文殊智义；自性不容，是弥勒慈义；自性无穷无尽，是不休息常精进义，余可类知。

钞类知者，自性广大是普贤义，自性圆通是观音义等。如上随举一门以标名字，若各具者，即名字互通，故谓心即名也。如是解者，即于正观心中见一切菩萨也。今见凡夫不见菩萨者，以失正观故，故曰“菩萨清凉月，常游毕竟空，众生心垢净，菩提影现中”。

△三人天众

经及释提桓因等，无量诸天大众俱。

疏及者，承前言净土法门不但诸圣与会，一切



凡众皆同闻故。释提桓因，此云能天主。曰等，又曰无量者，尽一切诸天故。曰大众者，尽一切众生故。俱者，通结并诸菩萨以下文也。

钞上并菩萨，是小大一对，今及诸天大众，是圣凡一对。圣凡共闻此经，毋谓净土为凡夫所不能也。释提桓因者，具云释迦提婆因提。释迦者，此云能；提婆因提者，此云天主，详有五种名，恐繁不叙。迦叶佛灭时，一女人发心修塔，三十二人佐之，今王忉利，统四方三十二天。又《阿含》云：“本为人时，行于顿施，堪能作主。”故曰天主。

等者，等三十二以及其余也。无量者，又增词以尽，则概欲、色、无色诸天也。天有多义，或名昼，以昼长故；或名无愁恼，以常乐故；或名灯明，以无黑暗故。大众者，诸天而下，人及修罗，尽六道一切众生也，一云兼前菩萨、声闻，同名大众。

通结者，上言与大比丘众俱，今此俱者，言亦与诸菩萨、诸天大众俱也。或难：无色，则无耳无身；鬼狱，则极幽极苦，何容与会而闻此经？然无色者无粗色，非无细色也。佛涅槃时，无色天人泪下如雨，则身至耳闻，亦复何碍？地狱、饿鬼，重者或隔不通，轻者未可例判。又佛光所触，地狱天子得证顿圆，然则佛说此经，光照十方，安知鬼狱不得闻也？

疏称理，则自性彻上彻下，是罗汉、菩萨、诸



天、大众俱义。

钞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上而彻乎诸圣也，上亦与之俱；下而彻乎六凡也，下亦与之俱。良以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四等、六度、五戒、十善，万行纷然，乃至八万四千诸尘劳门，唯是一心。真实性中无差别故，龙蛇混杂，凡圣交参，此间佛法住持，本来如是。

△二正宗分，分四：初详陈依正令生信乐，二正示愿行令知修证，三交引佛言令断疑惑，四互彰难事令切感发。初详陈依正令生信乐，分二：初对机，二示法。

△今初

经尔时，佛告长老舍利弗。

疏此下文属正宗，以前是序引，后是流通，唯此为一经所宗之正义也。尔时者，当彼六种成就时也。佛告者，经无发起，佛自说故，良由此经救世最急，不俟请故。

钞凡言尔时，必上有缘起，故云当彼时也。佛自说者，诸经皆有通、别二序，通则证信，别则发起，如《法华》则白毫放光，启一乘之教；《维摩》则毗耶示疾，开不二之谈；《圆觉》《金刚》以及诸经，多因有问在先，然后佛为宣演；今经不然，故无发起。

救世最急者，末世众生根钝障深，解脱禅定甚



难可得，佛以大悲出此一门，横截生死，急救众生，唯恐不及，故不待请。譬如有人卒患恶疮，命在呼吸，比有良方，依之修制，延缓日时，药未及成，命已先殒。现有成药，入口即活，有仁心者，即应速与，尚何俟其礼聘殷勤，然后投剂。佛救众生，意亦如是。

疏问：诸经无论，只如本教二经皆有发起，今经何独不然？答：意弥切故，亦是不发起之发起故。

钞本教二经者，《十六观经》与此经、《大本》，皆专说净土，故称本教。《观经》则韦提伤子恶逆，厌浊求净，而曰“我愿生清净世界，不乐此阎浮提浊恶世”也，是以閻王母子为发起故。《大本》则世尊一日容颜异常，阿难问言：“我从侍佛，未曾获睹威容有如今日，岂非念过去诸佛，或念未来诸佛，故致然耶？”佛言：“善哉！阿难！有诸天教汝来问？汝自问耶？汝所问者，胜布施一四天下声闻、缘觉、诸天、人民，乃至蜎蠕，经于累劫，尚百千万倍不可以及。所以者何？诸天、人民乃至蜎蠕，皆因汝问而得度脱。”是以如来面容为发起故。

今难：诸经发起，且置勿论，只如二经是净土本教，皆有发起，此经不异二经，何以独无，故为此通？言佛说二经，虽亦大悲心切，特示往生，然而观法精微，愿门广大，如前序中说，未若此经，但事持名，即生彼国，尤为要而又要。故佛意于斯，



亦复切而又切，为诸众生作不请友也。不发之发者，现前众生，乐著生死，不求出离，自能发起佛之大悲，说此经故。

疏 独告舍利弗者，例前唯智所信故，又一告一切告故，又净觉云合四悉故。

钞 例前者，即首举身子意，以甚深智慧洞察于净秽之机，融通于事理之际，方能信受不疑，如般若会上首举须菩提者，以般若谈空，须菩提解空第一故也。一切告者，告身子一人，即是告现前一切声闻、菩萨、人、天大众及未来一切诸众生也。

四悉者：一、身子乃左面弟子，经多居首，法应尔故，是世界悉檀；二、身子智慧第一，众所宗仰，彼信净土，众亦信之，是为人悉檀；三、为不信净土者，自鄙不如，转其邪执，是对治悉檀；四、为令习小法者，效其向大，求生净土，究竟成佛，是第一义悉檀。

疏 又不独智为能信，佛果成就，皆由智故。

钞 《华严》二十二，经云：“一切诸佛庄严清净，莫不皆以一切智故。”则知阿弥陀佛亦以此智成就净土功德。而诸众生修净土者，以智生信，则为正信；以智发愿，则为弘愿；以智起行，则为妙行，乃至成佛，恒必由之。盖通因彻果，成始成终之要道也，岂独为信解之门而已哉？

疏 称理，则自性自然智，是佛自告舍利弗义。



钞 无缘而照，弗虑而知，妙性天然，不从他得，是故键椎未动，启请无人，炽然说，无间歇。

△二示法，分二：初总标，二别释。初总标，分二：初标土显依，二标主显正。△今初

经 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。

疏 土是所依，名依报；佛是能依，名正报。今先举依也。是者，指此界言。从此娑婆世界向西而去，名过。佛土者，一大千界名一佛土，过如是佛土至十万亿，言去此方远之远也，非《坛经》十万八千之土也。若据事据理，亦未为远，世以时言，界以处言。极乐者，梵语须摩提，此云安乐，亦云安养，亦云清泰，亦云妙意，名虽小殊，皆极乐义。然土有多种，四土之中，今此极乐是同居土，而亦通前三土；又受用、法性、变化三土，亦同此意；又十种土，亦同此意；又佛虽无土，为化众生，不妨说土。

钞 依报者，身藉土居，故名所依。随所作业，依有胜劣，故名为报。言从是娑婆者，娑婆、极乐在华藏中，二土相望。今云过者，从此西向横亘而过也。一大千者，三千大千世界也，至下六方中辨。十万亿者，从此过西之程，以亿计之，当有十万，谓过一佛土、十佛土，乃至亿佛土，又从一亿佛土、十亿佛土，乃至十万亿佛土，故曰远之远也。然亿有四种：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万万，皆得名亿。今



之所指，未可知也。《坛经》十万八千者，讹指今西域也，亦详辨下六方中。

言未为远者，自有二义：一者，据事，《法华》明东方世界之多，而以抹土点尘计之，则十万亿者，特至少耳。《华严》一世界种，娑婆之外围绕十三刹尘世界，今极乐止过十万亿土，何足为远？二者，据理，则所谓十万亿者，对凡夫生死心量言耳。净业若成，临终在定之心，即净土受生之心也，又谓分明在目前是也，亦何尝远？

时谓过、现、未来，处谓四维上下。单时单处，世界不成，合时与处，名世界也。极乐译有多名，而极之为言，显至极之乐，非人天一切诸乐之比，故特标也。四土者：一曰常寂光土，经云毗卢遮那遍一切处，其佛住处，名常寂光，是极果人所居；二曰实报庄严土，行真实法，感殊胜报，七宝庄严，具净妙五尘故，亦云无障碍土，以色心不二，毛刹相容故，是法身大士所居；三曰方便有余土，断四住惑，属方便道，无明未尽，名曰有余，是三乘圣人所居；四曰凡圣同居土，是四圣六凡之所共居。

四土虽胜劣不同，亦可各分净秽。今极乐国既曰菩萨、声闻、诸天、人民，是与娑婆均名同居，而此方则土石荆棘，四趣纒纒；彼国则八德七珍，人天济济。是同居净也，亦通前三者，随其机异，



所见亦异，有于同居见寂光土，有于同居见实报土，有于同居见方便土，有于同居但见本土，如《法华》云：“我此土安隐，天人常充满。”《像法决疑经》云：“今日坐中无央数众，或见此处山林、地土、砂砾，或见七宝，或见是诸佛行处，或见即是不思议诸佛境界，皆随机异见耳。”

三土同上者：一、法性土，即是寂光；二、受用土，复分自他，同乎实报；三、变化土，同前三、四方便、同居，则极乐者，虽当变化，亦可受用及法性也。十种土者，枣柏所分十种权实，虽极乐是权非实，然是且据权实对待分别言耳。若论随机，权实无定。所以者何？彼云弥陀佛土，为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实理，以专忆念，其心分净，得生净土，是权非实，则知就取相者，非就入理者。若理一心，即权即实，故云无定。又上四土，亦法尔具足，不可但执寂光。若证寂光，于下三土随心寄托，自不拨无，未证寂光，拨无下三，则无复所居之土，错之甚矣。故不信他方有金色世界，《楞严》所深呵也。

佛无土者，《十四科净土钞》云：八地以上，永脱色累，照体独立，神无方所，用土何为？况复诸佛。佛实无土，而言有者，以众生解微惑重，故以福乐引之行善，盖圣人接物之近迹耳，故曰不妨说土。



疏 偏指西方者，定趋向故。西方偏指极乐者，如后文无苦有乐及《往生经》中说。

钞 恐有难言：十方世界皆有净土，何为独示西方，教生彼国？良由道以多歧亡羊，射以专注中鹄，心无二用，功戒杂施。上都仪云：归命三宝，要指方立相，住心取境。以凡夫系心尚乃不得，况离相耶？若夫遍供十方诸佛，还国犹在食时，是生西方以后事，所谓见卵而求时夜，何太早计乎！

又问：然则《华严》何以普礼刹尘如来？答：《华严》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若知此义，或普或偏，常异常同，无足疑也。

无苦有乐，详见后文。又《随愿往生经》言佛国无量，专求极乐者何？一以因胜，十念为因，即得往生故；二以缘胜，四十八愿普度众生故。

疏 问：《观经》云极乐不远，今言十万亿土，二经远近何以不同？答：以是即远之近，即近之远故。若依佛地，则净土远近不可思议。

钞 去此不远者，《观经》云：“尔时，佛告韦提希言：‘汝今知否？阿弥陀佛去此不远。’”今谓即远即近者，良以去此不远，是明过十万亿之极乐，去此不远也；过十万亿，是明去此不远之极乐，过十万亿也。心包法界，何近而非远？法界唯心，何远而非近？交互言之，固无碍也。

不可思议者，《佛地论》云：“如是净土，超过



三界所行之处。为与三界同一处所，为各别耶？答云：有说在净居天，有说在西方等，然亦周圆无际，遍法界故。不可说言离三界处，即三界处，但随菩萨所宜现者，或在净居，或西方等。”则知极乐净土，超出常情，非方不方，无在不在，未可概以同居而为定论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坚固清静，是西方义；自性离障绝非，是过十万义；自性横该竖彻，是世界义。

钞坚固者，西属金体，有坚固义，即自性真常不易，万古如如故。清静者，复有二义：西当肃气，有澄清义，即自性诸妄本空，体露金风故；西当白色，有洁净义，即自性诸染不生，本来一色故。离障绝非者，自性本无烦恼，如十苦、十恶、十缠、十使等，并超越之，有远过义，是知竖净为西，方尽西矣。岂必专标日落，迥绝为过，无弗过矣！谁能更计途程，横亘十方，竖穷三际，非近非远，绝中绝边，则是过不可说不可说微尘佛土，无世界不名极乐，何但有世界名为极乐也？

△二标主显正

经其土有佛，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

疏其者，承上。土必有人，指能依之人曰佛，佛必有号，出本佛之号曰阿弥陀。三世皆有佛，拣过未之佛曰现在佛。佛皆度生，指度生之轨曰说法。现在说法，如《大本》及《大云》中说。



钞 《大本》云：彼佛非过去，非现在，非未来。但以酬其志愿，现在西方，其世界名曰极乐，佛号阿弥陀。《大云》者，《大方等大云经》云：“尔时，世尊熙怡微笑，从其面门出无量光。大云密藏菩萨问故，佛言：‘西方世界有国名安乐，佛号无量寿，现在说法，告一菩萨言：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今说《大云经》，汝可往听。今彼菩萨将来至此。’”则正当释迦说法时，弥陀亦在彼说法，故知非过非未，现在说法。

疏 凡言现在，复有二义：如释迦、弥陀，均名现在，而小不同。

钞 小不同者，释迦贤劫四佛是名现在，而双林示灭，相好难亲，徒仰嘉名，仅存像教。阿弥陀佛则今日今时正于彼国现在说法，是释迦现在之过去，弥陀现在之现在也。古人云：“佛在世时我沉沦，今得人身佛灭度，懊恼自身多业障，不见如来金色身。”感慕伤嗟，一至于此！今释迦虽灭，弥陀现存，但得往生，便能亲炙，而不信不愿，徒为无益之悲，亦惑矣。

疏 又此现在，且据释迦当时而言，实则彻于前后，亦复后后无尽，皆名现在。

钞 前后者，释迦未出世前，弥陀亦现在说法；释迦既灭度后，弥陀亦现在说法；乃至今日，犹云现在。后后无尽者，以释迦说法止于四十九年，迦



叶而上，弥勒而下，纵年数多，亦有限量。未若弥陀说法，至为久远，诸佛莫及，是故不唯今日犹名现在，后后无尽，皆可名为现在说法也。

问：弥陀之后，次补观音，安得无尽？答：弥陀住世几劫，观音补之，曾有数否？彼观音尚云住无央数劫。无央数劫，不可复计劫，不可复计劫，乃授势至，则弥陀可知矣。岂非亦是有尽之无尽耶？况势至之补观音，永无般泥洹时。虽云势至，实弥陀说法无异也。谓之后后无尽，夫奚不可！

疏又此现在，且据释迦对彼而言，实则弥陀现在，即释迦现在。

钞智觉云：总持教中，说三十七佛皆毗卢遮那一佛所现，谓遮那内心证自受用，成于五智，自当中央法界清净智，次从四智流出四方四如来，其妙观察智流出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如来，则一佛而双现二土也。故清凉云即本师也。

疏然诸佛说法，多种不同，今是依正皆说，详如此经及《大本》《观经》中说。

钞多种者，如言说瞻视乃至香饭等，故极乐世界不但金口说法，依正悉尔，如《大本》云阿弥陀佛为诸菩萨、声闻、诸天、世人广宣大教，敷演妙法，莫不欣然悦适，心得解悟，各有所得。又云东方恒河沙数诸佛各遣无量菩萨、声闻，至阿弥陀佛所，听说妙法，四维上下亦复如是，是正报说法；



此经水鸟树林演畅妙法，及《大本》《观经》如后文中详引，是依报说法。又《大本》云彼国莲华出无量光，光中出无量佛，一一诸佛皆说妙法，是依正俱时说也。

疏有谓说法是应身、报身，有谓三身齐说，各随机见。

钞应身说者，有云法身一向不说，报身具说不说，应身定说，则彼佛说法当是应身，然亦兼报。如《大本》高出一切世间之身，《观经》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沙由旬之身，则岂定丈六？然经云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，何得定言法身不说？当是随机所见，自不同耳。

疏所惜者，万里百城，为参知识，梯山航海，云礼道场，岂可万德如来现在说法，漠然不顾，甘堕城东，是则名为可怜悯者。

钞万里者，僧问大随：“劫火洞然，未审这个坏不坏？”答云：“坏。”僧曰：“恁么则随他去也？”答云：“随他去。”僧疑不决，往还万里，广参知识，始得大悟。百城者，善财南游百一十城，参五十三善知识，引此以况阿弥陀佛，是最上知识也。

梯山航海，如峨眉、普陀等，引此以况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最胜道场也。然古之跋涉，盖为亲炙圣贤，今日奔驰，只是遥瞻影像，而且备经险阻，不惮劬劳。何得现在慈尊，舍之不往？城东老母，与



佛同生而不见佛，非此之流耶？过未之佛，势所难逢，现在空过，故可怜悯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体自灵知，是其土有佛义，自性即今显现，是现在说法义。

钞终朝侍佛侧，不见金容，竟日坐法筵，罔闻妙道，遂使魔王混于佛殿，邪法乱乎真宗，但能返照心源，佛法一时双足。

△二别释，分二：初依报，二正报。初依报，分二：初总名极乐，二别示庄严。△今初

经舍利弗！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

疏先释依者，顺上文故，亦令众生欣乐故。苦者，逼恼之义，为四谛首。众苦者，诸经论开有三苦、八苦、十苦、百一十苦。又约二种生死，则变易亦苦，况其余者。以苦事非一，故曰众苦也。诸乐者，如经所陈二种清净庄严，亦以乐事非一，故曰诸乐也。极乐者，以诸国苦乐有其四种：有苦多乐少者，有苦乐相半者，有苦少乐多者，有无苦纯乐者。今当第四故。

钞四谛者，苦、集、灭、道，苦居最先，知苦，乃断集、修道、证灭也。三苦者：一、苦苦，谓受有漏身，已名为苦，更加种种逼恼，则苦而复苦也，是为欲界苦；二、坏苦，谓当乐坏时，不胜忧恼也，是为色界苦；三、行苦，此苦处中，即不



苦不乐，念念迁流也，是为无色界苦。又欲界具三，色兼后二，无色唯行，为三苦也。而彼国离欲清静，则无苦苦；依正常然，则无坏苦；超过三界，则无行苦。

八苦者，生居胎狱，老厌龙钟，病受痛疴，死悲分散，爱则欲合偏离，怨则欲逃偏遇，求则欲得偏失，乃至五阴炽盛，总成上七，名八苦也。而彼国莲华化生，则无生苦；寒暑不迁，则无老苦；身离分段，则无病苦；寿命无量，则无死苦；无父母、妻子，则无爱别离苦；诸上善人同会一处，则无怨憎会苦；所欲自至，则无求不得苦；观照空寂，则无五阴盛苦。十苦者，《菩萨藏经》谓：一、生苦；二、老苦；乃至十、生死流转苦。百一十苦者，《瑜伽论》：一、无差别流转苦；二、欲苦、痴苦，乃至五十五苦；次九种苦，于九种中，又次第叠开成五十五，合之为百一十苦。今彼国皆无也，然约之不出三苦、八苦，摄种种苦。

二种生死者，谓分段、变易。分段者，四大所成，有分齐段落，如上八苦中说；变易，则二乘菩萨虽离分段，未免四相迁流，因移果易，亦名为苦。彼国莲华化生，一生不退，何虑二种苦也？《大本》云彼国不闻苦名，何况实苦？故云无有众苦。

二种清静者，论明：一者，器世间清静；二者，众生世间清静，即依正二报，功德庄严，如下文中，



及《大本》《观经》详辩。

问：《净名》云：“一切众生即寂灭相，不复更灭。”则一切国土即极乐相，何更有乐？今开苦乐，似违彼经。答：贤首大师释彼经意，谓是但以迷倒妄见生死，名在此岸；悟生死空，本来圆寂，即名彼岸。今谓亦以迷倒妄见五浊，名住娑婆；悟五浊空，本来清静，即名极乐。国土常净，众生自迷，迷多悟寡，示苦示乐，不容已也。

疏 苦乐相对，正以彼此二土较量胜劣，令生欣厌，如难易十种等。

钞 相对者，以此极苦对彼极乐，一胜一劣，天壤较然，欣厌自生，取舍自定。十种者，慈云忏主开此土、彼土难易十种，今以苦乐对之：一者，此土有不常值佛苦，彼土无之，而但有华开见佛，常得亲近之乐；二者，此土有不闻说法苦，彼土无之，而但有水鸟树林皆宣妙法之乐；三者，无恶友牵缠苦，而有诸上善人俱会一处之乐；四者，无群魔恼乱苦，而有诸佛护念，远离魔事之乐；五者，无轮回不息苦，而有横截生死，永脱轮回之乐；六者，无难免三途苦，而有恶道永离，名且不闻之乐；七者，无尘缘障道苦，而有受用自然，不俟经营之乐；八者，无寿命短促苦，而有寿与佛同，更无限量之乐；九者，无修行退失苦，而有入正定聚，永无退转之乐；十者，无尘劫难成苦，而有一生行满，所



作得办之乐。等者，如《安国钞》开为二十四乐，《群疑论》广为三十益，皆举乐明苦，举益明损，大意同前，兹不繁载。

疏 四土苦乐，略如天台教中说。

钞 所谓见思轻重，同居苦乐；体析巧拙，方便苦乐；次第一心，实报苦乐；分证究竟，寂光苦乐。文繁不叙。

疏 问：菩萨捐弃五欲，虽轮王，不以为乐；悯念众生，虽地狱，肯代其苦。何得舍苦众生，自取乐土？答：智者《十疑论》中详明，又更有取舍多说，不可不辩。

钞 论云：菩萨未得无生法忍，不能度生，喻如破舟拯溺，自他俱陷。求生净土，得无生忍已，还来此世，救苦众生，乃克有济。故初心菩萨必先舍此苦处，生彼乐处。据此，则舍苦者，正欲拔众生之苦；取乐者，正欲与众生以乐也。

自利利他，是菩萨道，岂二乘独善之可俦乎？又多说者，圭峰释《圆觉》，种种取舍，皆是轮回，谓如舍此娑婆，取彼净土。而大梅亦云：舍垢取净，是生死业。故今辩云：此等语言非不极致，但得旨则号醍醐，失意则成毒药，尽令而行，何但舍娑婆垢，取极乐净为取舍也？纵谓我土惟心而舍境取心，亦取舍也；纵谓我无取舍而舍此有取舍，取彼无取舍，亦取舍也，亦轮回生死业也。宁知理无分限，



事有差殊？理随事变，则无取舍处，取舍宛然；事得理融，则正取舍时，了无取舍。故菩萨虽知一切法平等不二，而示苦乐境，开取舍门，权实双行，理事无碍。斯论且置，今汝自审，果能糟糠臭腐以为饮食，不异膏粱否？厕溷坑井以为床榻，不异华堂否？木皮草叶以为衣服，不异罗绮否？虎兕熊罴以为伴侣，不异父母兄弟否？冬坐冰雪，不异缁纩否？夏暴烈日，不异凉风否？乃至地狱中锉烧舂磨，不异入第三禅否？异类中行，不异游戏否？如其不然，宛尔凡夫，何得妄以大圣人过量境界而为己有，取快一时，流害无尽？应闻此语，生大悔恨，起大觉悟，涕泪悲泣，求生净土。

故苕水评圭峰疏，谓欣厌取舍。虽谓迷真起妄，亦能顺教成功，但知全修即性，则欣厌本空，况安养一门，诸佛共赞，往来法界，弥显唯心，托彼胜缘，速登宝觉，实生物归栖之正路，乃圣人汲引之妙权也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无染，是无有众苦义；自性常净，是但受诸乐义。

钞染是苦义，净是乐义，自性无染常净，是无苦常乐也。《华严》六地观察无明，以无明至六入是行苦，触受是苦苦，余是坏苦。我今此心，无无明，乃至无老死等，成无苦义。无此十二支，即真解脱，成受乐义。经云无上菩提觉法乐，无上涅槃寂静乐，



皆乐义也。以上且顺经文苦乐对待，如实而说，染既不立，净亦何存？净秽双忘，苦乐平等，如斯之乐，乃所以为极乐也。圣解还成魔境，佛见早堕铁围，是故我观极乐，实无可乐，若有可乐，与苦何别？

△二别示庄严，分四：初栏网行树，二池阁莲华，三天乐雨华，四化禽风树。初栏网行树，分二：初详陈，二总结。△今初

经 又舍利弗！极乐国土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皆是四宝周匝围绕。

疏 此正明乐事也。栏楯围于树外，罗网覆于树上，重重相间，其数有七也。四宝者，七宝前四也；周匝者，遍满；围绕者，回护。言重重皆四宝所严饰也。

钞 栏楯者，横曰栏，直曰楯。此方华木，亦作栏楯，一防物损，二示美观。彼土虽牛羊绝牧，玩好无心，而万行功德之所庄严，任运成就也。罗网义同此。行树者，次第成行，无错乱也。七重者，一重栏网围覆一重行树，故曰重重相间也。三事虽此方亦有，而质唯木石，彼纯以宝也。

七宝前四者，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瓈也。周匝围绕者，如《瑞相经》云：“无量宝网皆以金缕珍珠、百千杂宝，庄严较饰，周匝四面垂以宝铃，光色华耀，罗覆树林。”《大本》云：“其网柔软，如兜罗



绵。”则非世宝，必待雕琢矫揉而为严饰也。栏楯宝饰，例此可知。《大本》云：“诸宝岸上有无数栴檀香树、吉祥果树，行行相值，茎茎相望，枝枝相准，叶叶相向，华华相顺，果果相当。”如是行列，数百千重，是名为行。又云：“七宝诸树，遍满世界。”所谓金根金茎，枝叶花果亦皆以金，则名一宝；金根银茎，枝叶花果亦分金银，则名二宝；如是三宝、四宝，其宝间错，辗转增多，乃至七宝。又云：“诸佛净国，殊胜庄严，于宝树中，悉皆出现，犹如明镜。”《观经》云：七宝行树，一一树高八千由旬，一一华叶作异宝色，琉璃色中出金色光，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等。又云：“妙真珠网弥覆树上，一一树有七重网，一一网间有五百亿妙华宫殿，如梵王宫，诸天童子自然在中。”又云：“一一树叶，纵广正等二十五由旬，其叶千色，有众妙华作阎浮檀金色，如旋火轮，宛转叶间，涌生诸果，如帝释瓶，有大光明，化成幢幡无量宝盖。是宝盖中映现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佛事亦于中现。”

又《大本》云佛讲堂、阿罗汉舍宅，各各内七宝池，外七宝树，数千百重。据此，则三经详略为别，此但言七重，彼言数千百重；此但言罗网，彼言罗网之中出天宫殿；此但言行树，彼言行树之中现大千界；又此言四宝，彼言七宝。盖今经略示，彼经详陈，以简摄繁，取文省故。文虽不足，义实



无欠，如灵芝云七重栏楯，凡佛菩萨住处皆然，非谓一国只七重也，则知数百千重者，多种七重积而成之，七七相重，重重无尽也。余可例见。

疏又皆言七者，表七觉支、七圣财等。

钞七觉见后。七圣财者：一信，二戒，三闻，四舍，五慧，六惭，七愧。前五如宝，后二如人，善守财故。

疏又《大本》言：“阿弥陀佛道场树，高十六亿由旬，四布枝叶，八亿由旬，树本隆起五千由旬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复垂众宝以为瓔珞，复有宝网罗覆其上。”据此，则行树之外，别有佛道场树。今文省便，即行树中摄。又论中功德草，亦树中摄，《大本》其树有香，亦宝中摄。

钞道场树，即菩提树。如释迦佛，亦坐树下而成正觉是也。十六亿由旬者，王氏《大本》云：“一千六百由旬。”夫行树尚及八千，佛树何得反劣？今所引《宝积》本也，即行树摄者，以道场树，亦复根茎枝叶华果行行相次，故行树足以摄之也。

功德草者，论云：“宝性功德草，柔软左右旋，触者生胜乐，过迦旃邻陀。”今不言者，以木摄草故。树香者，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国中华树，俱以无量杂宝、百千种香而共合成，其香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，皆修佛行。”今不言者，异宝必有奇香，以宝摄香故。



△二总结

经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

疏结前例后。

钞结前者，由此栏网行树清净庄严，所以珍域别于泥沙，琼树异于荆棘，无一切苦，有一切乐，名极乐也。例后者，后文“功德庄严”下，虽无名为极乐之句，义则有之；此中“名为极乐”下，虽无功德庄严之句，义亦有之，文互见也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万德纵横，是栏楯义；自性包罗法界，是宝网义；自性长养众善，是行树义。

钞纵横者，六度万行不离自性，如自性本无慳贪，是名布施。以施为纵，施无染心，则横成戒度；施无傲心，则横成忍度；施无倦心，则横成进度；禅定、智慧亦复如是。余之五度，例上可知。众妙毕具，是即美观；诸妄不干，是即防损。

包罗者，自性弥满清净，包法界故。长养众善者，如《华严·离世间品》云：“菩萨妙法树，生于直心地，信种慈悲根，智慧以为身，方便为枝干，五度为繁密，定叶神通华，一切智为果。”又《净名·佛道品》云：“无漏法林树，觉意净妙华，解脱智慧果。”皆根本于心地，而发生无尽者也。奈之何栏楯毁而斧斤入，罗网颓而荫覆疏，尚枯瘁其根枝，况发荣于华果，然而觉林如故，道种非遥，何不猛与滋培，重加整饰，便见庭前柏树，槛外药栏，行



行般若真如，面面菩提佛性。

△二池阁莲华，分四：初池水，二阶阁，三莲华，四总结。△今初

经 又舍利弗！极乐国土有七宝池，八功德水充满其中，池底纯以金沙布地。

疏 又者，承上，不但陆地庄严，有如是栏网行树、池水庄严，亦复胜妙无比也。七宝池者，七宝所成，池中之水亦七宝故。

钞 七宝所成者，拣异此方土石所成，故《大本》云：“内外左右有诸浴池，或十由旬，或二十、三十，乃至百千由旬。”犹如大海，一宝、二宝乃至七宝所共合成，又云若彼佛池，其方倍此，皆七宝成。今经不言佛池，总摄池中故。

水亦宝者，《观经》云：“一池水七宝所成，其宝柔软，从如意珠王生，分十四支，作七宝妙色，黄金为渠。”又云：“其摩尼水流注华间，寻树上下。”今止言宝池，不言水亦宝成，及流注上下，总摄水中故。水本就下，从下上流，此方所无故，如《下生经》云“兜率陀天有水游梁栋间”，即其类也。

疏 八功德者，唐译云：一、澄净；二、清冷；三、甘美；四、轻软；五、润泽；六、安和；七、除饥渴；八、长养诸根。具八种功德，利益众生也。

《观经疏》开八德，与此小异。池底金沙者，金沙



为底，无泥滓也。

钞一、澄净者，谓澄渟洁净，离污浊故；二、清冷者，谓清湛凉冷，无烦热故；三、甘美者，谓甘旨美妙，具至味故；四、轻软者，谓轻扬柔软，可上下故；五、润泽者，谓津润滑泽，不枯涩故；六、安和者，谓安静和缓，绝迅泛故；七、除饥渴者，谓水仅止渴，今兼疗饥，有胜力故；八、长养诸根者，谓增长养育身心内外故。

《观疏》八德者：一、轻；二、清；三、冷；四、软；五、美；六、不臭；七、饮时调适；八、饮已无患。与上大同小异。此合轻软，彼分为二；此无不臭，彼缺润泽及与安和。然义则互见，以澄净清冷必无臭恶，既轻且软，岂不安和？略少润泽，故云小异。又彼配六入，此则澄净色入，甘美味入，至云长养诸根，则耳、鼻、身、意皆摄之矣。又《大本》云大河之下金沙布地，有诸天香，世无能喻，随水散馥，杂水流芳，皆香入之证也。下文“说法”，是声入与法入证也。

问：甘美轻软，除饥长根，此方所无，则诚然矣。凡水悉皆清冷，悉皆润泽，何彼水以二独称功德？答：此水虽亦清冷，逢日则炎，遇火则沸，彼纵劫火临之，清冷自如，终不炎沸故。此水虽亦润泽，日晒则干，火逼则涸，彼纵劫火临之，润泽自如，终不干涸故。



金沙者，《观经》云：“真金为渠，渠下皆杂色金刚而为底沙。”《大本》云：“纯一宝池，底沙亦以一宝；黄金池者，白银底沙；水晶池者，琉璃底沙；二宝为池，底沙亦二；乃至七宝亦复如是。”今止金沙，文省便故。

疏 又《大本》叙宝池水毕，复开三种殊胜妙用：一、水能随意；二、水能说法；三、浴毕进业。

钞 随意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诸上善人入七宝池，澡雪身体，意欲令水没足，水即没足；欲令至膝，水即至膝；欲令至腰、至腋、至颈，及灌其身，悉如其意；欲令还复，水即还复。调和冷暖，无不顺适，开神悦体，涤荡情虑，清明澄洁，净若无形。”是水本无心，能随人心意所欲也。

说法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微澜洄流，转相灌注，不迟不疾，安详徐逝，波扬无量自然妙声，或闻佛声，或闻法声，或闻僧声、寂静声、空无我声、大慈悲声、波罗蜜声、十力、无畏、不共法声、诸通慧声、无所作声、不起灭声、无生忍声，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声，称其所欲，无不闻者，发清净心，成熟诸根，永不退于无上菩提。”是水本无情，善能说诸妙法也。

浴毕进业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既皆浴已，或各坐于莲华之上。”又云：“有在地讲经者、诵经者、自说经者、授经者、听经者、念经者、思道者、坐禅



一心者、经行者，有在虚空中讲经者，乃至坐禅经行者，各随其质而有所得。未得四果者，因得四果，未得不退转地菩萨，得不退转。”是水不但以可浴为功，又能利益于既浴之后也。以上三种殊胜，皆摄宝池德水中故。又《后出经偈》云“但有河水流，音响如说经”是也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汪洋冲融，是宝池义；自性悉备一切功德，是德水义。

钞汪洋冲融者，汪，深貌，自性深玄无尽，如池底故。洋，广貌，自性广远无际，如池量故。冲融者，中和貌，自性非真非俗，纯粹至善，如池纯以宝成故。备诸功德者，自性无染，即澄净德；自性无烦，即清凉德；自性无恶，即甘美德；自性无我，即轻软德；自性无竭，即润泽德；自性无暴，即安和德；自性无乏，即除饥渴德；自性出生一切万善，即长养德。又自性顺万物而无情，上行则入圣流，圣无所增；下行则入凡流，凡无所减，不变随缘，周遍法界。所谓流注华间，及诸梁栋者也。永明云：“水有十德，同真性故。”意正如是，定水湛然满，浴此无垢人，无垢亦无净，是名八功德。

△二阶阁

经四边阶道，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瓈合成；上有楼阁，亦以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瓈、砗磲、赤珠、玛瑙而严饰之。



疏 四边者，中为池水，周围四边为阶道也。金者，梵语苏伐罗。银者，梵语阿路巴。琉璃者，此云青色宝。玻瓈者，此云水玉。砗磲者，此云大贝。赤珠者，梵语钵摩罗伽。玛瑙者，梵语钵摩罗伽隶。以斯七宝庄严较饰也。

钞 阶道者，离地曰阶，坦途曰道。楼阁者，重屋曰楼，岑楼曰阁。如《观经》言：“黄金地上，一一宝中五百色光，其光如华，成光明台，楼阁千万，百宝合成。”《大本》云：“阿弥陀佛讲堂精舍、宫殿楼阁，皆以七宝胜于此界第六天上天帝所居百千万倍，菩萨所居亦复如是，诸天及人，宫宇楼阁称其形色、高下、大小，或以一宝、二宝，至无量宝。”又《佛地论》云：“且说七宝，其实净土无量妙宝。”故知曰四宝者，文省便也。

又《华严·入法界品》云：“危楼迴带，阁道傍出，栋宇相承，窗闼交映，阶墀轩槛，种种满足，一切皆以妙宝庄严。”即斯义也。又《大本》云：“是诸楼阁，有随意高大，浮于空中，若云气者，有不能随意高大，止在地上者，以求道时，德有厚薄所致。”又云：“楼观栏楯，瓔珞覆上，皆作五音。”又《观经》云：“楼阁两边各有华幢，无量乐器以为庄严，八种清风鼓此乐器，演说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之音。”以是推之，则此止言楼阁，不分佛及菩萨、天人，亦不分在空在地，亦不言乐音演法，悉文省也。



金者，四义：一、色无变；二、体无垢；三、转作无我；四、能令人富。银四义同，而功稍劣。琉璃青色，是其正译，又名不远者。不远，山名，山出此宝，以近波罗奈城故。水玉者，今水晶也。砗磲，言大贝者。贝为海中介虫，大者名宝，一云非梵语，以其似车之渠。渠者，辘也。赤珠者，《佛地论》云：“赤虫所出，有天赤珠。”名因陀罗，非世所有。《大论》真珠或出鱼腹，或出蛇脑，或出蚌胎，或生竹中，则色非定赤，故以前译为正。玛瑙者，或云丹丘之野，鬼血所化，一云如马脑故。

庄严者，有整齐义。较饰者，有文彩义，以斯严饰，则如前或以一宝、二宝，乃至七宝之类是也。又此七宝，姑取名同此方，实则不类，如天金、天银，已非人世所有，何况彼土。

疏 又七宝者，常喻取贵重义，如《梵网》中说。

钞 贵重者，《梵网经·菩萨心地品》言“弃舍大乘经律不学，而学外道二乘邪见”等者，如舍七宝，反取瓦砾。对瓦砾言，故知宝者，取贵重义，正明二土净秽不同，令欣厌故。

问：尧处茆茨，箕谏象玉，世间王臣且崇素朴，净土菩萨何贵宝严？答：此有二义：一者，上智之士，知心净则土自净，正胜则依必强，理固有然，心实无著，喻如舜在畎亩，躬荷犁锄，一承尧禅，警蹕冕旒，不期自办，舜何乐焉？故曰有天下而不



与也。二者，曲为钝根凡夫，须示苦乐，令生欣厌，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，喻如正厄饥寒之国，忽闻饱暖之乡，方沉幽暗之崖，乍睹光明之境，岂不身心踊跃，舍故即新？但得往生，终成解脱，方便接引，当如是耳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平直，是阶道义；自性高邃，是楼阁义；自性具足功德法财，是七宝义。

钞平直者，自性解脱自在，离诸垢污，旷阔坦夷，无有偏陂，是名阶道。高邃者，自性迥超尘境，观照不遗，囊括虚空，广博无尽，是名楼阁。功德法财者，自性常而不迁，净而不染，我而随缘不碍，乐而富有不亏，是名金银。自性内外明彻，无障无碍，是名琉璃。自性本体洁白，离过绝非，是名碎磔。自性光明炽然，是名赤珠。自性坚实不易，是名玛瑙。众美毕具，资成法身，是名严饰也。且善财遍历重城，博参群彦，最后于弥勒楼阁弹指而登，今但持名，不涉回途，便居妙境，其如终日宝阶行，自称迷路汉，可谓倚门弹指，不知身在玉楼中者也。惜哉！

△三莲华

经池中莲华，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、黄色黄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，微妙香洁。

疏上言池外，今表池中。莲华，梵语芬陀利，亦云优钵罗，亦云钵特摩，亦云拘勿头。



钞 梵语芬陀利，此云白莲华，未开名屈摩罗，将落名迦摩罗，处中正开，名芬陀利。优钵罗者，青莲华也；钵特摩者，红莲华也；拘勿头者，黄莲华也。

疏 车轮者，言其形也，大小无定，《婆沙》等说，种种不同，各随机见。

钞 车轮大小者，《婆沙论》云：“轮王千辐金轮，周圆十五里。”《华严钞》云：“金轮大一由旬。”《观经》云：“一一池中有六十亿七宝莲华，团圆正等十二由旬。”《大本》云池中莲华或一由旬，乃至百由旬、千由旬，而人世车轮，大不逾丈，不可以此而为定准。又云：“众宝莲华周遍世界，一一宝华有无量百千亿叶。”按经别莲华胜劣三种：十叶、百叶、千叶。今曰无量百千亿叶，叶既无量，则华之大亦无量矣。

又《如来藏经》云：“尔时世尊于栴檀重阁，正坐道场而现神变，有千叶莲华，大如车轮，华中化佛各放无数百千光明。”故知车轮不可思议，宁得局以人世常所御车而为限量？

随机者，以或小或大，由其因地念佛，功有胜劣，机感自致耳。乃有以华如车轮，抑此经为散善，盖未考于轮义。

疏 大如车轮，且喻形体，以轮喻德，亦有多义。

钞 形体者，轮体围圆，有莲象也。多义者：又



轮有转义，此莲华者，托孕众生，易凡成圣，即转义故；又轮有辗义，此莲华者，不染污浊，破除烦恼，即辗义故；又轮有飞行义，圣王金轮，一日之中绕四天下，此莲华者，遍至十方，接彼念佛众生归于极乐，即飞行义故。余不烦举。

疏 青黄赤白，言其色也。不唯举色，而言光者，此土莲华有色无光故。但举四色者，省文也。

钞 四色解，见前疏。光者，从色而发，如珠莹洁，则能发光。彼土莲华至为清静，故有光也。《大本》云：“青色青光、白色白光，玄黄朱紫之色，其光亦然，炜烨灿烂，明耀日月，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，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，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，普为十方众生说微妙法。”据此，则青、白、玄、黄、朱、紫已成六色，而《佛地论》复云七宝，故知四色，其文省故。其实莲华具无量色，具无量光也。又不言说法者，亦文省故。

疏 微妙香洁，言其德也。举四德者，亦文省故。

钞 四德者，离垢是莲华正义，推广其义，略说为四：一、言微者，复有四义，二同二别：一者，根潜池底，不可窥视，是为幽微；二者，不生高原陆地与繁华丽蕊而争妍艳，是为隐微；三者，《观经》言：“一一叶上有八万四千脉，犹如天画。”是为细微；四者，七宝所成，珍奇粹美，是为精微。前二通于此方，后二彼国独擅，故二同二别。



二、言妙者，复有十二义，四同八别：一者，方华即果，不待华落，是为因果同时妙；二者，染而不染，不染而染，是为垢净双非妙；三者，一华遍围于子外，众子罗列于华中，是为总别齐彰妙；四者，昼则开敷，夜则还合，是为隐显随宜妙；五者，巨莲在中，而有百千万亿莲华以为眷属，是为主伴相参妙；六者，上中下品各三成九，九九无量，随其宿修，不相错谬，是为胜劣分明妙；七者，大一由旬，乃至百千万亿由旬，是为小大无定妙；八者，不以春生，不以秋瘁，亘古常新，是为寒暑不迁妙；九者，朱紫玄黄或复纯白，杂色杂光亦复如是，是为彩素交辉妙；十者，生于彼国，而能从空来至此土迎取当生，是为动静同源妙；十一者，诸佛菩萨结跏其中，念佛众生托质其内，是为凡圣兼成妙；十二者，此方念佛，华即标名，勤惰才分，荣枯顿异，是为感应冥符妙。前四后八，同别可知。

三、言香者，此方彼国相较胜劣，亦有二义：一者，此方则出污泥中，宜为所溷，而清馨澹然，是为秽中香；二者，彼国则如《大本》言：“光色既异，香气亦异，芬芳馥郁不可胜言。”故青莲华香、白莲华香，诵斯偈者，尚致口出莲华之香超一切香，香无与比，是为香中香，则知此方之香已胜余华，彼国乃胜而又胜者也。

四、言洁者，此彼胜劣，亦有二义：一者，此



方则出污泥中，宜为所染，而莹然清淨，是为垢中洁；二者，彼国则根自金沙，异浊土故；生从德水，异常流故；质成妙宝，非凡卉故；超一切洁，洁无与比，是为洁中洁，胜而又胜，例上可知。以上从其切近，略表四德。若广演之，亦应无量。

问：有谓下品下生，生铁莲华，其说然否？答：未见佛说，如上所明，色不止四，有七宝华，则知金莲华者，黄色所摄；玻瓈、砗磲及与银莲，白色所摄；赤珠、玛瑙，红色所摄；乃至琉璃，亦黄色摄。推而广之，帝青莲华，青色所摄，如真珠等，亦白色摄。以是参合，应无铁莲。铁于五金，金所贱故；铁于七宝，宝所无故。九品下生犹胜天宫，天宫皆以宝成，不闻有铁，况在西方，何得有此？

疏又莲华者，往生彼国托质之所，念佛之人，特宜知此。

钞托质者，未证无生，生必有托。六趣众生，则中阴之身自求父母；往生善士，则一弹指顷莲华化生，下文“一心不乱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”，即是生此莲华中也。是莲华者，乃卸凡壳之玄宫，安慧命之神宅。往诣之国，号曰莲邦；同修之友，号曰莲社；约禅诵之期，号曰莲漏；定趋向之极，号曰莲宗，重其事也。

修净土者，若礼佛时，当想己身在莲华中作礼，佛在莲华中受我礼敬；若念佛时，当想己身在



莲华中结跏趺坐，佛在莲华中接引于我，然后一心持名。昔有二僧，作莲华开合想，遂得往生，况复加之一心持名而不生者。

问：此经不兼色像，今胡乃尔？答：有专主故，兼亦无碍。如菩萨偏行六度时，以施为专主，余非不修，但随力随分。今念佛亦然，专主于观想者，少时持名；专主于持名者，少时观想，亦随力随分之意也。所谓不兼色像者，盖恐一心执持名号，又一心观想色像，不唯心无二用，而两事双行，轻重不分，俱无成就耳。苟明于正助之义，则一心持名以为其正，少时之助，助亦归正，如火益薪，复有何碍？

疏称理，则自性清净光明，是莲华义。

钞 清净，表色，自性纤尘不立故；光明，表光，自性万法朗然故。《佛地论》云如是假实之色，皆不离佛净心，即此净心能显假实之色，故经云“青色青光、黄色黄光”等，是光色不二，寂照双融也。又自性寂，是华合义；自性照，是华开义；自性具足一切善法，是微妙香洁义。然则不离尘境，未浴宝池，常在莲华中，经行及坐卧。

△四总结

经 舍利弗！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

疏 如上栏网、行树、池阁、莲华，种种庄严，皆是阿弥陀佛因中所发大愿，及愿后所修大行，无



量功德之所成就也。如《华严》中愿行亦同此意。

【钞】愿以起行，行以实愿，菩萨因地莫不皆然，行满愿遂，名为成就。因中者，为法藏比丘时也。言愿者，所发四十八愿也。有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生我刹者，皆于七宝水池，莲华化生。”又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我刹中自地以上至于虚空，皆有宫殿楼阁、池流华树，悉以无量众宝、百千种香而共合成。”又云：“若我成佛，周遍国中诸庄严具，无有众生能总演说。”是为大愿。

言行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佛所，摄取二百一十亿佛刹清净之行，如彼修持。”又云：“法藏比丘发四十八愿已，住真实慧，勇猛精进，阿僧祇劫修菩萨行，护身口意，修行六度，了空、无相、无作，以行教化，致无量众生发菩提心。”是谓大行。

言功德者，即此行愿，名为功德，《大本》云：“如是积功累德，无量千万亿劫，功德圆备，方得成就斯愿，而入佛位。”华严愿行者，《华藏世界品》云：“此华藏庄严世界海，是毗卢遮那往昔微尘数佛所，修微尘数大愿之所严净。”又下云：“普贤智地行悉成，一切庄严从此出。”例法藏愿行，亦犹是也。

【疏】又功德者，无漏性功德也，复有胜劣，今是胜功德故。

【钞】无漏功德者，初祖以营修世福为有漏之因，



不名功德。又云功德在法身中，则此之大行大愿，皆自性无漏功德，非事上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也。胜劣者，声闻、菩萨，乃至佛，皆有功德，小大悬殊。今是彼佛因地修无量愿行之所成就，崇功至德，不可思议，故云胜也。

疏问：《金刚般若》谓“庄严佛土者，实非庄严，是名庄严”，今乃广陈依正，云何二经意义相背？答：性相不殊，所宗异故。

钞性相不殊者，全性起相，全相归性，性相本非二物，而当经各有所宗，彼经以无相为宗，故唯明第一义相，不取形相，实则清净心中，身土自现，喻如磨镜，尘尽像生。其专言性者，盖即相之性，非弃相而取性也。今经以劝生净土为宗，故于极乐依正种种庄严，反复开明，令起欣慕，实则相本自空，唯心唯识。其广陈相者，盖即性之相，非离性而言相也，为门各别，究竟是同，故知二经义不相背。

疏问：诸天宫殿园苑亦以宝严，与此何别？答：粗妙异故。

钞粗妙者，如世珠玉，虽均名宝，而质有粗妙，价有重轻。故诸天自下而上，依正庄严；从粗渐妙，胜劣迥殊。何况极乐超越三界，宁不宝严之中独为最胜？经云：“轮王亦有三十二相，而不及佛。”即此意也。



疏 又此功德，虽佛力成就，亦兼由众生，以心净土净故。

钞 兼由众生者，《维摩经》云：“直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不谄众生，来生其国；深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。”乃至万行，悉亦如是。是以此方念佛，彼土莲成，则极乐种种清净庄严，虽彼佛为菩萨时之所成就，而谓勤修净业众生，共与成就，亦可也，故曰“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”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能生万法，是庄严义。

钞 六祖云：“何期自性能生万法。”《华严经》云：“一切宝铃网，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，一切宝楼阁，无著善根、无生善根所生，乃至衣盖幢座等，莫不皆然。”又云：“此华藏庄严世界海中，若山河乃至树林尘毛等处，一一皆是称真如法界，具无边德。”是故当知净土唯心，更无外境。

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卷二





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卷三

明古杭云栖寺沙门祿宏述

△三天乐雨华，分四：初天乐，二金地，三雨华，四总结。△今初

经 又舍利弗！彼佛国土常作天乐。

疏 上叙宝池，此谈金地之上华乐交辉也。天乐者，异世乐故；常作者，无间歇故。

钞 异世乐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第一四天王天及诸天人，百千香华、百千音乐以供养佛及诸菩萨、声闻之众，于是第二忉利天王、欲界诸天，以至第七梵天，一切诸天，香华、音乐转相倍胜。”又云：“亦有自然万种伎乐，无非法音，清畅哀亮，微妙和雅，一切音声所不能及。”《观经》云：“无量诸天作天伎乐，又有乐器悬处虚空，如天宝幢，不鼓自鸣。”以是天人所作之乐，非人间所有，故云异世乐也。

无间歇者，世乐须人，有作有辍；天乐自鸣，故云常作也。今人念佛，临终之日天乐迎空，正唯净土常作天乐故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万德和融，是天乐义。

钞 自性如实空，则不立一尘；如实不空，则交罗万德。调和而克谐不悖，融液而一味无乖。忍进



相与低昂，则埵鸣箎奏；止观双成定慧，则玉振金声。慈悲，则哀矣不伤；喜舍，则乐而不泯。如斯天乐，非唯不鼓，兼复无声，羽寂宫沉，响天震地。

△二金地

经 黄金为地。

疏 此躡前起后，谓极乐世界上则乐作于天，下则金严其地，而居此黄金地上，不独耳闻天乐，亦且眼见天华也。黄金者，谓琉璃地上间以黄金，然亦众宝无定。

钞 间以黄金者，如《观经》云：“见琉璃地内外映彻，下有金刚七宝金幢擎琉璃地，其幢八棱，百宝所成，一一宝珠放千光明，一一光明八万四千万色映琉璃地，如亿千日。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厕间错，界以七宝，分齐分明。”据此，则地本琉璃，而黄金者，又地面之庄严也。《大本》云：“彼刹自然七宝，体性温柔，相间为地，或纯一宝，光色晃耀，超越十方，恢廓旷荡，不可穷尽。地皆平正，无有须弥及诸山海、坑坎、井谷幽暗之所。”据此，则亦可专以黄金为地。良由彼国广大，非止一隅，黄金、琉璃且以一宝、二宝言之，众宝为之，当亦无尽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真如平等，是金地义。

钞 真如，则无杂无秽，无变无迁，历万劫而常新；平等，则不增不减，不高不下，为千圣所共履。毗舍如来谓当平心地，则世界平，如舍利弗心有高



下，乃见丘陵坑坎是也。是故人人行处是黄金，何待如来以足指按地？

△三雨华，分三：初天雨妙华，二持以供佛，三供已自适。△今初

经 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华。

疏 言此黄金地上常雨天华也。彼无须弥日月，而言六时者，以华鸟为候也，庐山莲漏，盖仿此意。

钞 此土日月旋环，绕须弥而分昼夜，如赡部正当须弥之南，昼则始东洲半，经乎南洲，终西洲半；夜则始西洲半，经乎北洲，终东洲半；配十二支，六时成昼，六时成夜，为一日也。彼国既无须弥，又无日月，常明不昏，昼夜无辨，唯以华开鸟鸣而为昼，华合鸟栖而为夜也。

然日月有无，诸本不同，汉译云“日月处空”，吴译仍汉，王氏复云：“处空而不运转。”曹魏不言有无，元魏及宋直云无有，若和会之，当是日月虽存，以佛及圣众光明掩映，与无同耳。而以理揆之，无者为正。何者？忉利而上，尚不假日月为明，何况极乐。或汉译“日月”上，缺“无有”二字，未可知也，高明更详之。

莲漏者，远祖于庐山集众念佛，刻木为莲，具十二叶，引流泉入池，每度一时，水激一叶，昼夜六时，禅诵不辍，与会诸贤，往生甚众。今人六时净业本于远祖，远祖本此。



疏 曼陀罗，天华名也，此云适意，又云白华。天雨者，赞叹道德，如空生帝释事。

钞 白华者，天华多种，如曼殊沙，则云赤华，今止白华，文省便也。亦可西方属金，取白业义。适意者，天华妙好，适悦人意也。《大本》云“一切诸天皆赍天上百千华香来供彼佛及诸菩萨、声闻之众”是也。

赞叹者，世人行善，诸天欢喜，何况彼国如来、菩萨、贤圣上善之所集会，赞叹雨华，理固应尔。如空生帝释者，须菩提宴坐，帝释散华，须菩提问：“空中散华，当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我乃天帝，以尊者善说般若故。”是知净土往生之众，一心不乱，则诸念不生，万法空寂，即是善说般若，感动诸天，又何疑哉！

疏 又华有二种：一者，天华；二者，树华。今是天华，以天摄树故。

钞 天华者，从天而下，义如前释。树华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四方自然风起，出五百音声，吹诸树华，华生异香，随风四散，散诸菩萨、声闻大众，华堕地者，积厚四寸，极目明丽，芳香无比，及至小萎，自然乱风吹去。”是彼土亦雨树华，故曰以天摄树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开觉，是华义。

钞 自性在迷，如华尚蕊；自性忽悟，如华正



开。又妙色绚烂，不绘而成；妙香馥郁，不行而至。华雨自空，不种而生，不采而下，自性神灵通达亦复如是。

△二持以供佛

经 其土众生常以清旦，各以衣袂盛众妙华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即以食时，还到本国。

疏 此言天所雨华，众生持取供佛也。众生者，除佛而言也。清旦者，六时之一也。衣袂者，盛华之器也。供毕还国，犹在食时，以神足故。

钞 除佛者，唯佛一人，独称大觉；菩萨而下，以至往生彼国初心凡夫，皆名众生也，以生佛相对故。六时之一者，清旦，于昼时为最先，以旦供佛，表至敬也。又旦是夜气清明之际，清旦供佛，取心净也。彼国众生虽昼夜一心，固无清浊，而未登佛地，犹有无明，触事涉缘，不无少动，亦以平旦号清明心，亦可随顺此方言清旦也。常者，日日恒然，不疲厌故。各者，人人皆然，无勤惰故。

盛华器者，真谛谓衣袂为外国盛华之器；或言衣襟，亦以襟盛华也。他方，自本国而他方也，不言本国者，文省也。十万亿佛，一佛一大千土，言广远也。食时者，晨斋时也。清旦至于晨斋，为时至少，以至少时，供至多佛，明其速也。如《大本》言：“诸大菩萨承佛威神，一食之顷，遍至十方无量世界，供养诸佛华香、伎乐、衣盖、幢幡，无数供



具。若欲献华，则于空中化成华盖，周四十里，乃至六百、八百里，各随大小，停于空中，势皆下向，以成供养。复以妙音歌叹佛德，听受经法，既供养已，忽然轻举，还到本国，犹为未食之前。”据此，则有种种诸供养具，又化华成盖，又供毕听法，今止言以华供养，皆文省也。

神足者，如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我刹中人，皆得神足，如一念顷，过百千万亿那由他世界。”又愿云即得宿命，又云天眼，又云天耳，又云他心，则生彼国者，六通自在，不止飞行，今不言者，亦文省也。

疏 按此神足，住位、行位菩萨所有，如《华严》中说。

钞 《华严经》云：“八住菩萨，一刹那顷游行无数世界。”又《十行》颂云：“佛刹无边无有数，无量诸佛在其中，菩萨于彼悉现前，亲近供养生尊重。”则今之神足，岂易及哉？

问：此于三种意生身，当属何等？答：《楞伽》三种，分属声闻、菩萨、大圣，则生彼国者，随其所修，各有所证，如九品例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自严，是盛华供养义；自性自遍，是十万亿佛义；自性自空，是食时还义；自性自住，是本国义。

钞 自严者，心本具含万德，还以万德严心，德



无所德，严无所严，是真供养。《思益经》云：“谁能供养佛？通达无生者。”《宝雨经》云“如理思惟，即是供养如来”是也。自遍者，以心遍一切处，即是一一承事，无空过者，故《维摩经》言：“无前无后，一时供养。”

自空者，心体本空，空无来往，是故以食时还，聊对此方跋涉耳，实则不越刹那，还国已竟。自住者，心源湛寂，常住不迁，是当人故乡田地，安身立命处，《金刚经》“还至本处”，即此经还到本国也，此之谓务本。

△三供已自适

经 饭食经行。

疏 承上食时，故次言食。经行者，循环不断义，返已而食，食已而行，徜徉自适也。

钞 饭食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诸往生者，其饭食时，银钵、金钵、种种宝钵，随意现前，百味饮食，充满其中。”酸咸甘淡，各如所愿，不余不缺。不以美故，过量而食，食已自消，而无遗滓。或见色闻香，意以为食，自然饱适，无所味著，身心轻利，食毕化去，时至复现。

循环者，如经贯纬，络绎连绵，往来无已也。食已而行，一以调身，使无凝滞；一以调心，使不放逸也。徜徉者，优游自得意，世人食已，非奔走尘务，则增长睡眠；彼国饭食经行，解脱之风、道



遥之状，可想见也。

疏唯言饭食，不及衣等，唯言经行，不及坐等，亦文省故。

钞衣者，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我刹中人所欲衣服，随念即至，不假裁缝捣染浣濯。”又复有无量上妙衣服、宝冠、环钏、耳珰、瓔珞、华鬘、带锁，诸宝庄严，百千妙色，自然在身。又云：“复有无量如意妙香、涂香、末香，其香普熏彼佛国界。”故不言衣，以食摄衣及一切资生之具故。

不及坐者，教开四种三昧：一曰，常行；二曰，常坐；三曰，半行半坐；四曰，非行非坐。就此文中，则唯第一，然二部中，皆言往生者坐莲华中，《般舟三昧》则复言立，当知以行摄坐及四威仪故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常定，是饭食义；自性常慧，是经行义。

钞禅悦为食，故定有食义；智能运转，故慧有行义。如论颂云：“爱乐佛法味，禅三昧为食。”又《佛地论》：“净土中诸佛菩萨能说能受大乘法味，又正体智受真如味，能住持身命，使不断坏，长养万法，故名为食。”又阿含、唯识等，说出世五食：一、禅悦；二、愿；三、念；四、解脱；五、法喜。谓：禅定资神，轻安适悦，即为食义；愿力持法，法身增长，即为食义；念力明记，圣道现前，即为食义；解脱除障，居然资益，即为食义；法喜内充，极



喜乐故，即为食义。今止言定者，举一兼四，禅定之中，无不摄故。《维摩经》云：“未发大乘意，食此食者，至发意乃消；已发意者，得无生忍已乃消；得忍者，至一生补处乃消。”《华严》具足优婆夷云：“一生所系菩萨食我食者，皆于菩提树下成等正觉。”皆自性真如无尽之理而为食也。

经行者，《持世经》云：“如来行处，是无行处。”无行处者，真慧也，故知拈匙放箸，口口不离；举足动身，步步踏著。何得埋头吃饭，空过一生，玩水观山，徒劳万里？

△四总结

经 舍利弗！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

疏 结上天乐、天华等种种庄严，皆本佛愿行功德所成就也。

钞 愿者，如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自地以上皆无量杂宝、百千种香而共合成。”又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十方无央数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号，燃灯散华。”又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刹中菩萨以香华等种种供具，欲往他方世界供养诸佛，一食之顷，即可遍至。”又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我刹中人欲食之时，宝钵之中百味饮食，化现在前，食已自去。”今来成佛，一一所愿皆悉成就。

行者，如《大本》云：“法藏比丘既发愿已，天雨妙华，而散其上。”又云：“或为比丘，或为天



王，或为轮王，或为大臣，恒往佛所，承事供养。”又云：“手中常出衣服、饮食、幢幡、宝盖、一切音乐。”今来成佛，如上天乐、天华等报，自合成就。

△四化禽风树，分三：初化禽演法，二风树演法，三总结二严。初化禽演法，分二：初正示法音，二释无恶道。初正示法音，分二：初宣音，二获益。△今初

经复次，舍利弗！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：白鹤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、迦陵频伽、共命之鸟，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，其音演畅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，如是等法。

疏上言诸天献瑞，此言禽树成音；又上言供养之胜，今言闻法之胜也。种种言非一，奇妙言异常，杂色言美观。白鹤等者，多种中举一二也。白鹤、孔雀、鸚鵡，常见可知。舍利，解现前文。迦陵频伽，此云妙音。共命，一云命命。如是种种，悉皆奇妙，非凡鸟比。

钞奇妙者，形殊众鸟名奇，音能说法名妙。白鹤者，此土鹤有四种：玄、黄、苍、白，以白为胜。然鹤虽白，自无纯白，非真白鹤也。孔雀、鸚鵡，皆此土所贵，故独举也。频伽，此云妙音，未出壳时，已有音声超众鸟故，《正法念处经》云：“此鸟音声，若人、若天、紧那罗等，无能及者，唯除如来。”故云妙音。共命，亦云命命，亦云生生，梵语耆婆耆婆迦，二首一身，报同识异，谓是释迦、调



达宿因。又雪山有二头鸟，一曰迦娄喙，一曰优波迦娄喙是也，仿佛如二头之蛇、九头之鸟、千头之鱼，今刻绘作人身二首，恐非也。

上文数鸟，四通震旦，二局西乾，在此土者，已称珍异，若在彼国，形体色音，转更奇妙。今姑取名同，而实则异。例如栏网、行树等，皆以宝成，非人世所有也。举一二者，多不悉陈，如《观经》中有鳧雁及鸳鸯等，今以少摄多，亦文省也。

疏然此土诸鸟，唯鹦鹉解作人言，而亦仅称学语，彼国则昼夜出音，且和且雅，为能演畅根、力、觉、道一切道品，非漫鸣也。

钞仅称学语者，谓但依人语，未能知义。记曰：鹦鹉能言，不离飞鸟；猩猩能言，不离禽兽。则人道未通，何况佛法？鹦鹉且然，余可知矣。

和雅者，和与暴对，如鸱、鴞等，是名暴音；雅与俗对，如莺、鹂等，是名俗音。优柔平中，无有粗厉，能令听者躁心自释，是名和音；正大谨严，无有邪靡，能令听者欲心自平，是名雅音。由之瑟尚缺于和，郑之声大背于雅，鸟兼二美，是黄钟大吕所不及也。演者，张而广之，义无尽故。畅者，敷而达之，意无滞故。如是演畅根、力、觉、道三十有七诸道品也。道品者，以是入道之品类故。

疏然此三十七品属小乘法，实通大乘，随其心行，如诸经论中说。



钞 通大乘者，《瑜伽》四十四云大乘菩提分乃有多种，三十七品是其中别义，通于大小。《智论》云：“三十七品，无所不摄。”即无量道品，亦在其中。《净名》云：“道品是道场。”又云：“道品是法身因。”《摄大乘》云：“道品是菩萨宝炬陀罗尼。”《涅槃》云：“若人能观八正道，即见佛性，名得醍醐。”皆约大说。

随心行者，如《涅槃》云：“智有二种：一者，中智；二者，上智。观诸阴苦，是名中智；分别诸阴有无量相，非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”则知道品是一，观智大小，固无定也。

疏 五根者：一、信；二、进；三、念；四、定；五、慧。能生圣道，故名为根，又如《俱舍》，具三义故。

钞 根有二义：一者，能持义，持其所已得，而自分不失也；二者，生后义，生其所未得，而胜进上求也。言信根者，谓于谛理深忍乐欲，是名信根，此一为总，余四承上。进根者，既信此理，勤求不息，是名为进。念根者，既求此理，念兹在兹，明记不忘，是名为念。定根者，既念此理，系缘一境，相应不散，是名为定。慧根者，既定心在道，复正观分明，决择是非，是名为慧。

能生圣道者，以此五法调治其心，譬如阴阳和适，一切种子皆得发生故。《俱舍》三义者，《俱舍



论》明最胜、自在、光显为根。最胜者，根体胜故；自在者，根用胜故；光显者，体用双彰故。于中开二十二根，有信等五根故。

疏五力者，即前五根增长，具有大力，故名为力。

钞力有二义：一者，不为他伏；二者，又能伏他。如《瑜伽论》，此五力者，能于后后所证出世间法，生深胜解，难制伏故；又具大威势，摧伏一切诸魔军故。

信力者，深信谛理，转更增长，能遮疑惑，不为动摇，能拒邪外，不为迷乱，能破烦恼，不为侵害故，一总余承，如上根例。进力者，进根增长，能破身心种种懈怠，成办出世种种事业故。念力者，念根增长，能破邪念，成就一切出世正念故。定力者，定根增长，能破一切诸杂乱想，发起事理诸禅定故。慧力者，慧根增长，能破一切邪外等见，能断一切偏小等执故。

疏七菩提分者，即七觉支，亦由前根力，得此慧用，谓：一、念；二、择法；三、精进；四、喜；五、猗；六、定；七、舍。一云：一、择法；二、精进；三、喜；四、除；五、舍；六、定；七、念。今依后释。

钞觉支者，觉即菩提，支即是分，谓分分随宜而用也。由前者，《瑜伽》云：“诸已证入正位者，



如实觉慧，用此为支。”故知根力既固，后须觉慧，合宜则用，依后释者，以天台所释，意明显故。又《华严疏》亦以择法为自体，余分为分故。

一、择法者，观诸法时，善能觉了，拣别真伪故；二、精进者，修道法时，善能觉了，不谬行于无益苦行故；三、喜者，心得法喜时，善能觉了，不随颠倒之法而生喜故；四、除者，除诸见烦恼时，善能觉了断绝虚伪，不损真正善根故；五、舍者，舍所见念著之境时，善能觉了取舍虚伪，永不追忆故；六、定者，发诸禅定时，善能觉了诸禅虚假，不生见爱故；七、念者，修出世道时，善能觉了，常使定慧均平。若心沉没，当念用择、进、喜三支，察而起之；若心浮动，当念用除、舍、定三支，摄而伏之，念念调和，使中适故。

疏 八圣道者，亦名八正道，由前择法，故入正道，谓：一、正见；二、正思惟；三、正语；四、正业；五、正命；六、正精进；七、正念；八、正定。

钞 一、正见者，《杂集》云：若觉支时，所得真觉，以慧安立，谛理分明，无有错谬故。二、正思惟者，见此理时，无漏心相应，思惟筹量，为令增长入涅槃故。三、正语者，不惟心无邪思，以无漏智摄口四业，住四善语故。四、正业者，以无漏智，除身三种一切邪业，住清净身业故。五、正命者，以无漏智，通除三业中五种邪命故。六、正精



进者，以无漏智，应勤行精进，趋涅槃道故。七、正念者，以无漏智，于应念正道法及助道法，心不动失故。八、正定者，以无漏智相应，正住于理，决定不移故。皆言正者，以不依偏邪名正，能至涅槃名道，若《华严·离世间品》，则八正俱菩萨道。

正见者，远离一切诸邪见故；正思惟者，舍妄分别心，随顺一切智故；乃至正定者，善入菩萨不思议解脱门，于一三昧中，出入诸三昧故。释云：据此文证，岂不深玄？以例推之，七觉、根、力、三十七品，皆随众生因地所修，机见不同，证大证小，各有所得。

疏言如是等法者，等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成三十七品及等余一切法故。

妙三十七品，上惟二十有五，故等以摄之。四念处者，所谓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、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。而云念处者，以不净，是观身者所当念处之所也。苦、无常等，亦复如是。四正勤者，解见前文，以生善灭恶，不懈弛故，名之为勤，勤所当勤，合于理故，名正勤也。

四如意者，亦名四神足，所谓欲如意足、心如意足、勤如意足、慧如意足。良由念处正勤以来，精进增多，定心稍弱，修此四种定力摄心，则智定均等，能断结使，所愿皆遂，名如意足也。合此七类，则为三十七品，《婆沙》《智论》皆以喻显，念



处如种子，正勤如栽植，神足如抽芽，五根如生根，五力如茎叶，觉支如开花，圣道如结果，故名道树。余一切法者，如四心、六度、无量法门等。

疏问：何不先叙念等，而首举根？答：以重信故，又上三科至此，始有根力故。

钞据七类次第，闻法先当念持，次即勤修，勤故摄心调柔，柔故成根，根增成力，乃七觉分别，八道正行。今重信者，此经以信为主，而根、力二俱首信，信持余四，是道之元，德之母也。如五位之中，信亦居初；十信之中，信亦居初；十一善法，信亦居初故。

上三科者，从念处、正勤、如意，修为至此，方得根力坚固，能使前所得法无有退失故。又后当得法毕竟能得，亦由乎信，故首举也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变化，是众鸟义；自性出生一切法门，是根、力、觉、道义。

钞下文言“彼佛变化所作”，今谓妙色雅音，全体是自心显现，何得高推圣境？又心地含诸种，则五根等，全体是自心培植，何得向外驰求？故先德谓信心坚固，湛若虚空，即五根力；觉心不起，即七觉支；直了心性，邪正不干，即八正道；故云海生万物，无物不海，心生万法，无法不心。

△二获益

经其土众生闻是音已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。



疏 闻音无益，则同世音，只取娱乐，今念三宝，正明益也。三宝者，略有三相：一、住持相；二、别相；三、同相，可尊贵故，名之曰宝。

钞 住持相者，雕铸塑画，名为佛宝；黄卷赤轴，名为法宝；比丘五众，和合无争，名为僧宝，即世间三宝也。别相者，略有三义：一者，三宝自别；二者，三宝大小乘别；三者，三宝名相各别。括其大意，则常身尊特，示现不同，名为佛宝；教行理果，为门不同，名为法宝；三贤十圣，四果四向，缘觉独觉，阶位不同，名为僧宝，即出世间三宝也。

同相者，若约五教，则：一者，立事就义门；二者，会事归理门；三者，理事融显门；四者，绝相理实门；五者，融通不碍门。虽前浅后深，而同归一原。括其大意，则性体灵觉，照了诸法，名为佛宝；恒沙性德，皆可轨持，名为法宝；性相不二，冥合无违，名为僧宝，即出世间最上三宝也。

尊贵者，佛两足尊，法离欲尊，僧众中尊，依之修行，则出三界，世间珍重，无与为伍，故名为宝。《通书》亦云：“至尊者道，至贵者德。”况三宝道德之极，岂不称宝？

疏 闻念三宝，自有四义：一者，鸟音之中，赞三宝故；二者，说法有方，善入人故；三者，昼夜无间，熟耳根故；四者，鸟尚解说，激胜心故。

钞 赞三宝者，虽上根、力、觉、道，种种诸



法，为品不同，约而言之，皆三宝摄。演畅此法时，或明含灵本具觉性，众生闻者，得自本心，乃知有佛；或明性具种种诸相，众生闻者，解入深义，乃知有法；或明性相和合不二，众生闻者，事理无碍，乃知有僧，故念三宝。

善入人者，虽谈妙法，不善为辞，闻则扞格，今惟和雅之音，优柔调适，理义悦心，听者生喜，故念三宝。熟耳根者，虽善说法，一暴十寒，心则懈废，今唯六时相续，习听饫闻，浹髓沦肌，熏陶成性，故念三宝。激胜心者，鸟能说法，人胡不如？惭耻一生，精进自发，故念三宝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真心一体，是佛法僧义。

钞如上同相所陈，则知唯一真心，更无别体，心体本自觉照即佛宝，心体本自性离即法宝，心体本自不二即僧宝，故曰自归依佛，自归依法，自归依僧。但令归自，不说归他，念念还归自心，是名真念三宝。

△二释无恶道

经舍利弗！汝勿谓此鸟实是罪报所生。所以者何？彼佛国土无三恶道。舍利弗！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实？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，变化所作。

疏恐疑净土何因而有畜生，不符法藏本愿，故明彼国实无恶道，以彼佛欲令法遍人耳，神力变化，



非真畜生故，又不同天鸟能说法故。

妙何因者，愚痴暗蔽以为之因，生畜生趣；慳贪嫉妒以为之因，生饿鬼趣；十恶五逆以为之因，生地狱趣；名三恶道，以六道中天为最善，人道次之，修罗介乎善恶之中，故独此三，最名为恶。夫因于净心，生于净土，何由净土而有恶道？如其有者，是杂秽处，不异娑婆，何名极乐？故有疑也。

本愿者，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刹中无饿鬼、畜生，以至蛄蠕。”又愿云：“我刹中人皆不闻不善之名，何况有实。不得是愿，终不作佛。”云何佛道已成，顿违宿愿？故明彼国原无恶道，非唯目所未睹，亦复耳所不闻。良由耳之所闻，唯是诸佛如来万德洪名，菩萨、声闻及诸天善人种种嘉号，曾无三恶名字历耳根故。

变化所作者，复自难言：既无畜生，今白鹤、孔雀等，何所从来，而在彼国？乃出其由，是佛化作，非真实有。如《观经》云“如意珠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，化为百宝色鸟”是也。法音宣流者，宣则宣布，自上遍下，犹如王言；流则流通，自近及远，犹如逝水。佛欲法音普周无间，故不独以人说法，使彼鸟音皆说妙法，无处无时而不闻听，此则大神通力之所变化，岂同愚暗为因，而感报畜生之真鸟耶？然此变化，自有二义：一者，如佛遣化人，说种种法；二者，性具诸法，依性起修，果上自能



色心互融，依正不二，皆悉说法，是则鸟音演畅，法尔自然，非佛有心，特为变作也。

不同天鸟者，《正法念处经》云：“诸天游乐，池中凫雁等，皆出音声，宣扬偈颂，开示五欲毕竟无常，不可耽玩，诸天闻已，有涕泪者。”此则实鸟，由在世时，口说妙法，不务真修，报作诸鸟，处于天宫，以其宿习，犹能说法，非如净土，佛所变化，故不同也。

疏问：法藏偈云：“地狱鬼畜生，皆生我刹中。”何言彼无恶道？答：偈意自明，不俟疑辩，女人生者，义亦如是。

钞偈意自明者，法藏比丘愿后说偈，先云：“地狱鬼畜生，皆生我刹中。”次即云：“一切来生者，修习清净行，如佛金色身，妙相悉圆满。”则知必于娑婆已植净缘，故得往生。既生彼国，失本恶道，皆成上善，相好如佛，尚何地狱、鬼、畜旧日之形体耶？

女生亦然者，论谓：“女及根缺，俱不生彼。”故援上例，亦由女人宿修净行，一生彼国，具丈夫相，无复女形矣。今绘九品，犹存女人，谬也。当是娑婆念佛时相，不可谓是极乐得生时相也。抑或表其因地，以明一切皆得往生耳，达者审之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本无贪、瞋、痴等，是无三恶道义；自性本具如幻法门，是变化所作义。



钞 若据不二门中，贪瞋痴即戒定慧，则善道、恶道悉皆如幻。幻无自性，唯是一心，一心不生，万法俱息。

△二风树演法

经 舍利弗！彼佛国土，微风吹动，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，闻是音者，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。

疏 前言行树、罗网，今言此诸树网，因风出音，如上鸟鸣，化导众生，利益无尽也。风曰微者，风之美也；音曰微妙者，音之美也，微妙即和雅意。百千种乐者，以少况多，赞其至美，极人天乐，所不能及，其音亦宣根、力、觉道种种道品。不言者，文省也。又《大本》云微风触身，今不言者，亦文省也。

钞 微风为美者，此土颶风吹动，则出倾湫倒峡，可战惧声；猛风吹动，则出撼屋拔木，可厌恶声；乃至毗岚风吹动，则出摧山碎岳，坏诸世界，无可避声。即令明庶清明等风，虽亦称美，止是披拂山林，生长百物而已；彼国之风，似有似无，非寒非热，轻细醇和，不可云喻。《观经》云：“八种清风。”清即微意。况彼行树，及诸罗网皆是七宝，被以微风，互相敲叩，自然而出微妙音声，如百千乐同时并作，则六律交畅，八音克谐，和之极也，雅之至也。彼风树既非丝竹，谁为宫商，而能与



百千种乐？同此洋洋，诚谓希有。

人天莫及者，如《大本》言：“世间帝王之乐，百千万种，不如忉利天宫一音之美；忉利天宫百千种乐，不如夜摩天宫一音之美；展转诸天，乃至不如极乐国中风吹树林，出妙音声之美。”是超出人天也。

亦宣道品者，以经中但称妙音，其实意含说法，若非法音，何能使人忆念三宝？故《大本》云：“微风徐动，吹诸宝树，或作音乐，或作法音。”是其证也。以前例后，皆文省故。言触身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彼国一切有情，为风吹身，安和适悦，犹如比丘得灭尽定。”则亦不说法之说法也。

疏又此宝树等，三种宝中，今是最胜，能作佛事故。

钞《智论》言：“宝有三种：一、人宝者，轮王之宝，能雨诸物；二、天宝者，诸天之宝，能随使令；三、佛宝者，能于十方而作佛事。”今能说法，是为宝中最胜，出过人天故。

疏又佛道树说法，今不言者，亦文省故，例前池水皆说法故。又《华严》《般若》等，皆有此义。

钞道树者，《大本》言：“佛道场树，众宝庄严，宝网覆上，微风徐动，出无量妙法音声，遍诸佛刹，众生闻者，得深法忍，住不退转，以至成就无上菩提。”今不言者，如前疏引摄行树中，谓行树



尚能说法，佛树宁独不然？故曰文省。又例推之，如前止说宝池，疏引二部经文，则宝水流衍，皆说妙法故。

又例推之，如《大本》言：“其道场树，众生见者，无其眼病，闻其香者，亦无鼻病，食其果者，舌亦无病，树光照者，身亦无病，观想树者，心得清静，无复贪瞋烦恼之病。”又云：“见此树者，得三法忍。”则知树色、香、味，皆亦演畅根、力、觉、道如是等法，众生闻者，咸念三宝。

又例推之，彼国金沙，彼国阶道，彼国楼阁，彼国莲华、天乐、天华、衣裓、食器，一切诸物，皆亦演畅根、力、觉、道，如是等法，众生闻者，咸念三宝，如《华严》香云台网皆出颂言：“又忉利天鼓，演莫测之真诠；雷音宝林，说无生之妙偈。”又《大般若》云：“净土树林等内外物中，常有微风冲击，发微妙音，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等。”同此义也。

疏善会之者，此土有情、无情亦皆说法，如闻莺击竹等，况复净土。

妙善会者，谓不以境为境，而会境即心，则物物头头皆祖师意，今姑举二事也。闻莺者，一僧因疑《法华》云：“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寂灭相。”久参未悟，忽闻莺声，遂得大彻。颂云：“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寂灭相，春到百花香，黄莺啼柳上。”

击竹者，香严以“不会父母未生前”句，发愤



住山。一日，治地次，抛石击竹，铿然有声，忽尔大悟，作颂有“一击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，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”等语。如是，则檐前鹊噪，野外松声，一蚊一蝇，一草一叶，莫不演扬妙法，鼓发道心，况清净佛土乎？

问：教中圣说法，圣默然，二不偏废，今水鸟树林演法无已，则有动无静？答：《大本》云：“其欲闻者，辄独闻之；其不欲闻者，辄独不闻也。”则寂用随心，即动即静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理智交融，是风树义。

钞理含万法如树，智周法界如风，智与理冥，理随智显，然而风树各不相知，理智原无二本，百千种乐不是风作，不是树作，仁者心作。

△三总结二严

经舍利弗！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

疏结上化禽、风树二种庄严，皆彼佛因地愿行功德所成就也。又变化功德、大乘功德等，四种成就，如论中说前后功德，繁不各系条下。

钞愿所成者，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我刹中人，随其志愿所欲闻者，自然得闻。”故鸟树皆成妙法音也。行所成者，《大本》愿后修行，如云常以和颜爱语饶益众生，是以得成风吹林树，皆出妙音故。如云于佛法僧，信重恭敬，是以得成众生闻者，咸念三宝故。变化功德者，如论颂云“种种



杂色鸟，各各出雅音，闻者念三宝，忘相入一心”是也。大乘功德者，如论颂云“大乘善根界，等无讥嫌名，女人及根缺，二乘种不生”是也。等者，等虚空及性也，前后“如是功德庄严”下，不各系论颂，以今颂一缺化作，二缺恶道，故特明之。言众鸟出音，若非佛作，焉能听者忘相一心也？不云恶道，以人中尚无女人，圣中尚无小圣，况复有恶道也？前后明显可知，故不繁系。又正、报二功德，在“如是庄严”条外，故亦不系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般若周遍法界，是鸟树说法义。

钞 《首楞严钞》云：若能转物，即同如来。以心外无物，物即是心。但心离分别，即是正智般若，周遍法界，无有障碍，是故西方水鸟树林悉皆说法。今不见鸟树说法，以未离念故，《起信》云：“离念相者，等虚空界。”是故虚空界中，普皆说法。

△二正报，分二：初化主，二化伴。初化主，分二：初征名，二显德。△今初

经 舍利弗！于汝意云何？彼佛何故号阿弥陀？

疏 上明依报之胜，而依从正生，故次明正报。于意云何，审其解否也。已知彼佛号阿弥陀，未知其义，以彼佛乃一经正主，故须审问。

钞 正主者，报有依正，佛居其正故；正有主伴，佛为其主故。义须审者，以弥陀万德之号，其义深广，应为开闡，使人晓了，生向慕故。



疏称理，则自性正思惟，是于意云何义。

钞筹量名意，世人起于意识，念念逐外筹量，是邪思惟也。旋其意识，扣己而参，思之又思，思尽还源，思无所思，全身即寿即光，何论彼佛此佛？

△二显德，分二：初名舍多义，二道成远劫。初名舍多义，分二：初光明无量，二寿命无量。△今初

经舍利弗！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

疏无量已如前释，然未知无量得名之故，今谓是光明、寿命，二皆无量也。光明者有二：一者，智光；二者，身光。复有二义：一者，常光；二者，放光。又光所因，复有二义：一是万德所成，一是本愿所致。

钞先释光明也。智光、身光者，如卢舍那，此云光明遍照，自受用身，照真法界，是名智光；他受用身，遍照大众，是名身光。又《涅槃》云：“琉璃光菩萨放身光明。”文殊言“光明者，名为智慧”，则事理圆融，身智不二也。

常光放光者，常所显光，无放不放，如圆光一寻等是也。放光者，或于眉间，或于顶上，或口，或齿，或脐，或足之类是也。今言光者，正意在常，而亦兼放，及与身智，如《大本》言：“尔时，阿弥陀佛从其面门放无量光。”又云：“我以智慧光，广照无央界故。”



万德所成者，《华严·贤首品》开四十四门光明，各出其因，或归三宝，或发四弘，三学、六度之所成就，一一结云：“是故得成此光明。”又《般若经》：“佛言：‘我于一切法，无所执，故得常光一寻。’”则知今佛光明，非一德所致也。

本愿所致者，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顶中光明胜于日月百千万亿倍。”又愿云：“愿我作佛时，光明照无央数天下，幽冥之处皆当大明，诸天人民以及蜎蠕见我光明，莫不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”又愿前偈云：“能使无量刹，光明悉照耀。”故今成佛，得如所愿。

疏 无量者，言所照之广也。十方者，不同他经照一方故。无障碍者，不同日光，犹有碍故。

妙 不同他经者，如《法华》东照，则不说余方，万八千，则不该余国，义各有取故。今则四维上下一切国土无不照故。不同日光者，日虽有光，修罗掩之则碍，铁围两间则碍，覆盆之下则碍。又阎浮明，则单越碍，瞿耶明，则弗于碍。今则彻山透壁，通幽达冥，无能遮障，使光隐没，无能隔碍，使光断绝故，如《大本》云：“彼佛光明，最为远著，诸佛光明所不能及，十方诸佛顶中光明，有照一里者，二里者；如是渐远，有照二百万里者，有照一世界者、二世界者；如是渐远，有照二百万世界者。唯阿弥陀佛光明，照千万世界无有穷尽，故



号无量光佛、无边光佛、无碍光佛，乃至超日月光佛。”皆光明无量义也。《观经》云：“彼佛圆光，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。”又云：“彼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有八万四千随形好，一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明，遍照十方念佛众生，摄取不舍。”又《大本》言：“阿难头脑着地，称佛名号，礼未起际，佛放大光明，遍十方上下。”皆光明无量义也。

或难：日犹有碍，世所共知，佛光无碍，当有何据？答：须达老女不愿见佛，避入深闺，佛光所及，垣壁俱彻，内外四方恒与佛对，即无碍之征也。

△二寿命无量

经 又舍利弗！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弥陀。

疏 光明无量，是无量之一义，今言寿命亦无量也。佛寿有三：法寿、报寿、应寿，如《法华》及《观经疏》中说。然佛寿无量，随机所见，今之无量，亦可即无量之无量。

钞 寿命者，寿之所历，有短有长，今当减劫，寿仅百年，彼增劫时，亦止八万，纵轮王、天帝、诸佛住世，亦有限量。唯彼佛寿命至为久远，不局常数，云无量也。三寿者，《法华·寿量品》疏云：寿者，受也。若法身，真如不隔诸法，故名为受；若报身，境智相应，故名为受；若应身，一期报得，百年不断，故名为受。



法身以如理为命，报身以智慧为命，应身以因缘为命。《观经疏》云示同生灭，有始有终者，应身寿也；一得永得，有始无终者，报身寿也；非寿非不寿，无始无终者，法身寿也。又谓彼佛寿命实有期限，人天莫数，是有量之无量也。越溪解云：“此经虽云无量，乃是三十二相常所见身，非《观经》胜应尊特之身。”亦同上意。

今谓随机所见者，此经佛身无定，前义理中已辩，况经文但言“阿弥陀佛现在其前”，未曾指定现何等身，越溪安得判属三十二相必谓劣应？则劣机自见，非此经专以劣应而被劣机也。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假令十方众生皆作缘觉、声闻，皆坐禅一心，欲计我年寿几千亿万劫，无能知者。”岂亦常所见身之无量乎？是故入灭双林，或见灵山未散，舍那千丈，或见丈六金身，佛本不移，机自异故，则谓彼佛寿命即无量之无量，亦何不可？

疏 及其人民者，巧用倒语故。言人民者，佛如王故。阿僧祇，此云无数，倍之名无量无边。人寿有二：一、佛本愿力故；二、自功德力故。

钞 倒语者，正语当云“佛及人民，寿命无量”，如波罗蜜云彼岸到，当是到彼岸耳。以意会之，无以辞害。佛如王者，彼国虽无君臣父子，然佛为法王，有君主义。生彼国者，依佛学佛，有人民义。非如此土，版籍所统，实编氓也。僧祇者，入十大



数之首，从百洛叉倍倍积累而生。又僧祇僧祇为一无量，无量无量为一无边，今合言者，自有二义：一、是实明其数，以僧祇计之，有无量无边僧祇也；二、是极赞其多，无复边量，无复穷尽之僧祇也。

佛力者，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我刹中人寿命皆无央数劫，无有能计其数者。”是承佛愿力，有此寿故。自力者，一心念佛，心清净故，莲华化生，清虚之身，不同质碍肉身，有老病死，是自精进力，有此寿故。

疏问云：此无量亦可即无量之无量者，还有证否？答：例如《华严》中说。

钞上引《观疏》云：此无量是有量之无量，而言亦可即无量之无量者，以今文正似《华严》故，彼经《十回向》文云“无量阿僧祇”，释云：此非数中之一，但是无数之言，若定是数，便当局限。今经亦云“无量无边阿僧祇”，二经文势，意极相类，故言彼佛寿命亦可即是更无限量之无量也。

问：《华严·寿量品》谓：“娑婆世界一劫为极乐世界一昼夜，极乐世界一劫为袈裟幢世界一昼夜。”展转劫日相对，乃至百万阿僧祇世界，极于胜莲华，则极乐仅胜娑婆，劣后殊甚，安得为更无限量之无量乎？答：彼钞释云：三身既融，三寿无碍，即长能短，即短恒长，无长无短，长短存焉。一一圆融，言思斯绝，其义自明，不劳更辩。



疏又寿命光明者，约而言之，少摄多故；二部名题，止曰无量寿者，约之又约，体摄用故；若具说者，依报、正报悉皆无量。

钞约言者，佛具万德，今止举寿命光明者，如《华严》八地，言身相无量、智慧无量、方便无量、光明无量、清净音声无量等，则知举二事者，以少摄多也。体摄用者，或难既光、寿双举，云何《大本》及《观经》题皆止云无量寿，不言光者，复是何义？良以一真如心，无去无来，亘古亘今，其寿无量，其光亦尔，金体金光不相离故。《起信》云：“心性不起，即是大智慧光明周遍法界。”

不起，寿也；智慧，光也。言寿则光在其中，故单举也。依正无量者，自佛一身所有功德，及如下文“声闻、菩萨”，乃至前之“栏、网、行树”等种种庄严，悉无量故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常照，是光明义；自性常寂，是寿命义；自性寂照不二，是阿弥陀义。

钞灵明洞彻，光绝涯涘，湛寂常恒，寿何筹算？常恒而复洞彻，故即寿而光；洞彻而亦常恒，故即光而寿。如是，则阿弥陀佛虽过十万亿刹之外，而实于此娑婆世界众生心中结跏趺坐，俨然不动，何乃佩长生之诀，枉自殇亡；负杲日之明，翻成黑暗？心本是佛，自昧自心，佛本是心，自迷自佛。

△二道成远劫



经 舍利弗！阿弥陀佛成佛已来，于今十劫。

疏 已知彼佛得名之义，未审彼佛成佛至今，经几何时？劫者，具云劫波，此云时分；十劫者，一云大劫，一云小劫。今谓明远，应是大劫。又十大劫，亦是一期赴机之说，究极而言，成佛以来，亦应无量，如《法华》中说。

钞 一大劫者，成、住、坏、空，各二十小劫，八十劫终，方成大劫。云十大劫，是八百小劫也。经意为明成佛久远，而曰小劫，未见其远，今依唐译，云十大劫。亦应无量者，如《法华》中，众疑世尊成佛未久，云何旷劫菩萨是所教化？佛言：“我实成佛以来，无量无边劫。”则弥陀成佛，其可量乎？

疏 若考阿弥陀佛成佛以前因地，不但法藏一因，有多种因，如诸经中说。

钞 法藏因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定光佛前五十三佛，名世自在王，法藏时为国王，舍位出家，发四十八愿。”今阿弥陀佛，是法藏所成之佛也。

多种因者：一、《法华经》大通智胜如来时，十六王子出家，净修梵行，求无上菩提，佛灭度后，常乐说是《妙法华经》，后悉成佛，第九王子于西方成佛，彼王子者，今阿弥陀佛是。二、《悲华经》云无量劫前，有转轮王，名无净念，供养宝藏如来，时王发愿，愿成佛时，国中种种清净庄严，佛与授



记，过恒河沙劫，西方世界作佛，国名安乐，彼国王者，今阿弥陀佛是。三、《大乘方等总持经》云无垢焰称起王如来时，有净命比丘，总持诸经十四亿部，随众生愿乐，广为说法，彼比丘者，今阿弥陀佛是。四、《贤劫经》云，云雷吼如来时，有王子名净福报众音，供养彼佛，彼王子者，今阿弥陀佛是。五、彼经又云金龙决光佛时，有法师名无量宝音行力弘经法，彼法师者，今阿弥陀佛是。六、《观佛三昧第九经》云空王佛时，有四比丘，烦恼覆心，空中教令观佛，遂得念佛三昧，彼第三比丘，今阿弥陀佛是。七、《如幻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》云狮子游戏金光如来时，有国王名胜威，尊重供养彼佛，修禅定行，彼国王者，今阿弥陀佛是。八、《一向出生菩萨经》云阿弥陀佛昔为太子，闻此微妙法门，奉持精进，七千岁中，胁不至席，不念爱欲财宝，不问他事，常独处止，意不倾动，复教化八千亿万那由他人，得不退转，彼太子者，今阿弥陀佛是。

以上略举数端，若其多劫多因，亦应无量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本来成佛，是十劫义。

钞 《华严》举十，是表无尽，即今自性成佛以来，何止威音那边更那边，尘沙劫又尘沙劫也。若定执十劫，昔人道：“犹是王老师儿孙。”

△二化伴，分二：初见在，二往生。初见在，分三：初声闻，二菩萨，三总结。△今初



经 又舍利弗！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，皆阿罗汉，非是算数之所能知。

疏 主必有伴，先声闻，次菩萨，明皆贤圣之侣也。今初声闻。声闻者，闻四谛声教而得证果；阿罗汉者，拣非前三也；不言缘觉，摄声闻中故。非算数者，甚言其多也。

钞 闻四谛者，世尊为憍陈如等五人转苦、集、灭、道法轮，初示，二劝，至三则证，诸漏已尽，成阿罗汉，因闻声教以得开明，故名声闻。声闻之号，通前三果，今四果也。缘觉摄者，缘觉观十二因缘而得开悟，虽十二支，而束之不出四谛，虽有利生之心，而亦未广，故摄声闻中也。

算数者，世间算数，尽于九章，佛说算数，如阿僧祇品，则非世人心力所计；今云算数，通世出世间而言也。以其多多无尽，超出算数之外，虽洛闳、一行，无所施其巧者也。

上言无量无边，十大数中，当其二三，是有算数，而今言非是算数所知，故知无量，乃赞叹极多之语，未可以常数泥也。如《大本》云：“假使比丘满亿那由他百千数量，皆如目连神通，欲共计算彼佛初会声闻，尽其神力，百分中不能知一，乃至邬波尼杀昙分，亦不能知一。”又云：“佛告阿难：‘假使有人出一身毛，碎为微尘，以一一尘，投海出水，毛尘水多？海中水多？’阿难答言：‘毛尘出水，不



及半合，海水无量。’佛言：‘彼佛刹中声闻弟子有知数者，如毛尘水；数未尽者，如海中水。’”

疏论言二乘不生，今言声闻者，以惯习小，不久证大，终无小故，如《观疏》说：“若据变化，小亦无碍。”

钞终无小者，《观经疏》谓习小之人，本不得生。由彼临终，发大乘心，亦乃得生。以惯习小，才闻苦、空、无常等法，顺其先习，遂证小果，而向大之心已成，况得近佛？自当不久证大，安在其为声闻乎？是则经举声闻，以暂有故；论明二乘不生者，以终无故。小亦无碍者，净土尚容众鸟，声闻岂不鸟如？鸟既变化所成，声闻宁独实有？纵使彼国久有声闻，亦复何碍？

△二菩萨

经诸菩萨众亦复如是。

疏承上不独小乘，诸大乘菩萨无不生故。亦复者，亦无量无边不可算数也，又复具无量无边功德，如《大本》中说。

钞菩萨者，自初心以至地尽，前如教起中辩，后如补处文中所引，甚多无量，何可数计？功德者，《大本》佛赞彼国菩萨种种功德，为二十三喻：一、坚固不动，如须弥山；二、智慧明了，如明日月；三、广大如海，出功德宝故；四、炽盛如火，烧烦恼薪故；五、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故；六、清净如



水，洗诸尘垢故；乃至二十三，如慈氏观，等法界故。末复结云，今为汝等举要言之，若广说者，一劫不尽，则知菩萨之数无量无边，菩萨功德亦无量无边也。

疏如《华严》云如来所都诸清净众，于中止住，正同此义。

钞《华严》二十五，经云：“一切诸佛国土庄严，如来所都，不可思议。同行宿缘诸清净众，于中止住，未来世中当成正觉。”如来所都，即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清净众者，即诸菩萨。未来成佛，即下文一生补处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即空即假，是佛有声闻、菩萨义。

钞性空，则一真凝寂；性假，则万用恒沙。凝寂，则杳莫边涯；恒沙，则广无际限，曾何算数可得评量者哉？是则贤圣三乘，共宗一佛；真俗二谛，同出一心。一心了然，福足慧足。

△三总结

经舍利弗！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

疏结上声闻、菩萨弟子庄严，皆彼佛宿因愿行功德之所成就也。论云“如来净华众，正觉华化生”是也。

钞愿者，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刹中菩萨神通、智慧、辩才、相好、威神，悉皆如佛。”



今来成佛，得遂所愿也。行者，《大本》言：“尔时，法藏教化众生，修行六度，广行教化，致无量众生发菩提心。”行今成就，有斯庄严也。

净华众者，如《净名经》七种净华：一者，戒净，三业净故；二者，心净，烦恼结漏尽故；三者，见净，见法真性，不起妄想故；四者，度疑净，见深疑断故；五者，分别道净，是道宜行，非道宜舍故；六者，行断知见净，所行所断通达故；七者，涅槃净，以无学故。海东谓论颂声闻，今谓亦可兼通菩萨，如道品亦通大小乘故。自栏、网、行树至此，依正共五番庄严，极乐之义，略尽于是，下文“众生生者”，及“补处”等，亦正报中摄。

△二往生，分二：初大众，二上首。△今初

经又舍利弗！极乐国土众生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。

疏承上，不独见在彼国，无非贤圣，但有生者，悉皆不退也。众生者，统摄一切。阿鞞跋致者，此云不退转地，如《大本》及论所明。复有多种因缘，故得不退，如《十疑》五种，《通赞》十胜，《群疑》三十益等。

钞生皆不退者，恐疑彼国固多贤圣，然是久修上士，其新生者，未必不退，故言不论圣凡，但往生者，即不退转，以决其志也。《大本》所明者，如云生彼国者，处仁迁义，不妄动作，终无淫怒之心、愚痴之态。又云：“生彼国者，皆悉具足三十二相，



诸根明利，乃至成佛，不受恶趣。”又论颂云：“天人不动众，清净智海生。”不动即不退也。良由念佛之力，得依如来智海，含润而生，有进无退故。

五种者，《十疑论》云：有五因缘，故得不退：一者，弥陀大悲愿力摄持，故不退。今释，谓如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闻我名号，皈依精进，即得第一忍、第二忍、第三忍，于诸佛法，永不退转。”譬如涉海，得乘巨航，不沉溺故。

二者，佛光常照，故菩提心增进不退。今释，谓如《大本》言：“见佛光明，而生慈心。”又念佛之人，佛放光明，摄受此人，譬如日月，照烛暗途，不堕坑塹故。

三者，水鸟树林、风声乐响，皆说苦空，闻者常起念佛、法、僧之心，故不退。今释，谓如此经及二部中说，譬之亡者，闻钟磬声，增其正念故。

四者，纯诸菩萨，以为胜友，外无魔邪，内无烦恼，故不退。今释，谓如此经言：“诸上善人，同会一处。”譬之置子庄岳，不复楚语故。

五者，寿命永劫，与佛齐等，故不退。今释，谓如经言：“佛及人民，寿命无边。”譬之涉万里途，假以时日，终至宝所故。十胜、三十益，大约同此，恐繁不引。

疏 又不退三义：大乘不退、已得不退、未得不退。例如《弥勒问经》说。



钞 大乘不退者，往生彼国，趋入大乘，更不退转，复作二乘故。已得不退者，但生彼国，凡所已得，更不退转，丧失本有故；未得不退者，但生彼国，凡所未得，更不退转，阻其前进故。又《弥勒问经》云：“自分坚固名不退，胜进不坏名不转。”今以大乘、已得、未得三义参之，则前二同乎自分，后一同乎胜进也。

疏 又同名不退，而有浅深，如《起信》《妙宗》及慈照所说等。

钞 《起信论》云：“生彼国者，常见佛故，终得不退。”疏明不退有三位：一者，信行未备，未得不退，以无退缘，名不退；二者，信位满，入十住，得少分法身，名不退；三者，贤位满，入初地以去，证遍满法身，名不退。又《妙宗钞》云：“不退有三：若破见思，名位不退，则永不失超凡之位；伏断尘沙，名行不退，则永不失菩萨之行；若破无明，名念不退，则永不失中道正念。”又慈照宗主四土图说，以未断烦恼，生同居土，为愿不退；破见思，生方便土，为行不退；破尘沙，分破无明，生实报土，为智不退；破三惑尽，生寂光土，为位不退。则不退名同，而浅深自别，如九品义。

疏 又四教不退，非今经义。

钞 四教各明不退，谓藏教别相念不退，通教性地不退，别教七住不退，圆教七信不退，则知自此



以前，进退未定。今念佛者，但生彼国，虽恶人畜生，即得不退，岂不胜妙直捷，异乎诸教？

疏称理，则自性常住，是不退转义。

钞譬如虚空，自古及今，不曾退转，纵欲退转，退至何所？

△二上首

经其中多有一生补处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。

疏承上言生彼国者，岂惟不退，复有补处菩萨不可胜纪，深劝求生也。补处者，止此一生，次补佛位，即等觉菩萨也。

钞深劝求生者，生皆不退，已超余国，复多补处，可谓超越殊胜，极其至也。止此一生者，此土修行，舍身受身，千生万生，未有穷已，乃至证三果者，犹尚有生，阿罗汉地，方断后有，虽断后有，不得成佛。今此唯余一生，次即补佛，前如护明，后如慈氏，菩萨之极位也。又《大本》云：“生彼国者，皆具三十二相。”究竟深入妙法要义，皆当一生遂补佛处。据此，则如储君暂在东宫，必绍南面，非余百官转展升进，止是位极人臣之比也。此等菩萨，咸皆往生，薄劣西方，不揣甚矣。

疏问：彼处观音，次当补佛，次乃势至，势至之后，不闻补者，今言补处甚多，何日当补？又补处者，菩萨地尽，住等觉位，如星中月，何得甚多



而在彼国？答：补处不必定补弥陀之处，十方世界无尽，诸佛涅槃无尽，补处菩萨亦无尽，住彼国中而待补处，奚为不可？又诸佛尚如微尘，无有穷尽，况复菩萨，其数甚多，无足疑也，如《大本》中说。

钞 《大本》云：“佛告弥勒：‘此世界中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生彼，一一已曾供养无央数佛，如弥勒者，诸小菩萨不可胜纪。他方世界，第一光远照佛所，有八十亿菩萨皆当往生；第二宝藏佛所，有九十亿；第三无量音佛所，有二百二十亿；展转至十四佛刹，以及无量佛刹，往生者不可复计，但说佛名，穷劫不尽，况其菩萨当往生者。’”言如弥勒，则甚多补处，益可为证。

疏 如上依正二报，或经文中无，本愿中无，或本愿中有，经文中无，互见无碍。

钞 若据慕佛发愿，满愿成佛，则彼方种种所有，皆彼佛愿愿所成，悉应契合，今明互为有无者，以文虽小殊，而意则具足也。又如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刹中诸天人民、一切万物，皆严净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称量者，虽得天眼，不能辨其名数。”观此，则正报、依报摄无不尽，不可拘文而限义也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决定成佛，是一生补处义。

钞 圭峰云：今知心是佛心，定当作佛。然而本来成佛，非作得故，则但见始觉新来，不知本觉固



有。可谓补则决定补，成则实不成。

△二正示愿行令知修证，分四：初发愿，二起行，三感果，四结劝。初发愿，分二：初劝发愿心，二出其所以。

△今初

经 舍利弗！众生闻者，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

疏 上陈依正二报，今言众生得闻此者，应当发起大愿，愿生彼国，是为第一重劝，后乃反复申明。

钞 第一重劝者，经中反复劝闻、劝信、劝愿，约有四重：今当最初，是闻依正庄严胜妙功德之说而发愿也；二言闻是说者，是闻一心持名决定往生之说而发愿也；三言闻是经者，是闻持名佛护不退菩提之说而信受也，不言愿者，信受即愿故；四言若有信者，是总结闻已深信，信有愿者无一不生之说而发愿也。闻闻转深，愿愿倍切，语虽反复，义不雷重，悯物情深，诲人不倦。

疏 又闻摄信义，愿摄行义，三事资粮，悉备于此。

钞 闻然后信，匪闻则信自何生？愿然后行，无愿则行何由起？下文信行，此为本原，信行愿三，净土资粮，充足无欠。

疏 又愿之为力，不可思议，彼佛净土，亦由愿故。临终往生，惟仗愿故；三界因果，悉随愿故；诸大菩萨，皆愿生故。



钞 彼佛净土者，法藏以因中四十八愿，今成佛道，广度众生，则如来无尽功德皆从愿生，故云不可思议。临终往生者，《行愿品》言：“是人临命终时，一切诸根悉皆败坏，以至亲属、威势、象马、珍宝等，悉皆散灭，惟有愿王不相舍离，一切时中引导其前，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”故云不可思议。

三界因果者，愿受天乐，则贫母上生，愿作冥王，则岳神治鬼，种种随愿，莫为而为，故云不可思议。菩萨愿生者，普贤颂云：“愿我临欲命终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”乃至愿蒙授记，广利众生等。至如文殊发愿往生所说之偈，亦云：“愿我命终时，灭除诸障碍，面见弥陀佛，往生安乐刹。”与普贤若合符节，他如天亲、龙树等，多难悉陈，故云不可思议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还归本体，是愿生彼国义。

钞 若知本体不离当处，则非生彼国，乃生此国耳。虽云十万亿程，何曾咫尺动步？故谓不劳弹指到西方也。如其真如不守自性，五道随缘，则是穷子旅泊他乡，应归故里。

△二出其所以

经 所以者何？得与如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。

疏 此躡前征起，何故教人发愿生彼？以彼国是诸上善人同会之处，得生彼国，则入如是胜会，故



当求生。

钞 征有二义：一者，娑婆亦是佛邦，何必远离故国？二者，十方无尽佛刹，若为偏向西方？故征其由。今融而答之，复有三义：一者，或有国土，人畜鬼狱之所共居，未必皆人故；二者，或有国土，虽纯人所居，未必皆善故；三者，或有国土，虽纯善人所居，未必皆上善故。今曰诸上善人，则不独为人中之善，亦复善中之善也。如上所列声闻、菩萨，乃至补处，此等诸上善人，今得往生，即与俱会一处，所谓观音、势至，把手共行；文殊、普贤，亲为胜友。喻如登龙与羸，世所希故，是以大士求登莲录，况复凡夫卜居犹择里仁。矧云学道，如斯胜会，可勿愿欤！

疏 问：生极乐者，其类不一，何得概称上善？

答：以皆得不退转故。

钞 类不一者，谓有圣有凡，有大有小，上、中、下品，分位秩然，乃略其中下，概曰上善，故为此难。今明众生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，则究竟皆成无上正觉，是佛境界，故无别也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万善同归，是同会一处义。

钞 百川会于一海，众景会于一空，诸上善人不会此之一处，而将奚会？

△二起行，分二：初拣余行，二示正行。△今初

经 舍利弗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



疏承上言凡群易就，善聚难亲，何况最上善人之会，岂可以少善少福而得生也？于中，灵芝以善根为正行，属之持名；以福德为助行，属之净业。三福，海东则总以多善多福为正行，云是发菩提心；以少善少福为助行，云是执持名号。二义相违，今双为和会，谓欲生彼国，须多善多福，今持名乃善中之善，福中之福，正所谓发菩提心，而为生彼国之大因缘也。

钞相违者，一以持名属正，一以持名属助，二说矛盾，而此经大旨，正重持名。若持名为助行，则下文“闻说阿弥陀佛，执持名号”，义云何通？助行持名，断无此理。又灵芝以《观经》三福配此福德，则第三福发菩提心乃成助行，与海东菩提心为正行，二亦矛盾。而《观经》以三福为净业正因，则助行菩提亦无此理。今双为和会者，还以持名为正行，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，则双取两家而和会其义也。

善根者，《观经》则如上第三福发菩提心，《大本》则三辈往生，皆言发菩提心。据此，则发凡夫心，是谓无善根；发声闻心，不发菩提心者，是谓少善根也。福德者，《观经》则孝养父母等，《大本》则修诸功德等。据此，则施、戒等，乃至立寺、造像、禅诵、苦行一切福业，舍置不作，是谓无福德。但作此福，种人天小果有漏之因，是谓少福德也。



善中善者，自有五义，以具《智论》五菩提心故：一、发心菩提，谓于无量生死中，发大菩提心也；而持名，正于凡夫生死心中起大觉故。二、伏心菩提，谓断诸烦恼，降伏其心也；而持名，则正念才彰，烦恼自灭故。三、明心菩提，谓了达诸法实相也；而持名，正即此一心，明了一切诸法实相故。四、出到菩提，谓得无生忍，出三界，到萨婆若也；而持名，即得一、二、三忍，捷超生死，趋一切智故。五、无上菩提，谓坐道场，成最正觉也；而持名，则得不退转地，直至成佛故。

又《海东疏》引《菩萨心地品》云：“诸菩萨初发心，能摄一切菩提分法殊胜善根。”《瑜伽》第三十七云：“菩萨所集善根，以纯一净妙信心回向无上菩提。”梁《摄》第十云：“所作善根，悉以回向无上菩提。”则皆以菩提为善根，而今经持名，正回向无上菩提之善根也。以阿弥陀佛即无上菩提故，是则善中之善，名多善也。

福中福者，亦有二义：一者，弥陀乃万德名号，一名才举，万德齐圆，不期于福，福已备故；二者，以持念力，自然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以之修福，福易集故，是则福中之福，名多福也。

疏 因缘者，清凉以亲能发起为因，假之助发为缘，今此复有二义：一者，善根为因，福德为缘；二者，善福各有因缘。



钞 善因福缘者，菩提善根，入道正因，如诸经言：“不发正觉菩提之心，虽行六度万行，经恒沙劫，终不成佛。”故知万善之所根本，是之谓因。然须一切福德助成菩提，以福济慧，以事实理，辅翼入道，是之谓缘。

各有因缘者，善根福德，其所由来，从何发心，均名曰因。而善根发起，必有种种善缘为助，福德发起，必有种种福缘为助，是各有其缘也。

疏 问：何故《观经》发菩提心在第三福？答：以福有事理，不专事故。

钞 《观经》三福：一者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；二者，受持三归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；三者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难谓：云何发菩提心，而与上之二者同名曰福？今明福有事理，此菩提心是般若中如虚空不可思量之福，非达摩所斥人天有漏之福也。故前二福犹共凡小，此独擅大乘耳。然今疏不以配福，而属之善根者何？良以善之与福，别之则二，总之则一，别而言之，则菩提心偏属善根；总而言之，则菩提心亦可云福，《观经》总举，言福无碍。

问：《宝积》《大本》云：“欲见无量寿佛者，应发无上菩提心，复当专念彼国，积集善根。”则菩提、善根，似为二事，今何直以善根属菩提心？答：



彼但言善根，此乃云多善根，多之一字，非菩提心，何以当此？

疏问：即持名为多善根福德，此经之外，别有证据否？答：历历可证，如《大悲》《大品》等说。

钞证善根者，《大悲经》云：“一称佛名，以是善根入涅槃界，不可穷尽。”又云：“我灭度后，北天竺国有比丘名祈婆伽，修习无量最胜善根，已而命终，生于西方过百千亿世界无量寿佛国，以后成佛，号无垢光如来。”又《大庄严经论》：“佛世一老人来求出家，舍利弗等诸大弟子俱不肯度，以观彼多劫无善根故。佛自度之，即证道果，因告大众，此人无量劫前为采薪人，猛虎逼极，大怖上树，称南无佛，以是善根，遇我得度。”《华严·第十回向》云：“愿忆念无量无边世界，去来现在一切诸佛。”而次云：“以此念佛善根。”凡此，皆持名为多善根之明证也。

证福德者，《大品般若经》云“若人散心念佛，亦得离苦，其福不尽”，况定意念。《称扬诸佛功德经》云：“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，一心信乐，持讽诵念，此人当得无量之福，永离三途，命终之后，往生彼刹。”《智论》云：“譬如有人，初生堕地，即能日行千里，满一千岁，七宝奉佛，不如有人于后恶世，一声称念阿弥陀佛，其福胜彼。”《增一阿含经》云：“四事供养阎浮提一切众生，若有称佛名



号，如穀乳顷，功德过上，不可思议。”凡此，皆持名为多福德之明证也。

又《宝积》十九，经云：“时一比丘，闻佛赞扬不动如来佛刹功德，心生贪著，而念生彼。佛言：‘不以爱恋之心，遂得往生，惟有植诸善本，修诸梵行，得生彼刹。’”善本即善根，梵行即福德，此又双显持名为多善多福之明证也。诸经交赞，可弗信受？

疏问：此土单修圆顿，不愿往生者，宁可谓之少善根耶？答：圆顿行人，虽悟一心，尚余后有，正宜求生彼国，亲近弥陀，喆老、青公，皎然覆辙。若其自负圆人，不愿往生，当知亦是善根薄故，如《华严》中说。

抄后有者，后阴也，即来生也。圆人见地虽与佛齐，然而粗细无明犹未尽除，恒沙性德犹未悉备，有感润生，宁无后有？既存后有，则有生方，不离六道，除彼已登实报，余或未免人天。而天上多欲，人间杂苦，堕落者众，解脱者希，不生净土，而将焉往？

喆老、青公，俱称有悟，而喆老后身，耽恋富贵，青公后身，多历苦忧，皆由不慕往生，自失善利，致使淹滞多生，旷菩提路，岂非善根凉薄，乃致如斯？言《华严》者，《入法界品》云：“遮那会上，诸大声闻不见佛者，以善根不同故。”本不修习



见佛自在善根故，故知执持名号，愿见弥陀，诚多善根、大善根、最胜善根、不可思议善根也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出生一切法，是善根义；自性富有一切法，是福德义。

钞何期自性能生万法！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！

△二示正行

经舍利弗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，执持名号，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、若四日、若五日、若六日、若七日，一心不乱。

疏承上多善多福，乃生彼国，而善根难植，福德难修，况复云多？累劫劬劳，莫之能办，如《宝积》十心、《华严》十愿等。今有一法，直捷简易，即为多善多福，故显持名功德殊胜。

钞善根难植者，如前身子发大乘心，因婆罗门乞眼退失等。福德难修者，如《涅槃》三十四，经云：五品心修十善，谓下、中、上、上中、上上，各十善而成五十，始修终修，方成百福，则福之不易修明矣。

《宝积》十心者：一、于众生起大慈，无损害心；二、于众生起大悲，无逼恼心；三、于佛法不惜身命，乐守护心；乃至十、于诸佛舍离诸相，起随念心。具此十心，往生净土。《华严》十愿者：一者礼敬诸佛，乃至十普皆回向。亦以此十生彼国土，以上皆菩萨广大智行，非可易植易修，今持名功德，



就使十心未备，十愿未齐，净业一成，便生彼国，既得往生，此心此愿，自然成就，岂非多善根福德乎？不经迂曲，是谓直捷。无诸烦琐，是谓简易。直捷而深造，简易而广获，诸余法门之所不及，是谓殊胜。

疏 善男子、女人者，善有二义：一是宿生善因，一是今生善类。男女者，通指缙素利钝及六道一切有缘众生也。

钞 宿生善因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世间人民，前世为善，乃得闻阿弥陀佛名号功德，一闻佛名，慈心喜悦，志意清静，毛发耸然，泪即出者，或宿世曾行佛道，或他方佛所菩萨，固非凡人。”则信心念佛者，皆宿修善本者也。今生善类者，如《华严》云：“宁在诸恶趣，恒得闻佛名，不欲生善道，暂时不闻佛。”夫不以人天为善，而以得闻佛名为善，则信心念佛者，皆善人之俦类也。

缙素利钝者，净土法门，一切收摄，如《大本》云：“其上辈者，舍家离俗而作沙门。”亦有不舍家离俗者，即出家五众、在家二众也，但念佛者，俱得往生，是通缙素。又莲分九品，上该盛德菩萨，下及悠悠凡夫，乃至恶人等，但念佛者，亦得往生，是通利钝。又鬼、畜、地狱，雌雄牝牡，亦可均名男女，但念佛者，俱得往生，是通一切众生也。《往生集》中，稽古验今，颇载一二，愿详览焉。



疏 次文有三：谓弥陀名号，是标念境；执持一心，是明念法；一日、七日，是克念期。

钞 非境，则法无所施；非法，则境为虚立；非期，则虽境胜法强，懈怠因循，功不速建。三事具故，能令净业决定成就。

疏 标念境者，彼佛万德成就，净土摄生，故以阿弥陀佛四字洪名为所念之境，依之修行，有所诣故。

钞 极乐依正，言佛便周，佛功德海，亦言名便周，故以四字名号为境，依于此境，而加执持，然后向往有地。诣，至也，谓至于彼国也。或谓心外无境，观心即足，何以境为？不知心境一如，亦复互发，先德谓有三昧直观三道，显本性佛，有三昧兼持咒，有三昧兼诵经，有三昧兼念佛等。今标念境，即是兼念佛三昧，皆助显本性之佛也，或直显，或助显，其致一也。况初学凡夫，障染浓厚，全资胜境，发我妙心，实为修行要术，不可忽也。

疏 明念法者，谓既闻圣号，要在执持。执者，闻斯受之，勇猛果决，不摇夺故；持者，受斯守之，常永贞固，不遗忘故。

钞 执持分释如上。单言持，则摄执，总之为专念不忘意也。又持复有数种：一者，明持，谓出声称念；二者，默持，谓无声密念；三者，半明半默持，谓微动唇舌念，咒家名金刚持是也。又或记数



持，或不记数持，具如密教中说，随便皆可。而各分事理，忆念无间，是谓事持；体究无间，是谓理持，下当详辨。以是为因，后一心不乱，亦有事理。其不解此意者，以念佛是被钝根，参禅乃能悟道，初机闻此，莫能自决，不知体究念佛，与前代尊宿教人举话头，下疑情，意极相似，故谓参禅不须别举话头，只消向一句阿弥陀佛上著到，妙哉言乎！

疏 又执持，即归命义。

钞 归命者，梵语南无，解见前序。若不委身归命，焉能一心执持？故义同也。归复二义，亦如前序中说：一者，归投义，执持名号，一心向往，即事一心；二者，归元义，执持名号，还归一心，即理一心也。

疏 以上境、法二中，复有三义：一者，闻说佛名，是为闻慧；二者，执受在怀，是为思慧；三者，持守不忘，是为修慧。

钞 闻慧者，阿弥陀佛虽有无量功德，而此功德，非闻不知，非说不闻。故《华严》云：“得无生慧，先赖多闻。”又云：“佛法无人说，虽慧不能了。”或闻经论之所宣扬，或闻知识之所开示，一历耳根，永为道种，是之谓闻。而言慧者，闻即是慧，对木石说，顽不闻故，对愚人说，闻不餐采，如不闻故，故曰闻慧。

思慧者，既入乎耳，须存乎心，谛审谛观，是



何法门？是何义理？是之谓思。而言慧者，思即是慧，禽畜虽闻，不解思故，愚人虽闻，入耳出口，不忆想故，故曰思慧。修慧者，既深思之，宜力行之，是之谓修而言慧者，修即是慧，狂人虽思，敝精役神，不实践故。

问：此指三慧，有何证据？答：《佛地论》云：“菩萨履三妙慧，净土往还。”释云：以闻思修，得入净土，故知念佛必有三慧。

疏复有三义：闻说佛名，心不疑贰，是之谓信；信已而执，心起乐欲，是之谓愿；愿已而持，心勤精进，是之谓行。

钞信、愿、行，下文中当辩。

疏名号者，阿弥陀佛四字洪名，不兼色像等。如《文殊般若》及《毗婆沙论》中说，以色像等摄名中故。

钞不兼色像等者，正明此经专主执持名号也。

《文殊般若经》云：“佛告文殊：欲入一行三昧者，应处空闲，舍诸乱意，不取相貌，系心一佛，专称名字，随佛方所，端身正向，能于一佛念念相续，即是念中能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念一佛功德，与念无量佛功德无二。阿难所闻佛法，犹住量数，若得一行三昧，诸经法门，一一分别，皆悉了知，昼夜宣说，智慧辩才终不断绝，阿难多闻辩才，百千等分不及其一。”



龙树《毗婆沙论》云：“佛法有无量门，如世间道有难有易，易行疾至。应当念佛，称其名号。”阿弥陀佛本愿如是。摄名中者二义：一者，名必有相故；二者，名相皆不离一心故，则一举佛名，正报、依报摄无不尽，何疑色像？

疏 今人闻佛不肯执持者，约有四障，四障破除，方能执持，乃至一心故。

钞 障者，遮也。以此四种，遮障念心，不肯执持，故须破除。四障者：一、谓即心是佛，何必舍己念彼，不知即佛是心，不妨念佛故。良由即心是佛，岂不即佛是心？但执念心，不许念佛，则心佛是二，即义不成，是以念佛念心，两不碍故。

二、谓何不遍念诸佛，而唯念一佛？不知心专志一，乃成三昧故。良由众生智浅，繁则不胜，故用志不分者神凝，役心多岐者功丧，如普广大士问佛：“十方俱有佛土，何以独赞西方？”佛言：“阎浮提人心多杂乱，令其专心一境，乃得往生。”以诸佛同一法性身，念一佛，即念一切佛故。

三、谓佛佛可念，何不随念一佛，而必念阿弥陀佛？不知彼佛与诸众生，偏有因缘故。良由彼佛名号，人所乐称，就令恶人，有时不觉失声念佛；乃至人逢善事，不觉念佛，欢喜赞叹；人逢恶事，及与苦难，不觉念佛，伤悲痛切，机感因缘，莫或使之而自然故。



四、谓何不念佛功德智慧，相好光明，而但念名号？不知持名于末法中最逗机故，不思議故。

逗机者，《文殊般若经》云：“众生愚钝，观不能解，但令念声相续，自得往生。”不思議者，如前所明一行三昧，则不但逗乎钝机，神用不测故，如《遗教经》言：“心者，制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”今制心佛号，而至一心，何可思议？

疏克念期者，一日至七日，是所克定之期要也。七日者，世出世间，重其事者，恒以七故，七日称佛，免地狱故。又七日之期，复有二义，各分利钝，又多则《大本》十日、《声王》十日、《大集》七七日、《般舟》九十日等；少则《大本》一日、《观经》十念等。言日者，以经天道晦明之一周故。

妙期要者，若据如来得菩提，实不系于日，则非日非劫，焉有七日？若据菩萨修行，动经尘劫，则无穷无尽，何止七日？今立期要者，以末法众生修诸功德，精进恒难，废弛恒易，应须克限，乃发胜心也。七为世重者，如礼忏曰七夜，持咒曰七遍，此经栏、网、行树曰七重，乃至国家祀祖曰七庙，教民曰七年，竭诚曰七日斋戒之类是也。

免地狱者，《经律异相》云：“有王害父，七日当堕地狱，一尊者教其称南无佛，王便一心称佛，七日不懈，命终，至地狱门，称南无佛，遍狱罪人皆得解脱。”利钝者，有谓利根一日，钝或至七，今



谓利、钝二根，各一至七。利根者，性敏捷故，一日功成，即得一心，便无所乱；其稍钝者，或二或三，乃至七日，方得纯一。亦有利根，经于七日，端然一心，终不少乱；其稍钝者，仅六仅五，乃至一日，或便散乱，是故各有利钝，不应偏属。

十日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斋戒清静，一心常念，十昼夜不绝者，命终必生我刹。”又《鼓音王经》云：“若受持彼佛名号，坚固其心，忆念不忘，十日十夜，除舍散乱，必得见彼阿弥陀佛。”七七日者，《大集经》云：“若人专念一方佛，或行或坐，至七七日，现身见佛，即得往生。”九十日者，《般舟三昧经》云：“若人自誓，九十日中常行常立，一心系念，于三昧中得见阿弥陀佛。”又《文殊般若》云：“九十日中，端坐西向，专念于佛，即成三昧。”一日者，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一心系念于我，虽止一昼夜不绝，必生我刹。”十念者，《观经》下下品云“其人苦迫，不遑念佛，十声称佛”等，则知一日至七，随日多少，皆往生期，顾力行何如耳。

晦明一周者，从子至午，乃自晦而明；从午至子，乃自明而晦，是为天道一昼夜。夫心固刹那生灭，况昼夜乎？于此一心，所谓二六时中，念念无间者也。

疏又此七日，不必定是临终七日，以平时有如是定力者，必生彼国。



钞 平时者，恐人执七日之文，谓必一日至七而便命终，方名七日，故言或临终，或平时，但有一日或七日之定力者，皆得往生也。所谓闲时办，忙时用，后至命终，因果相符，必生彼国。

疏 一心不乱，言执持之极也，是为一经要旨。

钞 心者，拣口诵而心不念也。一者，拣心虽念而念不一也。不乱者，拣念虽一而有时乎不一也。一心不乱，净业之能事毕矣。

疏 释此四字，先总明大意，次乃详陈事理，大意谓一乱是正反语，正语一心，反语不乱。

钞 一则不乱，乱则不一，有其一心，无其乱心，故云正反，如言“纯一不杂，精一无二”之类是也。《华严·十回向》第四文云所谓不乱回向，一心回向。释云：一心者，专注正境也；不乱者，不生妄念也。专注不妄，即正反意。

疏 次明事理者，如来一语，事理双备，故同名一心，有事有理，如《大本》云“一心系念”，正所谓一心不乱也，而事理各别。初事一心者，如前忆念，念念相续，无有二念，信力成就，名事一心，属定门摄，未有慧故。

钞 前执持中，以忆念、体究，略分二种。忆念者，闻佛名号，常忆常念，以心缘历，字字分明，前句后句，相续不断，行住坐卧，唯此一念，无第二念，不为贪瞋烦恼诸念之所杂乱，如《成具光明



定意经》所谓“空闲寂寞而一其心，在众烦恼而一其心，乃至褒讪、利失、善恶等处，皆一其心”者是也。事上即得，理上未彻，惟得信力，未见道故，名事一心也。言定者，以伏妄故；无慧者，以未能破妄故。

疏理一心者，如前体究，获自本心，故名一心。于中复二：一者，了知能念所念，更非二物，唯一心故；二者，非有非无，非亦有亦无，非非有非无，离于四句，唯一心故。此纯理观，不专事相，观力成就，名理一心，属慧门摄，兼得定故。

钞体究者，闻佛名号，不惟忆念，即念反观，体察究审，鞫其根源，体究之极，于自本心，忽然契合。中二义者：初即如智不二，能念心外无有佛为我所念，是智外无如。所念佛外，无有心能念于佛，是如外无智。非如非智，故唯一心。

二、即寂照难思，若言其有，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，所念之佛了不可得；若言其无，则能念之心灵灵不昧，所念之佛历历分明；若言亦有亦无，则有念、无念俱泯；若言非有非无，则有念、无念俱存，非有则常寂，非无则常照，非双亦非双非，则不寂不照，而照而寂，言思路绝，无可名状，故唯一心。斯则能所情消，有无见尽，清净本然之体，更有何法而为杂乱？以见谛故，名理一心也。言慧者，能照妄故。兼定者，照妄本空，妄自伏故。又



照能破妄，不但伏故。

疏又教分四种念佛，从浅至深，此居最始，虽后后深于前前，实前前彻于后后，以理一心即实相故。

钞四种如前序中说：一、称名；二、观像；三、观想；四、实相。称名者，即今经；观像者，谓设立尊像，注目观瞻，如《法华》云：“起立合掌，一心观佛。”即观相好光明现在之佛也。若优填王，以栴檀作世尊像，即观泥、木、金铜铸造之佛也，故云观像。

观想者，谓以我心目想彼如来，即《观佛三昧经》《十六观经》所说是也。实相者，即念自性天真之佛，无生灭、有空、能所等相，亦复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，是名实相，所谓我欲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随意即见是也。

此之四者，虽同名念佛，前浅后深，持名虽在初门，其实意含无尽，事一心则浅，理一心则深，即事即理则即浅即深，故曰彻前彻后。所以者何？理一心者，一心即是实相，则最初即是最后故。

问：岂得称名便成实相？答：实相云者，非必灭除诸相，盖即相而无相也。经云：“治世语言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”云何万德洪名不及治世一语？“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”，何况今名理一心也。又《观经》第九观佛相好，疏直谓“观佛法身”，相好



既即法身，名号何非实相？

疏 又理一心，正《文殊》一行三昧及《华严》一行念佛、一时念佛，又如《起信》明真如法身，及诸经中说。

钞 《文殊》一行者，以般若智专持佛名，详见前文。《华严》一行者，德云比丘示念佛法门，疏云：一行三昧，观其法身，以如为境，无境非佛。又修念佛三昧，多约渐修，谓先化身，次报身，次法身。今则一时而修，不历次第，一行不二行，一时不二时，故曰即理一心也。

《起信》真如者，论云：“若观彼佛真如法身，常勤修习，毕竟得生，住正定故。”又《摩诃般若经》云：“菩萨念佛，不以色念，乃至不以四智、十八不共法念。何以故？是诸法自性空故，自性空则无所念，无所念是为念佛。”又《观佛三昧海经》佛示阿难云：“住念佛者，心印不坏。”释曰：谛了自心，名为观佛；不为境乱，名为三昧；一体不移，名为心印等。又《舍利弗陀罗尼经》云：“唯修一心念佛。”皆理一心义也。

疏 又虽云一心，实则《观经》三心、《起信》三心、论三心，乃至《华严》十心、《宝积》十心，无不具故，又《净名》八法亦一心故，德云二十一念佛门亦不出此理一心故。

钞 观经三心者：一者至诚心，二者深心，三者



回向发愿心。与《起信》三心名殊理一，良以至诚心者，即《起信》直心正念真如，而此一心不乱，更无虚妄，更无迁流，随顺真如故；深心者，即《起信》乐集一切善根，而此一心不乱，万善同归故；回向发愿者，即《起信》度尽一切众生，而此一心不乱，顿融物我故。

论明三心：一、清净心，而此一心，垢无不尽故；二、安清净心，而此一心，理无不具故；三、乐清净心，而此一心，慈无不摄故，与上二种三心正相配合也。《华严》十心者，菩萨十念藏，具明十种念佛：一、寂静念；二、清净念；乃至十、无障碍念。今一心则不动，是寂静念；一心则不染，是清净念；一心则同乎法界，是无障碍念。

《宝积》十心者，解见前文。前谓十心难具，今谓心既一矣，慈悲喜舍，百千种心，何所不具？《净名》八法者，菩萨成就八法，行无疮疣，生于净土，而第八结云：“恒以一心求诸功德。”今既一心，百千种法，何所不具？

德云念佛门者，《华严·入法界品》德云比丘告善财言：“我得忆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，而复开二十一门，起于智光普照，终于住虚空。”今谓心外无境界，心外无智照，心外无虚空，故不出一心，悉皆具足。《那先经》云：“诸善之中，独有一心最为第一。”一其心者，诸善随之，正此意



也。

疏 又此一心，即作是二义故。

钞 《观经》云：“心想佛时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”今谓此经一心持名，由此一心，终当作佛，从因至果，名之曰作；即此一心，全体是佛，非因非果，名之曰是。

疏 又此一心，即定中之定故。

钞 定中定者，以定散判之，修余少善福者，散善也；一心不乱者，定善也。又以一心而分定散，事一心者，定善中之散善也；理一心者，定善中之定善也。

疏 又此一心，即菩萨念佛三昧故。

钞 或疑《佛说菩萨念佛三昧经》其间并无信愿往生等语，惟言正念诸法实相，是名念佛，似与此经意义相戾，今谓彼专主理，此兼理事。理一心者，念而无念，即实相也。盖彼以无念正入，此以有念巧入，作用稍别，究竟不殊，是故同名念佛三昧。

疏 又此一心，即达摩直指之禅故。

钞 寻常说禅者讳净土，今谓达摩说禅，直指灵知之自性也。此理一心，正灵知自性故，门庭施設不同，而所证无两心也。善哉中峰之言曰：“禅者，净土之禅；净土者，禅之净土也。”有味乎言之也。或谓直指之禅，不立文字，今持名号，若为会同？不知传法以四句之偈，印心以四卷之经，较之四字



名号，文更繁矣。盖非以断灭文字为不立也，不即文字，不离文字，达者契之。

疏又此一心，当知心王、心所，无不一故。

钞王所解见前文，此之八者及五十一，纷然不齐，杂然竞起。而言无不一者，良由王所虽多，溯流穷源，不出一心。今念佛人，初以耳识闻彼佛名，次以意识专注忆念，以专念故，总摄六根，眼、鼻、舌、身，如是六识，皆悉不行，念之不已，念极而忘，所谓恒审思量者，其思寂焉；忘之不已，忘极而化，所谓真妄和合者，其妄消焉，则七识、八识亦悉不行。主既不存，从者焉附？其五十一又何论也？当尔之时，巨浪微波，咸成止水，浓云薄雾，尽作澄空，唯是一心，更无余法，故云无不一也。

疏故知至心念阿弥陀佛一声，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良由正指理一心故，如《法华三昧》中说。

钞人有疑言：罪既多劫，业重障深，久勤忏悔，渐积功德，庶可消亡，而念佛一声，灭多劫罪，因微果巨，固所不信。今谓至心者，即一心也。若事一心，虽能灭罪，为力稍疏，罪将复现，多多之念，止可灭少少之愆。此之至心，正属理一。一心既朗，积妄顿空，喻如千年暗室，岂以一灯，暗不速灭，故“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”。不独《妙法莲华》有之，《法华三昧》《观经》云十方众生一称南无佛者，皆当作佛。惟一大乘，无有二三，一切诸



法，一相一门，所谓无生无灭，毕竟空相，习如是观，五欲自断，五盖自除，五根增长，即得禅定。

释曰：一称成佛者，归命一心，无不成佛，以离自心一相一门外，更无有法可作皈依，毕竟空寂。如是观者，五欲自断，乃至六度万行悉皆成就，如上所说，非理一心而何？又《佛名经》云：“一闻佛名，灭无量劫生死之罪。”一闻则不待称念，无量则不止八十亿劫，因弥约而果弥广，非理一心，安得致此？但患心之不一，何虑罪之不灭？

疏 故知古人知见不普之论，乃至定心、专心之辨，良由且就事之一心，非理一故。

钞 知见不普者，《华严论》云：一乘大道，非乐生净土菩萨境界。以情存净秽，知见不普。今谓此指仅得事一心者，若得理一，则妙悟一心，有何净秽？然虽知平等法界无生可度，而常修净土教化众生，正所谓一乘大道也。知见之普，孰过于是？

又普贤菩萨为华严长子，非一乘境界乎？而欲面见弥陀，往生安乐，谓之情存净秽可乎？定心、专心者，永明谓九品上下，不出二心：一者，定心，如修定习观，上品上生；二者，专心，如但念名号，得成末品。今谓既云但念，但之一字，正唯得事，未得理故。

疏 故知古云愚人求净业者，非唯不指理之一心，亦复不指事一心故。



钞 古德谓有参禅不灵，遽变前因，朝暮掐数珠，求净业，又云念几声佛，欲免阎老子手中铁棒，乃愚人所为。执此语者，遂生疑谤，不知此为参禅志不归一，辄自改途者说，非呵净业故，但言愚人朝暮掐数珠，求净业，不言愚人朝暮一心不乱求净业也。《观经》云：“但闻佛及二菩萨名，能灭无量生死之罪，何况忆念。”忆念者，且指事一心也，则知事一，已非愚人，何况理一。

疏 故知修净业人，复业余行，非唯不知理一，尚未能持事一心故。

钞 念念念佛，更无杂念，是名一心；一心念佛，又一心修余种种法门，是二心也。夫无杂念者，止得事之一心，今且未能，何况理一。故念佛者，守志不二，勿因三昧难成而辄改修余行，先儒有言：“不可以仁之难熟，而甘为他道之有成。”此之谓也。

疏 又此四字，若离合释之，则相即，故名一心；相非，故名不乱。

钞 相即者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则如前所明，此能念、所念即有而无，即无而有，二边叵得，中亦不存，三德浑然，不可分别，是名一心。相非者，假非是空，空非是假，中非假空，则能念、所念双亡，成般若德；能念、所念双立，成解脱德；俱存俱泯，显乎中道，成法身德；三德历然，不可混杂，是名不乱。



疏 又此一心不乱，亦分五教，今不叙者，以正指顿圆故。

钞 亦分五教者，以莲分九品，则小大浅深，自有差等。如小教以由心造业，而感前境为一心；始教以阿赖耶识所变为一心；终教以识境如梦，唯如来藏为一心；顿教以染净俱泯为一心；圆教以总该万有即是一心。而佛说此经，本为下凡众生但念佛名，径登不退，直至成佛，正属顿圆；又二乘种不生，故略前三，不复分五。天台四教例此。

疏 又此事理二持，《起信》中具有此意。

钞 论云“专念阿弥陀佛，即得往生”者，此双含事理而言也。次云“若念彼佛真如法身”，又云“虽念亦无能念可念”，皆指理一心也。

疏 又此事理二持，即显密二意。

钞 四字名号，全皆梵语，但念不忘，与持咒同，是名曰密；且念且参，观心究理，是名曰显。为门少异，归元则同，显密圆通，事理无碍。

疏 又此事理二持，虽上详分胜劣，有专事者，有专理者，机亦互通，不必疑阻。

钞 此恐仅能事念者，自疑理性不明，所为无益，故言事得通理，以决其疑。《大势至圆通章》云：“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”空谷云“不参念佛是谁，直尔纯一念去，亦有悟日”是也。又恐唯勤理念者，自疑称佛名少，或致落空，故言理得通事，



以决其疑。念念理一，是念念弥陀也，其为称名，不亦大乎！是故摄心、体心两种念佛，事理互通，本不二故。

疏又此事理二持，或渐进，或顿入，亦随机不定。

钞渐进者，根稍钝人，先勤事持，后渐究理；若根性大利，径就理持，故名顿入，作用小殊，及其成功一也。

疏又“一心不乱”下，有本加“专持名号”二十一字，今所不用，以文义不安故，仍依古本不加，而以即是多善福之意，言外补入，斯为允当。

钞文义不安者，上文已有“执持名号”四字，不可更著“专持名号”一句，上下重复，不成文义。旧传此二十一字是襄阳石刻，当知是前人解经之语，襄本讹入正文，混书不别耳，善文义者，当自见得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非忆非忘，是执持义；非今非昨，是七日义；非一非多，是一心义；非定非乱，是不乱义。

钞本无生灭，何有忆忘？体绝去来，谁成今昨？一亦不为，多尚奚存？定且无定形，乱将安寄？如斯会得，终日念佛，终日念心；终日念心，终日无念。即心即佛，非佛非心，是则名为真念佛者。



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卷四

明古杭云栖寺沙门祿宏述

△三感果，分二：初佛现我前，二我往佛处。△今初

经 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。

疏 其人，指持名者。承上但能一心不乱，命终之时，佛必现前也，以自力、佛力感应道交故，如二部经及诸经中说。

钞 自力者，凡人命终，前有将谢，后有未生，平生善恶自然现前，如十恶、五逆，地狱现前；慳贪、嫉妒，饿鬼现前；乃至五戒、十善，人天现前。今专念佛，一心不乱，则净念成就，清净心中，宁不佛现前乎？《楞严》云“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”是也。

佛力者，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十方无央数世界诸天人民，有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愿生我刹，临寿终时，我与大众现其人前。”三辈往生中又云：“其人命欲终时，佛与圣众悉来迎致。”《观经》九品，或言“弥陀佛至行者前”，或云“至其所”，皆现前意也。

言诸经者，《称扬诸佛功德经》云：“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，一心信乐，其人命终，阿弥陀佛



与诸比丘住其人前，魔不能坏彼正觉心。”又《鼓音王经》云：“若有四众，能正受持彼佛名号，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即与大众住其人前，令其得见。”又《华严》四十六，经云“如来有十种佛事：一者，若有众生专心忆念，则现其前”等，所谓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是也。若依《般若》，则自力复二：一者，念力；二者，本有佛性力。兼以佛摄取力，乃成三力。本有如舟船，念佛如帆楫，佛摄取如便风，三事周圆，必登彼岸矣。

疏佛及圣众者，佛兼报化，圣众兼菩萨、声闻等。

钞兼报化者，《观经》明佛，先言六十万亿，后开丈六，次言下品化佛来迎，则知九品所见不一。《摄论》亦云：“登地方见报身，展转细妙。”今但言佛，不分报化，以一摄多故。兼菩萨、声闻者，如《观经》上品上生云：“佛与观音、势至、无数化佛、百千比丘、声闻大众、无量诸天，现其人前。”而亦有佛不来迎，菩萨来者，今从多分。

疏问：临终佛现，亦有魔否？答：古谓无魔，脱或有之，贵在辨识。

钞无魔者，单修禅定，或起阴魔，如《楞严》《止观》诸经论中辨之甚悉。今谓念佛者，佛威神力，佛本愿力，大光明中必无魔事。然亦有宿障深厚，或不善用心，容有魔起，固未可定，须预辨识，



如经论说行人见佛，辨之有二：一、不与修多罗合者，是为魔事；二、不与本所修合者，是为魔事。所以然者，以单修禅人，本所修因，唯心无境故，外有佛现，悉置不论，以果不协因故。今念佛人一生忆佛，临终见佛，因果相符，何得概为魔事？若或未能了决，但如前辨别察识而已。

问：既曰非魔，当是真佛，而古谓佛无去来，云何有佛现在其前？答：感应道交，不妨不来而来，无见而见，故永明谓如幻非实，则心佛两忘；而不无幻相，则不坏心佛。又云法身真佛本无生灭，从真起化，接引迷根，此乃如来本愿功德，令彼有缘众生专心想念，能于自心见佛来迎，不是诸佛实遣化身而来迎接，则佛身湛然常寂，众生见有去来，如镜中形，非内非外；如梦中事，不有不无。又经云：“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”亦此意也。是故水清则月自来，心净则佛自现，所谓感应道交难思议也。

疏 故知临终设像助念，文载圣经，法传西域，不应疑阻。

钞 《华严》十五，经颂云：“见有临终劝念佛，又示尊像令瞻敬，俾于佛所深归仰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”疏云：西域法，有欲舍命者，令面西，于前安一立像，像亦面西，以幡顶挂像手指，令病人手捉幡脚，作随佛往生想，兼与烧香鸣磬，助称佛名，



非直亡者得生佛前，亦终成见佛光也。若神游大方，去留无碍者，置之言外，不尔，勉强斯行。如上，则特为设像，以助往生，何况一心不乱，感佛现前，乃虑为魔，自生疑阻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妄穷真露，是临终佛现义。

钞妄心未尽，幽幽绵绵，是为命根未断，惑断执空，情消见谢，人亡家破，烟灭灰飞，命终之谓也。诸妄尽除，不真何待？求佛不现前，不可得也。然而佛慈无限，岂必临终？是故时时示时人，时人自不识。

△二我往佛处

经是人终时，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

疏上言临者，是将欲命终；今言终时，正暖尽识去。心不颠倒者，以一心不乱，故不颠倒，以不颠倒，故不生他处。即得者，言其速也。

钞颠倒者，由其平日随顺妄想，不修正念，心多散乱，如前所谓将舍暖触，一生所作俱时现前，心神惶怖，动止挥霍。应入地狱者，刀山剑树，视作园林；应堕畜生者，马腹驴胎，认为堂宇；就令作善，合生人天，未免憎爱父母；乃至小圣初心，犹不能正知出入，皆所谓颠倒也。乘此颠倒，三界七趣随业受生，今既一心不乱，则内凝正念，外感佛迎，舍此报身，径生彼国，如佛言：“随其心净，则



佛土净。”又言一切国土，唯想所持，净想成就，必得往生，固无疑也。

他处者，有三：一者，娑婆世界；二者，余佛国土；三者，彼国边地。今皆拣之。速者，不经中阴，不隔时日，《观经》所谓如弹指顷，生极乐国也。又智者云：“临终在定之心，即是净土；动念，则往生净土时。”所云在定者，今心不颠倒是；所云动念者，后愿生彼国是。

疏 《大本》云：“其身体非世人之身体，亦非天上人之身体也。”皆积众善之德，自然虚无之体，莲华中化生，亦无乳养之者。

钞 积善者，即是善根福德成就之身，非以欲爱为因，四大为体，故不由胎狱，托质华池也。亦无乳养者，明自然增长，非如北洲，犹待指端出乳而为养也。

疏 其往生者，由上一心不乱，作三九因，更细分之，亦应无量。

钞 三九者，《大本》三辈、《观经》九品也。以一心分事理，事理亦复各分胜劣，后得往生，如其本因而为品位也。三辈者，如《大本》谓：“上辈者，发菩提心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，命欲终时，佛与圣众现其人前，便于七宝池内莲华化生，住不退转，智慧勇猛，神通自在，所居七宝宫宇在虚空中，去佛为近，是名上辈生者。”配



前，则双得事理一心者也。“中辈者，不能大修功德，而亦发菩提心，专念回向，命终生彼，功德智慧次于上辈，是名中辈生者。”配前，则得事有余，得理不足者也。“下辈生者，不能作诸功德，而亦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乃至十念，生彼宫宇，惟在于地，又次中辈，是名下辈生者。”配前，则仅得乎事，未得乎理者也。

九品者，《观经》所云，上之三品，有生彼，即得百千陀罗尼门者；有经一小劫，得无生忍者；有经三小劫，得百法明门，住欢喜地者。配前，则双得事理一心，而有深浅，故成三品，例上辈也。中之三品，有生彼国，即得阿罗汉者；有生彼半劫，得阿罗汉者；有生彼一劫，得阿罗汉者。配前，则事盈理歉，亦以深浅，故成三品，例中辈也。下之三品，有往生彼国，经十小劫，得入初地者；有经于六劫，莲华乃开，发无上道心者；有十二大劫，发菩提心者。配前，则有事无理，亦以深浅，故成三品，例下辈也。

细分者，如前阶品中，分之又分，则百千万亿无尽辈品，皆以事理所得深浅而为次第也。

疏如《观经》以上品上生为得无生忍，天台判属初地，而《华严》明无生忍，自有浅深，则上上品中信有多品，况复余品。

钞浅深者，八地净忍分中，疏云：无生忍略有



二种：一、约法；二、约行。约法，则诸无起作之理，皆曰无生；慧心安此，故名为忍。约行，则报行纯熟，智冥于理，无相无功，旷若虚空，湛如溟海，心识妄惑寂然不起，方曰无生。前说犹通诸地，后唯八地所专，余如前序中辨，故知无生忍位自有浅深，则上上品中，从一地以至八地，已容多品，余可知矣。故细分之，亦应无量。

疏又三辈九品，二经相配，诸说稍异，如《辅正》所解融之。

钞《观经疏》云：“此经九品，为令识位高下，即《大本》三辈也。”孤山谓《大本》三辈止齐《观经》六品，以三辈纯明善行，不及恶人也。灵芝判三辈止对上品，故云诸说稍异。草庵《辅正解》曰：“天台以九品同三辈者，乃约位次相同，不约行因而言。”则孤山、灵芝皆不违天台。所以然者，以天台但约位次，则辈品正同，二师唯约行因，则止齐中上，各有所据，取义不同，故不违也。克实而论，则烦恼不异菩提，始恶何妨终善？恶人既已成善，岂不贤圣同科，三辈九品，正相配合，又何疑焉？

疏又《华严》明念佛者，数与心等，即是三辈九品随因不同义。

钞数心等者，《华严》二十三经离垢幢菩萨偈云：“以佛为境界，专念而不舍，此人得见佛，其数与心等。”释云：数与心等者，谓随念随现。随念有



二：一、随念多少，佛亦如之，如念佛一声，有一化佛从口中出等；二、随念浅深，佛应称之，如临终见佛有胜有劣等。多少浅深，即辈品分别也。此人得见佛者，即阿弥陀佛现在其前也。专念者，即一心不乱也。

疏又志眼二种净业，亦三辈九品义。

钞志眼法师云：往生一门，有二净业：一、曰正观，默照本心也；二、曰助行，备修万善也。二事俱得，则了达四净土矣。如止得事善者，近生同居，远作三土因耳。故知净土，正究理菩萨所登境界，而兼容悠悠众生耳。又云：圆机体道，是最上净业，苟加愿以导之，即预优品，愚朴之辈，但称佛发愿者亦生。观净土一门，则圣人无弃物也。按所云正观，通乎上中；所云助行，通乎中下。又法师此论极善，观者毋忽。

疏有言九品，八从莲生，以第一品云金刚台故。今参合经论，仍以九品皆属莲生。

钞八从莲生者，据《观经》上品上生文云：“自见其身，乘金刚台。”独无莲华二字，故言下之八品，乃从莲生。然经论所明，历历皆说生西方者俱从莲生，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无央数世界诸天人民，以至蛄蠕，生我刹者，皆于七宝池内莲华中化生。”言皆，则概举九品矣。又云：“他方诸大菩萨欲见阿弥陀佛者，径于彼国七宝池内莲华化生。”言大菩



萨，则必非中下矣。又云：“其上辈者，命欲终时，佛与圣众悉来迎致，即于七宝池内莲华化生。”言上辈即正对上品矣，并无最上不莲之意。

又《法华》云：“闻此经典，如说修行，命终即往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大菩萨围绕住处，生莲华中，得菩萨神通，无生法忍。”夫得无生忍，非上上品乎？又《行愿品》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而曰：“彼佛众会咸清静，我时于胜莲华生。”夫普贤往生，非上上品乎？又《宝积》明十心回向，后得莲华化生。夫十心菩萨，非上上品乎？以是参考，确有明证。

问：果尔，则上上文中，何以曰金刚台，不曰莲华？答：文互有无，不足泥故。何以知之？上品中生亦曰乘紫金台，又将曰七从莲生乎？况中品之下，亦但云此人命终，譬如壮士屈伸臂顷，即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文中并无“莲华”二字，又将曰六从莲生乎？夫既以不莲为胜，则中下劣品何以不莲？又中品之上，独曰莲华台，其金刚台、紫金台之类乎？其莲华之类乎？错杂不伦，进退无据，灼知文互缺而义必周也。

愚意各有莲华，华各有台，台各不同，而金刚为台之最胜耳。如怀玉，银台初来，金台继至，可验也。且台之义二：一者，基台之台，则台在华下，如世刻像，下作宝台，台上安华，华上安佛是也；



二者，房台之台，则台在华内，如《法华玄义》以莲表十如，至如是报，文云：“譬如莲实，围绕房台。”又云：“实依于台。”实者，莲子，子藏台中，则世所谓莲房是也。又《华严·十地》莲华文云：“琉璃为茎，栴檀为台，玛瑙为须，阎浮檀金为叶。”并称茎台须叶。而《涅槃》亦云：“譬如茎、叶、须、台，合为莲华。”此所谓台，皆房台也，即《法华》甄叔迦宝以为其台之意也。观是，则知《观经》华座观中，先言作莲华想，次云“释迦毗楞伽宝以为其台”，则华内之台也。又云“一一金色，处处变化，或作金刚台，或作真珠网”等，则华下之台也。故上品中生，先言紫金台，次云足下亦有七宝莲华，则紫金台在华下明矣。

华必有台，台必有华，言金刚台不言华，与言华不言台，文前后互显耳。但上上品一生莲中，即时华开，即时见佛，即时证道，其余则华开渐晚，见佛渐迟，证道渐远，以是分别，知上上独胜，非为无莲也。若以无莲为胜，有莲为劣，是薄莲也。何取于莲邦？而华座观明佛坐莲华，则佛亦劣矣。理云何通？

问：极乐九品，八从莲生，四明何为有是言乎？
答：四明只说八从莲生，未说不莲为是何品？以中下品亦无莲华故。若果上上不莲，当必有说，而乃徒开其端，不竟其说者，何也？或此八字传写之误，



安知不是极乐九品，必从莲生，俟高明更辨之。

疏问：下品之外复有胎生，为实有否？答：表信力不坚故，实无胎生。

钞非胎生者，《大本》云：“佛告弥勒：‘若有众生，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刹，不了佛智，志意犹豫，临命终时，方悔己过，以是生彼，才入边地，见七宝城，即便止住，于莲华生，亦有自然快乐如忉利天，惟于城中经五百岁，不得见佛，不闻经法，以此为苦，故名胎生。’”非实胎育如人间也。又云：“如刹帝利，其子犯法，幽之内宫，处以华观，层楼绮殿，好饰奇珍，宝帐金床，服御所资，悉皆丰备，而以阎浮金锁系其两足，不得自在。”即胎生喻也。又云：“若识其本罪，深自悔责，求离本处，即得往诣无量寿佛所。”又《菩萨处胎经》云：“西方去此阎浮提十二亿那由他，有懈慢界，国土七宝，其乐无比，发意欲生弥陀佛国而染著于此，不能前进。”亦疑城边地类也。如是皆由信不切故。

疏问：既云七日，彼临终十念，特俄顷耳，何得往生？答：正以一心故，如《智论》中说：又自力、他力，如《那先》中说。

钞《智论》云：“临死少许时心，何能胜终身行力？答曰：虽时顷少，心力猛利，是最后心名为大心。”当知即是一心不乱故。《那先经》云：“王问那先：‘人生造恶，临终念佛，得生佛国，我不信是



语。’那先答言：‘如持大石置于船上，因得不没；人虽本恶，因念佛故，不堕泥犁，而得往生，亦复如是。’”则己之心力，佛之愿力，交相成也。

疏问：既云往生，昔人又谓生则决定生，去则实不去，是乃有生无往，今日往生，二义相戾。答：以生于自心，故不往而往，名为往生，如《华严》解脱长者说。

钞《华严》重重法界，不出一心；《楞严》十方虚空，皆汝心内，是知极乐之生，生乎自心，心无界限，则无西无东，去至何所？状其易秽而净，脱旧而新，离一得一，似有所往，名之为往，岂曰从此向彼，如世间经城过邑之往耶？

解脱所说者，《入法界品》解脱长者言：“彼诸如来不来至此，我不往彼，若欲愿见安乐世界阿弥陀佛，随意即见。”既云随意，则不越一念而生彼国，故知状其得生。名之往生，实无所往，不往而往，不妨说往。究极而言，非但无往，亦复无生，不生而生，不妨说生。

疏问：兜率内院昔人亦愿往生，今何偏示极乐？答：因难易故，境胜劣故，主师资故。又问：胜莲华世界甚超极乐，何以不往？答：乐邦在近，不应求远故。

钞问意盖谓弥勒亦现在说法，内院亦清净庄严，而不求生，当是何故？答有三义：一、因难易



者，凡生内院，必智断功德，堪与圣流，非若极乐，但求生者，净念成就，即克如愿，无论惑业。昔奘师谓内院易生，良以兜率之离人世，可计由旬；极乐之去娑婆，历多佛刹。彼论地，不论因，今论因，不论地，义各有取。然极而论之，奘师为当时一类之机，此经乃万世常行之道耳。

二、境胜劣者，内院不越三界之中，极乐出过三界之外，极乐疑城，尚无女人，内院外生，便有五欲，故曰下生犹胜天宫也。

三、主师资者，弥陀圆万德之果，已证如来；弥勒称补处之尊，犹居等觉。经云：“其中多有一生补处。”则弥勒方与观音、势至同侍导师之侧，曰师资也，故见弥陀即见弥勒，见弥勒未必见弥陀也。又古德有云：“先生西方，后生龙华。”亦大有理，偏求极乐，不亦宜乎！

胜莲华者，详见前寿命文中，今谓《华严》较论国土，娑婆之后，即云“极乐远之又远”，至百万阿僧祇世界，方曰胜莲，则极乐者，邻邦；胜莲者，遐域也。喻如越饥吴稔，举足即吴，舍吴不往，而远慕燕秦，惑亦甚矣。

疏问：见有一生念佛，临终未必往生，何也？

答：良由一生念佛，未是一心念佛故。

钞悠悠之徒一生念佛，所谓虽不懈怠，亦不精进，未能一心，故不得生。若果真实用心，而未纯



一，虽今世不生，亦植生因，必于来世成就三昧而得生彼，如《梵网》云：“不得戒，而得增益受戒。”宗门谓“才出头来，一闻千悟者”是也，慎毋藉口曰某某念佛，徒劳无功，遂谤圣教为不足信。

疏称理，自性无形，是不颠倒义；自性无垢，是生极乐义。

钞六祖云：“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背无面。”是则求于正相尚不可得，将以何物而名颠倒？《般若心经》云：“是诸法空相，不垢不净。”是则求于净相尚不可得，将指何处而号娑婆？不颠倒处，全身坐极乐莲台，颠倒才生，应念住娑婆国土，即心即土，即土即心，西方去此不远。

△四结劝

经舍利弗！我见是利，故说此言，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

疏是利者，指上见佛往生。此言者，见斯大利，故说此一心持名之言也。不愿往者，则孤佛说，是为第二重劝。

钞无利益语，佛所不谈，持名即得往生，于诸众生有大利益，故佛说也。良由已得往生，是名自利；生彼国已，闻法得道，还能广度无量众生，是名利他。具斯二利，故云大利。第二劝者，初言众生闻者，止是得闻彼国庄严胜妙，故起愿乐，未委如何得生。今出其由，言一心持名，佛来接引，遂



得生彼，则愿当益切，故云二劝。

疏又言利者，反显不愿往生之害，示欣厌也。

钞此土修行，多劫升沉，不能解脱，今以称名往生，遂登不退，较其利害，明若指掌，利即诸乐，害即众苦，故当欣厌。

疏又我说者，正明无问自说故。

钞见斯大利，急为指陈，恐诸众生迟迟失利，故不俟请问也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具足，是利义。

钞试观自性，欠少何事？灵知体上，弥陀圣众终日现前；常寂光中，极乐净邦无时不往。奈何佛见是利，众生若盲，佛说是利，众生若聋，虽是劳他金口宣扬，须是一回亲见始得。

△三交引佛言令断疑惑，分二：初明佛同赞，二释经应赞。初明佛同赞，分二：初本佛赞，二他佛赞。△今初

经舍利弗！如我今者，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利。

疏承上不独我见是利而说此言，亦十方诸佛同见是利而说此言也。赞者，称赞；叹者，感叹。不可思议者，上言我见是利，今极言其利非寻常之利也。文有三转：一、非无益，故云利；二、非但事福之利，故云功德之利；三、非但功德之利，故云不可思议功德之利也。以是赞叹非偶然故。



钞称赞者，称扬赞美彼佛广大功德，令人归信也。感叹者，感激叹息，此法人天希有，历劫难逢，令人悲喜。喜者，喜其得闻；悲者，悲其闻之晚也。不可思议，是此经原名，义见前序。经名不可思议者，正以阿弥陀佛有此不可思议大功德也。

文有三转者，利中多含，展转深广：初、事福之利者，修事相福，世间因故，是名小利；二、功德之利者，出世间因故，是名大利；三、不思議功德者，出世间上上因故，是名大利中大利。盖功德虽胜事福，于中复分胜劣，有可思议，有不可思议，今是不可思议之功德也，故大利中复称大利。

疏不可思议，如《声王》中说：“彼安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，神通现化不可思议。若能信如是事，当知是人不可思议，所得业报亦不可思议。”又依正因果，四俱不可思议。

钞此分为四：一、是施法广大功德，谓无量寿、无量光、三宝道品种种等；二、是神化周遍功德，谓水鸟树林咸宣妙法，衣食服用，受用自然，众生皆具相好神变等；三、是信受宿根功德，谓难信之法，能信受者，宿修无量善根等；四、是果报难胜功德，谓即得往生，即得入上善会，即得不退转地，毕竟成佛等，皆超越常情，故云不可思议。如《金刚般若》云“是经义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”是也。



依正因果者，依谓同居即寂光，正谓应身即法身，因谓七日功成，果谓一生不退，亦复超越常情，故俱不可思议也。昔英法师于东都讲《华严经》四十遍，因入绰禅师净业道场，深入三昧，叹曰：“自恨多年空寻文疏，劳身心耳！”何期念佛不可思议！

疏 称理，则自性离心言相，是不可思议功德义。

钞 《起信论》云：“是心从本以来，离心缘相，离言说相。”是故举心即错，动念即乖，滞句者迷，承言者丧。然则当如之何？纵饶缄口忘机，依然墮落无记，是之谓不可思议。

△二他佛赞，分六：初东方，二南方，三西方，四北方，五下方，六上方。初东方，分三：初列名显广，二现相表真，三发言劝信。△今初

经 东方亦有阿閼鞞佛、须弥相佛、大须弥佛、须弥光佛、妙音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。

疏 引诸佛赞者，见此净土法门，乃千佛万佛、无量诸佛异口同音之所赞叹，当谛信勿疑也。唐译具有十方，今缺四隅者，文省也。先东方者，举方常法，亦以东表智故。

钞 十方者，奘师译有四隅，则成十方。今止六者，以正摄隅，故文省也。举方常法者，经中凡举十方，每先东为首。东者，于时为春，万物生长，有智慧义，以智者万法之先导，故首举东方，即舍



利、文殊首众意也。

疏 举六方者，释迦处中故。

钞 既言上下四方，中央何独不举？盖释迦处娑婆世界，以本所居为中，前之后之，左之右之，仰之俯之，成六方也。

疏 阿闍鞞者，此云不动，法身不动故，一云不为二边之所动故。

钞 法身者，不生不灭，无去无来，妙觉地无所增，无明地无所减，湛然常住，如如不动故。二边者，有无也，有不能使之著相，无不能使之落空，不断不常，二不动故。

问：东属春生，于卦为震。震者，动也，云何佛号不动？答：以是即动即静，应万变而常寂，故云不动。《华严》以东方为不动智，正此意也。

疏 须弥相者，佛相无尽，如须弥故。

钞 须弥，此云妙高，众宝所成曰妙，迥出群山曰高。佛之相好，百福所成，无不具足，是之谓妙；人天二乘，及诸菩萨相好皆莫能及，是之谓高。

疏 大须弥者，佛德高广，如大须弥故。一云佛名大于须弥，如《维摩》中说。

钞 须弥高广，超于七金，以对七金，名之为大；佛德高广，无以为比，如大须弥也。佛名者，《维摩经》云：“名称高远，逾于须弥。”则谓大过于须弥也。



疏 须弥光者，佛光广照，犹如须弥，映蔽众生故。

钞 光有二义：一者，须弥宝成，宝能发光，如佛净极光通故；二者，须弥体大，光明亦大，如佛光明无量故。

疏 妙音者，法音圆妙，说法称机故。

钞 圆妙者，如《维摩经》云：“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”又云：“于众言音，微妙第一。”

疏 如是等者，多难悉举，且举五佛，以等摄之。恒河，亦云旃伽河。沙者，喻多也。

钞 恒河在西域无热池侧。香山顶上有无热恼池，流出四河，恒河在南，广四十里，沙逐水流，至为微细。佛近彼河说法，故凡言多，常取为喻，明东方多佛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也。若据《法华》，一尘一劫之喻，则恒河者，犹为至少，今举恒沙，意实无尽故。《大本》云：“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，诸佛如来皆共赞叹阿弥陀佛所有功德。”则恒沙未足以尽之也。

疏 以上佛名，灵芝云：“相传不释。”亦有释者，或取因或取果，或性或相，或悲智行愿等，亦无碍故。

钞 不释者，以佛具万德，不可以一德称故。亦有释者，以佛德融通无尽，亦可以一摄万，偏举一



德，即备众德故。故举因则该果海，举果则彻因源，无有智而不悲，悲而不智，无有行非愿起，愿不行成，如尧仁舜孝，禹俭汤宽，亦互具故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智慧不可尽，是东方恒沙佛义。

钞东方义见前解。有形之物可尽，智慧不可尽；外求智慧可尽，自性智慧不可尽。曰恒沙者，亦少分喻耳，所以道：尽思共度量，不能测佛智。

△现相表真

经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

疏其国者，本所住国。各于其国者，见佛佛皆然也。左右为广，前后为长。三千大千，详如《俱舍》中说。覆大千者，极言舌相之广长也，以多劫口业清净故。若详其由，如《华严》中说。言此以明佛语为必可信，令断疑也。

钞《俱舍论》颂云：“四大洲日月，须弥卢欲天，梵世各一千，名为小千界。”此小千千倍，说名为中千，此千倍大千，皆同一成坏。今释谓四大部洲、二轮日月、一须弥山，从下地狱至六欲天，从欲天至梵天，齐此色天，名一世界；一一数之，积而至千，名曰小千；又以小千为一，一一数之，积而至千，名曰中千；又以中千为一，一一数之，积而至千，名曰大千；以三次言千，曰三千大千，其实一大千也。一大千世界即经中一佛土也。彼阿閼佛乃至恒沙诸佛，各各主此大千世界。今谓诸佛各于本



界出广长舌，覆其界内，无不遍也。

口业清净者，谓不为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，常为真实语、正直语、柔软语、和合语。而言多劫者，经云：凡夫舌过鼻尖，表三世不妄语，佛乃无量劫来，曾无妄语，久积功德，感斯胜相也。详其由者，《华严·离世间品》云：“菩萨有十种舌，所谓开示演说无尽众生行舌，开示演说无尽法门舌，赞叹诸佛无尽功德舌，乃至降伏一切诸魔外道，除灭生死烦恼，令至涅槃舌，是为十。”菩萨成就此法，得如来遍覆国土无上舌，则不止一因，故言详也。必可信者，凡夫舌相不过三寸，古谓掉三寸舌，则毁誉抑扬，循其私意，容未可信，佛具如是广长之舌，宁有妄乎？其所赞叹，更疑不信，无有是处。

疏 又行位菩萨尚有广长舌相，更过于此，今犹略说。

钞 菩萨舌相者，《华严》十行位菩萨成就十无尽藏，其说法时，以广长舌出妙音声，充满十方一切世界。言十方一切，则不止一大千而已，菩萨且然，何况如来？今且各就本国，故云略说，其实佛赞净土遍十方一切世界也。

疏 慈恩云：佛之舌相，证小，则覆面门，以至发际，今覆大千，证大事也。又云菩萨得覆面舌相，故其言无二，悉真实故。则覆面之舌已无妄语，况覆大千乎？



钞 舌相小大者，以佛得色身三昧，六根自在，证小证大，各随其意。言大事者，《法华》云：“佛为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，谓令众生皆入佛乘故。”今赞净土，现此舌相，则知净土法门是为大事，同《法华》也。苟非大事，则所谓割鸡焉用牛刀也？又菩萨覆面者，举劣况胜，劝信之至也。

疏 又十方者，且就横说，若竖说者，通乎三际，无不赞叹。

钞 以方例世，则前乎迦叶，乃至过去无量诸佛，后乎弥勒，乃至未来无量诸佛，必其广长舌相亦遍覆三际也。诸佛相同，则心同、智同、愿同，既六方赞叹此经，知三世诸佛亦必赞叹此经，如六方也，所谓无间说者是也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周法界，是广长舌义。

钞 古谓溪声即是广长舌，然则广长舌相不独诸佛有之，众生有之，即万象皆有之，是故情与无情融成一舌，舌即法界，法界即舌，说遍覆时，已成双槩。

△三发言劝信

经 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

疏 诚实，明必可信，以是广长舌端出诚实语，谓此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汝当谛信，莫怀疑也，信义详后。



钞 必可信者，以诚则真，无伪，实则审谛不虛，所谓师子吼，无畏说，千圣复起不能易，万世守之则为楷者也。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连下十六字，此经原名也，唐译止言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，欲文省便，以不可思议功德摄净土中故。此不可思议，上文赞佛，今乃赞经，其义一也，故不重释。

护念者，念佛之人，佛力保护，令其安隐，无诸障难故；佛心忆念，令其精进，无有退堕故。《观经》云：“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”又经云：“念佛之人，阿弥陀佛常住其顶。”又十种利益云：“念佛之人，阿弥陀佛常放光明摄受此人。”此本师护念，而十方诸佛同此护念，当知念佛佛念，感应自然，不可诬也。

疏 又地始蒙佛护，故知往生，地位非浅。

钞 八地佛护者，《华严》谓八地菩萨常为如来之所护念，今此顿超胜地，故曰非浅。

疏 诸佛告语众生，古有二说：一谓转引，一谓同时。今兼用之。

钞 转引者，慈恩谓六方诸佛告本国中之语，释迦转引以证己言；灵芝谓是释迦说此经时，六方诸佛同时赞叹。今兼用者，以此广大最要法门，诸佛平时必所常赞，而正当释迦说此经时，十方诸佛齐赞，亦复何碍？弥显此经乃普眼法门，遍乎法界，一说一切说也。



疏称理，则自性不变，是诚实义；自性不离，是护念义。

钞纯真绝妄，万劫如然，言诚实者，孰过于是？即今一视一听、一言一动，莫不与俱，亘古亘今，常护常念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，何得诚言不信，护我偏违？可谓自诳自欺，自逃自逝。

△二南方，分三：初列名显广，二现相表真，三发言劝信。△今初

经舍利弗！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、名闻光佛、大焰肩佛、须弥灯佛、无量精进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。

疏日月灯者，大智无尽故。

钞大智无尽者，日照昼，月照夜，灯照日月之所不及，普遍继续，更无穷尽。佛之大智，横亘十方，竖通三际，方犹是也。又日光破暗，有般若义，名一切智；月以清凉照夜，有解脱义，名道种智；灯继日月，通乎昼夜，不住二边，是中道第一义谛，有法身义，名一切种智。

疏名闻光者，名称普闻，如光远照。

钞实大声宏，故有名称，普遍闻于十方无量世界，如日光照，无所不被。

疏大焰肩者，肩表二智，焰喻照耀。

钞二智者，权智照事，实智照理，事理炳然，双照不昧，如两肩发焰故。又此二智，荷担一切佛



法，有肩义故。

疏 须弥灯者，须弥为灯，照四天下，佛光广照亦如是故。

钞 须弥为灯者，如云须弥为笔，须弥为椎等，极言灯量之广大也。须弥在中，光照四部，佛以中道大智照诸众生，如须弥灯也。然《维摩经》言：“须弥灯王佛，身长八万四千由旬，而究其国土，乃东方过三十六恒河沙世界。”今在南方，以佛同名者众故。

疏 无量精进者，精进解见序分，但彼言常，此言无量。

钞 无量二义：一者，时无量，即是常义；二者，事无量，自利利他，智行无边故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光明不可尽，是南方恒沙佛义。

钞 南方为离，离为火，火内暗而外明，是寂而常照也。真知不昧，灵焰何穷，《华严·光明觉品》言如来光明过一世界、十世界，乃至不可说世界，皆是自己心光觉照，一切不从外得，故曰“我见灯明佛，本光瑞如此”。

△二现相表真

经 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

△三发言劝信

经 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



△三西方，分三：初列名显广，二现相表真，三发言劝信。△今初

经 舍利弗！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、无量相佛、无量幢佛、大光佛、大明佛、宝相佛、净光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。

疏 无量寿，因与本佛同名，古有二说，亦俱有理。

钞 二说者，灵芝谓诸佛同名甚多，决非法藏所成之佛，以是本佛不应自赞故；慈恩谓设若自赞，理亦无妨，以导引众生，令生胜意故。今双取二说，谓据《大本》，过无边佛刹，同名释迦牟尼者，不可胜数，又观音师观音如来等，则无量寿之名，何止一佛？百千万亿不可穷尽，若据佛分边事，焉得以凡常例之？将无自赞毁他，犯菩萨十重戒耶？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，纵横予夺，权实双彰，苟有利于众生，亦何施而不可？天上天下，唯吾独尊，可得云自赞否？前之一说，恐人不知诸佛数如微尘，拘执一偏故；后之一说，恐人泥于不应自赞，昧佛神用故。二说兼成，理固无碍。

疏 无量相者，相好无尽故。

钞 相好者，或三十二相，或八万四千相，或微尘相，德福无量，相亦无量也。昔志公现十一面观音相，僧由不能举笔，况佛相乎？

疏 无量幢者，功德高显，喻之如幢，极其高



显，名无量也。又无量者，广多义。

钞 幢者，幡属，又云旗属。《刊定记》，幢有七义，约之成五：一、高显义，喻佛位极尊故；二、建立义，喻佛悲智建立众生及菩提故；三、归向义，喻佛为众生所宗仰故；四、摧殄义，降伏一切诸魔军故；五、灭怖义，如帝释告诸天众：“汝与修罗战时，设有恐怖，当念我七宝幢，其怖即灭。”喻佛得无所畏，众生念佛，即离恐怖故。今唯取高显一义，摄余义也。广多者，其幢多而无量，如经言：“幢幡宝盖遍满虚空。”佛竖无量妙义指示众生亦复如是。

疏 大光者，光辉广被故。

钞 光指化他之用，诸天人亦有身光，不假日月，二乘小果、因地菩萨，皆有光明，比佛为小，佛光映蔽一切，故云大也。

疏 大明者，谓佛以大智破诸惑尽故。

钞 破诸惑尽者，一切智，破见思惑尽；道种智，破尘沙惑尽；一切种智，破无明惑尽。杲日当空，无所不照，故云大明也。虽前似觉他，此似自觉，各举一德，义实互具，如上总说中辩。

疏 宝相者，相好殊特，如宝尊贵故。

钞 相好如宝者，佛有无量相，姑举一二：目相，如经言：“八万四千清净宝目。”毫相，如经言：“琉璃筒。”胸相，如经言：“紫磨金。”肉髻相，如经言：“甄叔迦。”皆所谓宝相也。



疏 净光者，佛德清淨，发光明故。又其光清淨，名净光故。

钞 清淨发光者，有染之智，不发妙光，佛德至淨，出大光明，譬如镜体清淨，能鉴形故。其光清淨者，譬如野烧，亦有光明，比之日月，不名淨故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清淨不可尽，是西方恒沙佛义。

钞 西方义见前解，良以真如自体，湛若虚空，绝点纯清，曾何涯际？纤尘乍起，佛灭多时，心垢顿除，古佛随现。

△二现相表真

经 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

△三发言劝信

经 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

△四北方，分三：初列名显广，二现相表真，三发言劝信。△今初

经 舍利弗！北方世界有焰肩佛、最胜音佛、难沮佛、日生佛、网明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。

疏 焰肩者，解见前文。

钞 前有大字，义无优劣。

疏 最胜音者，佛音极好，一切音声无能及故。

钞 佛有八音：一、极好音；二、柔软音；乃至八、不竭音。今据极好，以释最胜，亦可八音兼备，故名最胜，则一切天、人、声闻、菩萨所不能及也。



疏 难沮者，佛德坚密，不可坏故。

钞 沮者，水名。佛证法身，已得金刚不坏之体，更无余惑、烦恼横流，莫能冲荡，故曰难沮。昔人谓吴其沼乎？难沮者，犹言不可沼也，又沮、阻通用，止遏也。

疏 日生者，佛光出现，如日初升也，兼二利说。

钞 二利者：一者，自利，众生本觉，覆在不明，如大夜中，日光不现；破惑显智，始觉朗照，如日东生故。二者，利他，《华严》二十三，经云：“譬如日天子，不以生盲不见故，隐而不现；不以乾闥婆城、阿修罗手、阎浮提树、崇岩邃谷、尘雾烟云等物覆障故，隐而不现；不以时节改变故，隐而不现。”喻佛始成正觉，说法利生，慧光普照，如日东生故。

疏 网明者，智如宝网，遍照众生故。

钞 网者，即梵网千珠，千珠交映，光明洞彻，如佛智遍覆众生，无所不照故。又种种法门互相融彻，觉群迷故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含摄不可尽，是北方恒沙佛义。

钞 北方为冬，冬主藏，万物之所成终，而所成始也。今则百千法门，同归方寸，无边德用，总在心源，觅之则无相无形，出之则无穷无尽，本来具足，不假他求，是故众生心即名如来藏。

△二现相表真



经 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

△三发言劝信

经 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

△五下方，分三：初列名显广，二现相表真，三发言劝信。△今初

经 舍利弗！下方世界有师子佛、名闻佛、名光佛、达摩佛、法幢佛、持法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。

疏 师子者，如师子伏群兽故。

钞 师子二义：一者，师子众兽中王，游行无畏，如佛凡圣独尊，出入三界，自在无碍故；二者，师子一吼，百兽畏惧，如佛说法，天魔外道皆信服故。又无五种怖，具四无畏，皆师子义。

疏 名闻者，释义同前。

钞 前名闻光，今无光字，名闻者德，光者喻，虽无其喻，不异其德。

疏 名光者，名如日光，无所不被，亦可并称，以名显光炽故。

钞 如光义同上。名显者，如阿弥陀佛，名称普闻，十方三世无不瞻念故。光炽者，如阿弥陀佛光明普照十方三世，无所障碍故。

疏 达摩者，此云法，亦兼二利。

钞 法者，轨持义，以法轨持己德，成己法身，以法轨持他身，令诸众生皆证法身故。



疏 法幢者，法如幢故。

钞 法如幢者，佛法高显，人天仰之为宗，邪外望之而伏，详如前文无量幢义。

疏 持法者，二义：一者，执中名持；二者，执守名持。

钞 执中者，不堕有边，不堕无边，善持中道妙法故。执守者，持此妙法，流通三世，使不断绝故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测之弥深不可尽，是下方恒沙佛义。

钞 文殊取钵，遥垂右手过下方四十二恒河沙世界，今谓更过下方不可说恒河沙世界，求于自性，譬如持竿探海，欲穷其底，终不可得。

△二现相表真

经 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

△三发言劝信

经 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

△六上方，分三：初列名显广，二现相表真，三发言劝信。△今初

经 舍利弗！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宿王佛、香上佛、香光佛、大焰肩佛、杂色宝华严身佛、娑罗树王佛、宝华德佛、见一切义佛、如须弥山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。

疏 梵音者，佛音清净，无杂染故。



钞 无杂染者，余乘说法，是为杂染而不清净，今佛唯以一乘法化导诸群生，所谓纯一不杂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，故名梵音。

疏 宿王者，一云月为宿王，一云即宿中王，如北辰故，二义皆得。

钞 月为宿王，所谓万点星光，不如孤月，月非星类，喻佛为大觉，觉非迷类，胜一切故。即宿中王者，语云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，言北辰宿类，而出乎其类，喻佛即众生，出乎众生，以生所归依故。皆得者，一以星月对显称王，一就星中独胜称王，今言佛在异类，异类中王，佛在同类，同类中王，故皆得也。

疏 香上者，佛圣中圣，如香中香，最上无比故。

钞 香中香者，如栴檀香，云此香六铢价值三千大千世界；又云此香一焚，四十里外无不闻者，是香之最上者也。佛证五分法身之香，其香普熏无量世界，一切人、天、修罗、外道、二乘之香，无能及者，故曰香上。

疏 香光者，其香发光，如断智二德故。

钞 断德者，香能避恶，有灭秽义，诸恶净尽，名之为香；智德者，光能破暗，有智慧义，灵明广照，名之为光。又常香止被鼻根，香中发光，兼被眼根，喻声闻止能灭恶，有体无用，佛灭诸恶，能具诸善，具足断智，如香光也。



疏 大焰肩者，释义同前。

钞 焰肩之名屡出，正由佛同名号，无量无边故。

疏 杂色宝华庄严身者，万行因华庄严法身故。

钞 万行庄严者，虽证法身，若无万行，名素法身。佛称一切种智，故须四等六度，种种行门无不备集，积功累德，助显法身，如万种宝华庄严色身也，以法身本具恒沙性德故。

疏 娑罗树王者，娑罗，此云坚固，亦云最胜，德不变易，三界独尊，如树王故。

钞 坚固者，此树岁寒不凋，斧斤不损，有坚固义，如佛证法身，惑不能摇，境不能动故。最胜者，此树高大，一切林木无能及者，如佛超三界，众圣中尊故。具斯二德，名树王也。

疏 宝华德者，佛德如宝华故。

钞 前云严身，严有因义，今但言华，以华喻德。佛之万德，贵重华美，如宝华也。一云常乐我净，佛之四德，常如宝华，无凋落故；乐如宝华，悦人意故；我如宝华，无待外故；净如宝华，体莹洁故。富有万德，贵重华美，可例知矣。

疏 见一切义者，诸法之义，无不知故。

钞 一切者，世出世间诸法无量，则义无量，有知近义，不知远义者；有知偏义，不知圆义者；有知总义，不知别义者；有知实义，不知权义者；佛无不见，如悉达太子，名一切义成，即此意也。



疏如须弥山者，须弥为众山之王，佛德超绝，如须弥故。

钞前言须弥相，故指相好，今无相字，专就德言。合万德而交罗，如须弥以宝成称妙，中天下而独立，如须弥以最上称高，须弥王于众山，如来王于三界，其义一也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仰之弥高不可尽，是上方恒沙佛义。

钞颜渊叹道，曰：“仰之弥高。”今借用之，言灵心卓越，体绝攀缘，仰之弥勤，高之益甚。昔净名过上方四十二恒河沙世界而取香饭，今谓更过上方不可说恒河沙世界求于自性，譬如接竹点天，欲至其巅，终不可得。

△二现相表真

经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

△三发言劝信

经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

疏以上六方佛赞，亦是阿弥陀佛本愿力故。

钞本愿者，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我作佛时，名闻十方无央数世界，诸佛各于大众之中称我功德，及与国土等。”故今成佛，如其所愿。

疏有执《楞严》，谓观音耳根，此方教体，势至念佛，不与圆通，云何今日普教念佛？以此为疑



者，正由不达六方佛赞故。

钞 疑者，谓念佛法门既不逗此方之机，又不入圆通之选，既居此方，何必念佛？今观六方诸佛皆赞此经，则知耳根者，偏逗此方之机，念佛则普逗十方世界之机也，《大本》云“十方众生称我名号，必生我国”是也。

耳根者，偏逗人类之机，念佛则普逗六道众生之机也，《大本》云“地狱、鬼、畜生亦生我刹中”是也。然则耳根不摄念佛，念佛能摄耳根，是故耳根者，此方释迦如来所赞。念佛者，十方恒沙如来所赞，今从多赞故也。且今普天之下，缙素男女自然念佛，如前文所明逗机之广，又何疑哉？试设一喻，如此国中有百千邑，于中士子分习五经，或有一邑，士多习《诗》，或有一邑，士多习《礼》，所称多习，据本邑故。如其参会诸经，通较合国，则习之最多，莫尚于《易》。今此耳根，如《诗》《礼》故，今此念佛，如《周易》故。

疏 问：既六方诸佛共赞西方，云何六祖不随佛赞，反似斥无，其故安在？答：此有四意：一、为门不同故；二、似毁实赞故；三、不为初机故；四、记录有讹故。

钞 《六祖坛经》云：“东方人造恶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恶，念佛求生何国？”又云：“愚人愿东愿西。”后人执此，遂疑六祖说无西方，故为此



辯。初、为门不同者，复有二义：一者，且据理事二门，六祖所说，是以理夺事门，若以事夺理门，则佛事门中不舍一法，安得拨无净土？二者，晋宋而下，竟以禅观相高，直指单传之意，几于晦塞，于时达摩始唱，诸祖继兴，惟欲大明此道。而此道无佛无众生，今西方者，正开示众生趣向佛故；此道举心即错，动念即乖，今西方者，正教人起心念佛故；此道心境俱寂，今西方者，正以佛国为境，发心求生故。是虽理无二致，而门庭施設不同，随时逐机，法自应尔，假使才弘直指，复赞西方，则直指之意，终无由明矣。故六祖与净土诸师，易地则皆然也。

二、似毁实赞者，六祖东西之说，只是劝人要须实心为善，空愿无益，何曾说无西方？喻如孔子生于东鲁，今有人言：齐人造恶，慕孔子，求居鲁邦；鲁人造恶，慕孔子，求居何国？盖谓为善是真学仲尼，何曾说无东鲁？六祖此言，正经中必以多善根得生彼国之谓也，恶得云毁？

三、不为初机者，六祖自云：“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。”今初心下凡，以秋毫世智藐视西方，妄谈般若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，故《坛经》者，慎勿示之初机，苟投非器，便落狂魔，诚可叹惜。

四、记录有讹者，《坛经》又言：“西方去此十万八千里。”是错以五天竺等为极乐也。五天、震



且同为娑婆秽土，何须分别？愿东愿西，而极乐自去此娑婆十万亿土。盖《坛经》皆学人记录，宁保无讹？不然，则借此之西域，以喻彼之西方耳。古谓尽信书，不如无书者，此也。况西方千佛所赞，今乃疑千佛之言，信一祖之语，佛尚不足信，况于祖乎？

明智者，当为世人决疑起信，在在处处，弘赞流通，即是代诸佛出广长舌，即是报佛深恩，如其违背圣言，故为魔说，其为罪也，何可言尽？今以喻明，于此有人，日出万言，以谤万佛，积满千岁，是人罪业无量无边；而复有人出一恶言，拨无净土，阻人念佛，是人罪业，过于前人百千万倍，乃至无算。何以故？微尘诸佛赞叹西方，惟欲人人成佛，汝独生谤，即是遍谤微尘如来，陷害众生，常沉苦海，不得成佛，故罪如是，其慎辞哉！

疏 称理，则自性遍照，是六方佛赞义。

钞 灵光独耀，迥绝中边，真照无私，何分彼此？故得一多无碍，主伴交成。无碍，则千差虽隔而非殊；交成，则万法不期而自会。然则六方不离于咫尺，诸佛悉现于毫端，今者此经，当在何处？

△二释经应赞，分二：初征名，二释义。△今初

经 舍利弗！于汝意云何？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？

疏 名必有义，彰阐其义，方克奉行，无所疑故。



钞 题十六字，但征下之八字者，以不可思议，释迦所赞，其义已明，他方佛赞增此八字，故征其义，云何佛护？云何佛念？以前教当信是经，今谓义明，然后信固也。

△二释义，分三：初闻持，二利益，三勉信。△今初

经 舍利弗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，及闻诸佛名者。

疏 闻是经者，牒上依正信愿，持名往生等。闻受持，即前三慧、三资粮故。

钞 闻即闻慧，受即思慧，持即修慧；闻即信义，受即愿义，持即行义。详见前释。

疏 闻诸佛名，牒上六方诸佛名也。闻经受持，闻佛名者，亦应受持故。

钞 问：此经闻弥陀佛名号为往生因，何兼诸佛？答：弥陀功德，为恒沙诸佛之所共赞，则闻诸佛名，知诸佛赞，信受此经，倍复亲切，故双举也。

《华严·第六回向》云：“复于佛所，得闻佛名，转更值遇无数诸佛。”即闻此经，又闻诸佛名之意也。

疏 《大本》云：“多有菩萨欲闻此经，而不得闻。”又经云：“宁于地狱得闻佛名。”则知闻此经，闻诸佛名，大非易事。

钞 菩萨欲闻而不得，则二乘凡夫可知矣。《大本》偈云：“若不往昔修福慧，于此正法不能闻，已曾钦奉诸如来，故有因缘闻此义。”地狱闻佛者，



《华严》偈云：“宁受地狱苦，得闻诸佛名，不愿生天中，而不闻佛名。”故知此经及与佛名，不易闻也；今得闻之，可弗信受？

疏 称理，则自性自轨，是闻此经义；自性自觉，是闻诸佛名义。

钞 自轨自持，则尊者不说，我乃无闻，是真般若；自觉自照，则无名无字，无体无相，是名如来。斯则世间难信之妙法，不闻而历历分明，恒沙诸佛之洪名，绝听而轰轰在耳，可谓所未闻经，信之不疑，承事诸佛，无空过者。

△二利益

经 是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皆为一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疏 诸佛护念，故得不退菩提，不退义见前释。

钞 上征云何护念，今出其由。谓持经及佛名者，诸佛护之念之，令不退也。又唐译必为十方十殑伽沙诸佛之所摄受，则非惟不止六方，亦不止一恒沙而已。

疏 阿者，此云无；耨多罗，此云上；三藐，此云正等；三菩提，此云正觉；言无上正等正觉也。

钞 究竟极果，对下而言，名之无上；正观真谛，对邪而言，名之曰正；等观俗谛，对偏而言，名之曰等，亦名曰遍。觉者，灵明自心；正觉者，兼上正等二义。



言此觉者，是无上正等之正觉也，良以蠢动含灵，皆有佛性，则菩提者，佛与众生本来无二，无明所覆，遂成迷妄，是则邪觉，不名为正；声闻、辟支止破见思，虽得菩提，其道未中，是则偏觉，不名为等；一切菩萨已尽尘沙，未尽无明，虽得正等菩提，佛地犹远，不名无上，惟佛一人，妄尽觉满，如望夜月，更无有觉过于此者，名无上正等觉也。

今但持佛名，蒙佛护念，于如是觉，即不退转，言直至道场，终不再堕三有，中止化城，决定成佛也。《大本》法藏愿云：“闻我名已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”又云：“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有一亿菩萨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疏前云阿鞞跋致，正此不退菩提义也，而生前死后，意稍差别。

钞阿鞞跋致，云不退者，正言于无上菩提不退转耳。然前云生彼国者，皆得不退，此言闻经闻佛，皆得不退，则不待往生彼国。而未生以前，即已成就菩提善根，不可破坏，况复生彼而有退转？复有二义：一者，见生不退，如上所明；二者，纵其少寿多障，不克往生。而乘此自执持力，佛护念力，必于来生菩提善根亦不丧失，毕竟得生彼佛国土，如昔人谓今生既下此等般若种子，纵未明了，才出头



来，管取于般若中现成受用，正此谓也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常觉，是不退菩提义。

钞灵灵独照，了了常知，不减不增，无得无失，菩提即我，我即菩提，尚无有进，云何有退？

△三勉信，分三：初因闻信受，二随愿得生，三总结信愿。△今初

经是故，舍利弗！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。

疏皆当信受，是为第三重劝，有判此处即属流通，今仍属正宗。以承上文，正勉信受，令往生故，前文二皆劝愿，今复劝信。

钞第三劝者，上言闻是说者，止是持名得生，未委退与不退。今言不但得生，必于无上菩提永不退转，如是则愿当益切，故云三劝。未属流通者，以信愿往生是一经要领，下文重重劝信劝愿，判属正宗，于义为当。汝等者，正指身子以及现前大众，兼未来一切诸众生等。良以一佛亲宣，即当谛信，诸佛同赞，更复何疑？信行愿三，不可一缺，故前文劝愿，今复劝信。

复劝者，前六方中已劝当信是经，今复明言当信我语，良以不愿，由于不信，不信则起行无由，故佛于此经重重劝信，如《大本》言：“不信佛语者，乃恶道中来，余殃未尽，愚痴不信，未当解脱。”又法藏愿云：“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刹，十念必生，惟除五逆、诽谤正法。”谤正法者，不信之谓



也。又《文殊般若经》如前所引，末亦云“惟除不信”。又《华严》谓信为道元功德母，而复累言不置，岂徒然哉！清凉大师云：“高齐大行和尚宗崇念佛，以四字教诏，谓‘信忆’二字不离于心，‘称敬’二字不离于口。”

往生净土，要须有信，千信即千生，万信即万生，信佛名字，诸佛即救，诸佛即护，心常忆佛，口常称佛，身常敬佛，始名深信，任意早晚，终无再住阎浮之法，此策发信心，最为切要也。

疏 信者，不疑之谓；受者，信已而领纳不忘之谓。信而不受，犹弗信也。

钞 信而不受，譬如有人，馈以异宝，虽知是宝，深信无疑，然拒之不纳，信亦何益？故曰犹弗信也。

疏 又信即心净，如唯识说。

钞 《成唯识论》云：“信者，谓于实德，深忍乐欲，心净为性。何言心净？以心胜故，如水清珠，能清浊水。又诸染法，各自有相，唯有不信，自相浑浊，复能浑浊余心心所，如极秽物，自秽秽他，信正翻彼，故净为相。”今修净土，主乎心净，信为急务，明亦甚矣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本来是佛，是信受义。

钞 《华严》十信，全以果佛为自信心，良由佛即是心，故众生心中念念常有佛成正觉，作如是信，



祇园妙旨，千佛玄谈，一时受毕。

△二随愿得生

经 舍利弗！若有人已发愿、今发愿、当发愿，欲生阿弥陀佛国者，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彼国土，若已生、若今生、若当生。

疏 上言信受，今言信已生愿也。已愿、今愿、当愿，过、现、未三时也。举三时者，明有愿者，无一不生也。

钞 已愿已生，则今佛说经之前，已有人求生彼国而得生故；今愿今生，则佛正住世时也；当愿当生，则闻经已后，至于今日，后之后也。先言不退菩提，后云往生者，明发愿者，见世之中已顺觉路，况既得往生乎？无一不生者，见往生者甚多无量也。

问：生者既多无量，今何偶一见之？答：十方世界众如微尘，其往生者何限？子见娑婆，不见尘刹故。又问：生者既多无量，彼土何以容之？答：沧溟纳百川而不溢，明镜含万象而有余，况净土乎？即心是土，即土是心，以心归心，何弗容也？

疏 称理，则自性非去来今，是已生、今生、当生义。

钞 万年一念，何古非今？一念万年，何今不古？则念念游行乐国，时时礼覲慈尊，谁非往生者？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既无其心，谁是往生者？无生而生，是名已生、今生、



当生。

△三总结信愿

经是故，舍利弗！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

疏上言有愿必生，则因果历然，只恐不信与信而不愿耳。故总结信愿，言不信则已，若有信者，应当愿往，是为第四重劝。

钞第四劝者，从初而再，皆明发愿求生，至于三中，复明愿从信起，如上三重，止是劝说应当发愿，未显发愿功德。今言过、未、现在但有愿者，无一不生，方知愿力如是广大，焉可不信？焉可不愿？故云四劝，故云总结，智者云：“火车相现，尚得往生；戒定熏修，功不唐捐矣。”信之至也。永明云：“劫石可磨，我愿无易矣。”愿之至也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如智冥契，是信愿双成义。

钞纯然真实而不虚者，自性如也，是之谓信；炽然出生而无尽者，自性智也，是之谓愿。如冥乎智，智契乎如，智外无如，如外无智。文殊信首，具足一心；普贤愿王，不离当念。

△四互彰难事令切感发，分三：初已赞诸佛，二诸佛赞已，三总结难事。△今初

经舍利弗！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。

疏唐译但云：如我今者称扬赞叹无量寿佛。此



言称赞诸佛，古崖云：“以弥陀、诸佛，同一法身故。”

钞 同一法身者，如《华严》颂云：“十方诸如来，同共一法身，一身一智慧，力无畏亦然。”则弥陀即诸佛，诸佛即弥陀，故不曰弥陀而曰诸佛，盖该弥陀在诸佛中，下言诸佛，亦弥陀与诸佛同赞释迦也。

疏 唐译以弥陀该诸佛，今经以诸佛该弥陀，若二说兼具，于文更顺，而义亦足。

钞 具二说者，应云“如我今者称赞阿弥陀佛，及与诸佛不可思议功德”，则经文既顺，而同一法身之义亦在其中。文义双美，当知什师本有此意，文省便故。奘师后译特为单举者，欲人于二经善会其意，而不泥其文也；又诸佛、弥陀相即，是亦不可思议。

△二诸佛赞己，分二：初得道难，二说法难。△今初

经 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，而作是言：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希有之事，能于娑婆国土，五浊恶世：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中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疏 佛佛互赞，表此净土法门决应信受故。

钞 佛佛互赞者，以此念佛求生净土，纵一佛独赞，已当信受不疑，而今不但释迦赞于祇园，诸佛赞于六方。又此佛彼佛递互赞叹，岂非超生脱死最



要法门？是以再四叮咛，多方诲诱，恩逾慈母，仁过旻天，粉骨碎身，难足为报。

疏彼诸佛等，即弥陀与六方诸佛也。释迦，此云能仁。牟尼，此云寂默。

钞能仁寂默，自有二义：一者，对待说，则能者善权方便，曲就机宜，仁者至德洪恩，普沾万类，是大悲利物也；寂则澄然不动，顿息万缘，默则漠尔忘言，永离戏论，是大智冥理也。二者，圆融说，以悲即智故，终日度生，无生可度，动一静也；以智即悲故，不起一念，常度众生，静一动也。故知偏举二字，乃至一言，佛之全德，摄无不尽。

疏甚难希有，总下二难，具此二难，故言功德不思议也。

钞言二难者，于五浊得菩提，是为一难；又于五浊说此净土法门，是为二难；并此二种，是为最上难行之事，惟佛行之，希有罕见之事，唯佛有之。又难行能行，犹未希有，甚难行者而能行之，此诚驾古轶今，超贤越圣，天上天下卓然独擅，而无与等埒者也，故云希有。

疏娑婆，此云堪忍，一云忍界，即释迦世尊所主大千世界也。五浊者，以五事交扰，浑浊真性，故名恶世；无五浊者，名善世也。

钞堪忍者，以此中众生堪能忍受三毒烦恼，轮回生死，不厌离故。忍界者，如来于中独证自誓三



昧故，又劫初梵王名忍故。五浊交扰者，性本渊澄，由劫等五，起诸尘滓，如《楞严》云：“譬之清水，投以沙土，土失留碍，水亡清洁，汨然浑浊故。”世者，迁流不已之谓，则此世之前，此世之后，当有无五浊之善世，今云恶世，据释迦见世言也。

疏 劫者，梵语，具云劫波，此云时分。劫浊者，无别体，以有四浊得名，众浊交凑，即其相也。

钞 劫浊者，一大劫中，成住坏空二十小劫，辘轳增减，人寿增至八万岁时，增之极也。乃百年减一，减至二万，即入劫浊。无别体者，由下四浊，当此劫中，因以得名。此之劫分，众浊交凑，昏乱驳杂，故云浊也。反显极乐国中，阿弥陀佛现在说法，清静之时，非劫浊故。今日我等何为安处劫浊之世，而不求生彼国乎？下四仿此，故智者云：“他方净土无三毒等，则名五清。”正此意也。

疏 见浊者，五利使为体，开之则六十二等，诸见炽盛，即其相也。

钞 五利使者：一、身见，谓执我我所而起我身之见；二、边见，谓执断执常，失乎中道而起边傍之见；三、戒取，谓非因计因，修诸苦行而起取著我能持戒之见；四、见取，执粗为胜，担麻弃金而起自负所见之见；五、邪见，谓拨无因果，堕豁达空而起邪外不正之见。此五者，能令众生趋入生死，故名为使。而几微迅疾，为害非细，对五钝言，故



名利使。开之则六十二者，以断、常二见为本，而色等五阴，各具四句，三世迭之，则成六十，加本断、常成六十二。此之诸见，犹如罗网，犹如稠林，缠缚屈曲，不可出离，浑乱真性，故云浊也。反显极乐国中，人具正见，非见浊故。

疏烦恼浊者，五钝使为体，广之乃至为十，为百八，为八万四千，及恒河沙等，三灾感召，即其相也。

钞五钝使者：一、贪，谓遇顺情境起于爱著，不能舍离故；二、瞋，谓遇违情境起于恚恨，不能容忍故；三、痴，谓于非违非顺境起于愚暗，不能觉察故；四、慢，谓于一切众生起骄傲心，上陵下忽，不能恭逊故；五、疑，谓于诸善法起猜贰心，欲进欲退，不能决定故。此五者亦能使人趋入生死，故名曰使；较前稍为重滞，故名钝使。

广之者，谓合五利为十烦恼，又分之为九十八，加十缠，成百八烦恼，又细推之则八万四千，乃至恒沙，多多无量，劳烦我心，不得安隐，热恼我心，不得清凉。又喧烦之法，逼乱心神，使真明不朗，故名烦恼。三灾感召者，贪感饥馑，瞋感刀兵，痴感疾疫，乃至水、火、风之大难，皆以类从，故名浊也。反显极乐国中，人悉智慧，非烦恼浊故。

疏众生浊者：一云《阿含》三义为体，又云揽五阴、见、慢、果报为体，恶名秽称，即其相也。



钞 三义者，《阿含经》云：“一者，劫初光音下生；二者，揽众阴而生；三者，处处受生，故云众生。”五阴，即色、受等。见者，横计主宰为见我；慢者，俱生主宰为慢我；果报者，前所作因，今受果报，亦上受生义也。恶名秽称者，生佛相对，众生之名下劣鄙陋，轮回六道，备受诸苦，故云浊也。反显极乐国中，诸上善人同会一处，非众生浊故。

疏 命浊者，以色心连持为体，催年减寿，即其相也。

钞 连持者，依业所引第八识种，外色内心，互相连属，即息、暖、识三，相持不散，是为命根；一不连持，命根即断，故以为体。催年减寿者，当此减劫，不满百年，而复泡沫风灯，刹那不住，尤为短促，故云浊也。反显极乐国中，人民寿命同佛无量，非命浊故。

疏 此之五浊，且据果言，若《楞严》所云，或配三细六粗，或配五阴，义亦不异。

钞 配三细等者，以劫浊配业相，谓无明初起，性遂浑浊故；次以见浊配转相现相；次以烦恼浊配智相续执取，计名字相；次以众生浊配造业相；次以命浊配业系苦相。配五阴者，以劫浊配色阴，谓空见不分，妄见空而两无其实，性为浑浊故；次以见浊配受阴；次以烦恼浊配想阴；次以众生浊配行阴；次以命浊配识阴。



言不异者，前一说，心无初相，则超劫浊，乃至无业系苦，则超命浊，是断无明等，名五浊得菩提也。后一说，色阴破，则超劫浊，乃至识阴破，则超命浊，是破五阴等，名五浊得菩提也。为说少殊，而义则大同也。

疏 《观经》云：“浊恶不善，五苦所逼。”今不言五苦者，文省也。

钞 五苦者，疏云：五道之苦。或五痛、五烧、五恶等。详具《大本》，兹不繁录。以浊必有苦，举浊该苦，故曰文省。

疏 此五浊处，能自立者，亦已鲜矣！得成正觉，宁不难乎？是为第一重难事，明自利功德不可思议。

钞 自立者，五浊恶世，人生其中，外则时势之所逼恼，内则惑障之所萦缠，况乎身属四生，命存呼吸，是以欲洁偏污，求升反坠，能于此中分别善恶，持戒修福，自立于人天之位者，鲜矣。能于此中深惧无常，修四谛、十二因缘，自立于声闻、缘觉之位者，抑又鲜矣。乃于此中永断无明，高超三界，而得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是则同居火宅，独驭宝车，共溺爱河，卓登彼岸，岂非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？此之谓难，此之谓自利功德不可思议也。

疏 称理，则自性始觉冥乎本觉，是我赞诸佛



义；本觉冥乎始觉，是诸佛赞我义；自性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是释迦牟尼义；自性染而不染，不染而染，是五浊菩提义。

钞 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，则始本不二；用不离体，体不离用，则寂照同时；不染而染，难可了知，是菩提沉埋五浊；染而不染，难可了知，是五浊独露菩提。故知此佛彼佛，同归寂照之自心，烦恼菩提，不出悟迷之一念，本师即我，我即菩提，及得菩提，实无所得。

△二说法难

经 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

疏 前是人中难事，今是难事中之难事也。良由净土法门，一切世间之所难信，佛于恶世得道，复于恶世说此法以度众生，又难中难也，是为第二重难事，明利他功德不可思议。

钞 言难信者，略举有十：今居秽土，习久心安，乍闻彼国清净庄严，疑无此事，难信一也；纵信彼国，又疑十方佛刹皆可往生，何必定生极乐？难信二也；纵信当生，又疑娑婆之去极乐十万亿刹，云何极远而得往彼？难信三也；纵信不远，又疑博地凡夫罪障深重，云何遽得往生彼国？难信四也；纵信得生，又疑生此净土，必有奇妙法门、多种功行，云何但持名号，遂得往生？难信五也；纵信持名，又疑持此名号必须多历年劫，乃克成就，云何



一日、七日便得生彼？难信六也；纵信七日得生，又疑七趣受生，不离胎、卵、湿、化，云何彼国悉是莲华化生？难信七也；纵信莲生，又疑初心入道，多涉退缘，云何一生彼国，便得不退？难信八也；纵信不退，又疑此是接引钝机众生，上智利根不必生彼，难信九也；纵信利根亦生，又疑他经或说有佛，或说无佛，或有净土，或无净土，狐疑不决，难信十也。故难信而曰一切世间，是不但恶道难信，而人天犹或疑之；不但愚迷难信，而贤智犹或疑之；不特初机难信，而久修犹或疑之；不特凡夫难信，而二乘犹或疑之，故曰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今于此世演说此法，是犹入裸形之国宣示威仪，对生盲之人指陈黑白，此之谓难，此之谓利他功德不可思议也。

疏 又《法华》《金刚》皆云难信，与此同意。

钞 《法华》云：“欲令众生皆得闻知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”又云：“此经难闻，信受亦难。”《金刚般若》云：闻说此经，心即狂乱，狐疑不信。而以为不惊、不怖、不畏为希有。不惊等，即能信也。今经难信，同于二经，奚可轻也？

疏 问：既云难信，则说为强聒，何以说为？

答：终以佛说，有信者故。

钞 因说有信者，此之妙法，若如来曾不闻宣，则万古永同长夜，终无有人念佛求生。故叹其难信



者，见不信者之自弃，能信者之有缘，令一切众生悲伤绝分，而欣幸得闻故。今之信净土者，皆因佛说而发起也，虽今不信，一历耳根，永为道种故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不可湊泊，是难信法义。

钞当知自性不可以有心求，不可以无心得，不可以语言造，不可以寂默通，离四句，绝百非，空里栽华，波心踏月，无汝措手足处，是故灵山上德，终成败北之愆；汉地金刚，始有灭南之想。能信是法，岂不难哉！

△三总结难事

经舍利弗！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。

疏述诸佛语，重为申明，见此二难，古佛不虚为赞辞，今佛非滥膺美誉，实语实行，两相符合，万代众生当谛信而勿疑，感恩而无已者也，可谓反复叮咛，婆心大切矣。

钞得道之难，其难有二：一、谓善世得道，未足为难，今于恶世；二、谓恶世得道，而得小果，犹未为难，今得无上菩提，是以难也。说法之难，其难亦二：一、谓善世说法，未足为难，今于恶世；二、谓恶世说法，而说其易信者，犹未为难，今说难信之法，是以难也。

略为四喻：第一喻者，譬如有人身入大海，复



乘破舟，复遇逆风，复冲巨浪，复值罗刹鱼王毒龙，危在顷刻，而能于中，安隐得渡，是之谓难；不但自渡，并渡诸人，置之彼岸，是难中难。大海、破舟、逆风、巨浪及罗刹等，此喻五浊，自渡喻得道，渡人喻说法也。

第二喻者，譬如有人身罹重病，复处风露，复乏饮食，复遭跌扑，复值庸医，误进药饵，危在顷刻，而能于中调理痊愈，是之谓难；不但自疗，并余病者皆使平复，是难中难。

第三喻者，譬如有人身在囹圄，复膺楚挞，复系枷杻，复染疾疫，复被监押，将临诛戮，危在顷刻，而能于中忽然解脱，是之谓难；不但自脱，并诸罪人悉得免离，是难中难。

第四喻者，譬如有人身堕井中，复遇毒蛇，复困荆棘，复淹寒水，复值恶人抛掷土石，危在顷刻，而能于中腾跃而出，是之谓难；不但自出，并余同堕俱时上升，是难中难。

五浊等喻，义说同上。此之四喻，略喻释迦二种难事，明浅易晓，使知如来不惮劬劳，备历艰苦，为我等故，行难中难，一至于此，闻斯难者，皆应喜悲交集，感极呼号，声震三千大千世界，勇猛精进，思报佛恩。欲报佛恩，不越二事：一者自利，二者利人。自利者，于此恶世，力行此道，因得往生，亦云为难；利人者，于此恶世，复劝诸人共行



此道，同得往生，是则亦云难中难也。

疏又《法华》极赞说经之难，亦同此意。

钞《法华》极赞者，谓尽说余经，手掷须弥，足动大千，皆未为难，能于恶世说《法华经》是则为难，今经难说亦复如是。

疏复有二义：前难反显极乐得道为易，后难反显极乐说法为易。

钞得道易者，《婆沙论》谓念佛往生，乘佛愿力，为易行道；五浊恶世，艰于修进，为难行道故。说法易者，彼国诸上善人慧深障浅，志意调柔，风树鸟音，悉资解悟，非比此土，刚强难伏，故举难显易，正示极乐决宜求也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心境双融，是行此二难义。

钞心逐境生，心体本寂，则无所得者，名得菩提。境随心现，境体自空，则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，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。

△三流通分，分二：初重举听众，二明悉奉行。△今

初

经佛说此经已，舍利弗及诸比丘、一切世间天、人、阿修罗等。

疏法必流通，以佛说法，为普度众生故。复列众者，经初明众听法，经终明众受法也。独举身子者，以当机故；不言菩萨者，摄比丘中故。阿修罗



者，此云非天。等者，等八部六道也。

钞流通者，《光明疏》云：“流者下澍，通者不壅。”又圭峰云：都无人传则不流，流者不住。传之遇障则不通，通者不塞。普度者，流通十方以及三世，非仅为一处一时之众生也。当机者，以难信之法，唯智能信，故始终首举舍利弗也。

摄比丘中者，菩萨虽不常随如来，然与诸比丘同为贤圣等侣故；又菩萨真俗双融，随类应机，亦可世间中摄故。一切世间，所该者众，而独举天、人、阿修罗者，以明修此法门，善道众生，比之余道，为居多故。非天者，修罗富乐同天，无天行故，详有四种，兹不繁举。前列众中无其名者，摄于天人及大众故。

问：修罗至为凶顽，何能执持圣号？答：鬼畜尚解归依，修罗岂不信受？不闻《世主妙严品》，诸修罗等各得解脱门乎？今处人伦，邈然无信者，良可怪也。

疏称理，则自性究竟圆满，是佛说经已义；自性周遍含容，是一切世间义。

钞究竟，则首尾圆照，无欠无余。周遍，则凡圣该罗，千足万足。如是经者，未呼身子，已毕全文，又何待妙首白槌，双林抚尺，然后名为说法竟也。是故升堂入室，大众无增；鼓寂钟沉，人天不减。

△二明悉奉行



经 闻佛所说，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

疏 欢喜者，庆所闻故；信受者，领所闻故；作礼者，重所闻故；去者，闻已则退而修持也。亦前三资粮及三慧也。

钞 庆所闻者，多劫飘零，正以未闻此法，今知持名往生，可谓沉痾枕席，忽遇神方，久客他乡，乍闻家信，欣幸不胜，故云庆也。领所闻者，信之不疑，受之弗失，如奉王敕，如遵父命，故云领也。重所闻者，中心感激，五体翘勤，如蒙至极之恩，拜谢无已，故云重也。修持者，古人进而闻道于师，退而修道于己，非如今人入耳出口也。三资粮者，如上闻而信，即信资；信而受，即愿资；受而去，即行资也。三慧者，闻即闻慧；欢喜信受者，即思慧；去而修持者，即修慧也。

疏 又此欢喜亦具清净三义，如《观疏》中说。

钞 三义者，《观经疏》谓：“一、能说人清净；二、所说法清净；三、依法得果清净。具此三义故欢喜。”今持名往生，乃佛所说，佛是一切智人，非四人等也，则人清净，遇如是人，宁不欢喜？持名往生，即证三昧，是圆顿教，非权法也，则法清净，闻如是法，宁不欢喜？持名往生，即不退转，直至成佛，非小果也，则果清净，证如是果，宁不欢喜？

疏 又此欢喜亦通深浅，各随所得。

钞 深浅者，如《华严》初地，名欢喜地，文中



具二十欢喜：一、当得十句，如所谓念诸佛故生欢喜、念诸法故生欢喜等。今闻此经者，自庆我亦当来得如阿弥陀佛，我亦当来得阿弥陀佛如是妙法也。二、现得十句，所谓转离一切世间境界故生欢喜、亲近一切佛故生欢喜等。今闻此经者，现得转离娑婆五浊境界，现得往生净土，亲近弥陀及诸佛也。此欢喜属地位中，而初行亦名欢喜，初住文中，亦云获无边欢喜等，故云深浅，若浅之又浅之，则随其分量，亦得法喜之乐而已。

疏 又结归信受者，从始至终，信为根本故。

钞 始终者，首标如是，乃信顺之辞，今复末言信受，则知因信生愿，因愿起行。从初发心，次得往生，究竟成佛，皆资信力，故云始终信为根本。

疏 《大本》结经，备陈众生获益，龙天降祥，今不言者，文省也。

钞 《大本》云：“佛说此经已，无量众生发无上正觉心，万二千那由他人得法眼净，二十二亿诸天人民得阿那含果，八十万比丘漏尽意解，四十亿菩萨得不退转，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大光普照十方国土，百千音乐自然而作，无量妙华芬芬而降，乃至阿迦膩吒天皆作种种微妙供养。”又云：“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，四万亿那由他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始初发，种诸善根，愿生极乐世界，皆当往生，各于异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，八万亿那



由他众生得授记法忍。”

疏又《大本》嘱累持经功德，今持此经亦当如是。

钞《大本》佛告弥勒：“今此法门，付嘱于汝，于大众中，为他开示，当令书写执持，于此经中，生导师想。”又云：“无量亿诸菩萨皆悉求此微妙法门，勿违佛教而弃舍之，当令汝等沦没长夜，备众危苦，是故我今为大嘱累。”今经不言，皆文省故。

疏又《大本》及《法灭经》皆言法灭之日，独留此经，故知此经总持末法，如《华严论》中说。

钞《大本》云：“当来之世，经道灭尽，我以慈悲，特留此经百岁，众生得遇，无不得度。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、供养、受持、读诵、为人演说，临命终时，佛与圣众现其人前，经须臾间，即生彼刹。”《法灭经》云：“尔时，《首楞严经》先灭，以次诸经悉皆灭尽。”独留《无量寿经》，度诸众生。

《华严论》云：“正法灭时，以总持持余尊法，为教理流转之因。”今谓诸经悉灭，此经独存，念佛一门，广度群品，则诸经已灭而不灭，即是一存余，流转无尽，正总持之谓也。一切众生应当尊重恭敬，信受奉行，经所在处，如佛见在。

问：独留此经，此经盖指《大本》？答：前不云乎，文有繁简，义无胜劣，详言之则《大本》，略言之则今经耳，非有二也。



疏称理，则自性无恼，是欢喜信受义；自性无住，是作礼而去义。

钞烦恼本寂，欢喜亦空，则苦土谁非乐土？来实无来，去亦何去，则往生毕竟无生。以此无生，生彼国土，非生彼土，实生乎自心也。然后无问自说，世尊免付空谈，独任当机，身子不孤重托，是真欢喜，是真信受，是名真法作礼如来。若其外极乐九莲之土，别说唯心，舍弥陀万德之名，另求自性，可谓当渡而问津，对灯而觅火者矣。

△三结释咒意

咒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

疏释咒意者，以咒附经，经得咒而弥显，以经先咒，咒得经而愈灵，交相为用，应结释也。此咒详见不思议神力传，持此咒者，灭罪往生，故以拔业障生净土为名。陀罗尼者，此云总持也。

钞业障者，凡障有三：一、烦恼障；二、业障；三、报障。今言业障，则中摄前后。烦恼者，业之因。报者，业之果也。业必有因，业必招果，故摄二障。除障贵除其本，如根绝不生芽；芽不生，则枝叶华果悉不生故。今此咒持之，则烦恼不起，是拔业障根本也，如传言“日夜各持三七遍，灭五逆谤法等罪”是也。

得生净土者，轮回娑婆，皆由业障，业障既



空，秽土种灭，随愿往生，故得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总持者，总统摄持，更无遗失，即咒之别名也。传名不思议神力者，即经名不思议功德也，持咒持名，即得往生，故同名不思议。

咒 宋元嘉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

疏 宋者，南北朝国名；元嘉者，年号；天竺者，西域国名；求那跋陀罗，此云功德贤。

钞 宋言南北者，时方南北分王，宋王江南，谓刘宋也。元嘉者，文帝元嘉末年也。天竺，一云身毒，有五天竺，皆西域也。跋陀博通三藏，尤专大乘，号摩诃衍，神异非一，备载传记，恐繁不叙。一本陀下无罗字，或疑是求那跋摩，以二师同时故，未审何所译也。

咒 咒曰：南无阿弥多婆夜，哆他伽多夜，哆地夜他，阿弥利都婆毗，阿弥利哆，悉耽婆毗，阿弥唎哆，毗迦兰帝，阿弥唎哆，毗迦兰多，伽弥膩，伽伽那，枳多迦利，娑婆诃。

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能诵此咒者，阿弥陀佛常住其顶，日夜拥护，无令怨家而得其便，现世常得安隐，临命终时，任运往生。

疏 诸本句读稍异，今依古本，神咒不翻，不必强释。

钞 诸本不同者，如南无阿弥多婆夜，一本作南无阿弥多婆夜多，以次句多字连属上句，故云稍异。



今不必苦究是非，但依一本，至心诵持，自成利益。

又有谓南无阿弥多婆夜，此云皈命无量寿。多他伽多夜，即多他阿伽度，此云如来。哆地夜他，新译云他的也拈，旧云怛经他，经，音迭，即地夜二合也。此云即说咒曰，自后方是密语，然神咒从古不翻，略有五意：一、如王密旨，勿妄宣传，但宜钦奉故；二、或一语广含多义，如仙陀婆故；三、或此方所无，如阎浮提故；四、或顺古文，如阿耨菩提故；五、或尊重，非唐言可对，如般若故。一云亦可强翻，既谓之强，曷若己之？

疏 经咒相联，正显密圆通义。

钞 详陈彼国依正庄严，信行愿门，如经所明，是之谓显；遵佛秘敕，但持此咒，即得往生，是之谓密。显者，显此密也；密者，密此显也。兼持则双美毕具，单举亦交摄不遗，故曰圆通。

疏 虽云交摄，而专持名号，犹胜持咒，亦胜余咒，亦胜一切诸余功德。

钞 偏赞持名也。一、胜本咒者，以咒云，诵三十万遍则见阿弥陀佛；而持名，则一日一心，即佛现前故。又咒云，昼夜六时各诵三七遍，能灭五逆等罪；而持名，则至心念佛一声，即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故。二、胜余咒者，专持名号，即大神咒、大明咒、无上咒、无等等咒，以十念便得往生，一生便得不退，威灵不测，斯名大神，余可例知故。



问：准提功德至广至大，如何但持佛名而能胜彼？答：准提因地菩萨，弥陀果位如来，持准提既有神功，念弥陀宁无妙应？是故经云：“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号，不如一称观世音菩萨，其福正等。”又云：“持无量无数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不如一称地藏菩萨，其福正等，况如来乎？”

三、亦胜诸余功德者，六度万行，法门无量，而专持名号，则种种功德摄无不尽，以不出一心故。如前文中广说，愿净业弟子专其信，不二其心，如经云：“设有一法过于涅槃，亦所不顾。”禅宗知识有教人但持话头，一切不作，故知原业余门者，尚当改修念佛，何况原念佛人乃变其所守，而复他尚，心怀二路，志不归一，云何三昧而得成就？直至无常，空无所获，罔思己过，反起谤言，呜呼谬哉！

疏称理，则自性空，是拔业障义；自性有，是陀罗尼义；自性不有不空，是生净土义。

钞觅心了不可得，一切业障，谁为根本？即心无所不具，一切功德，何弗总持？当总持而不立纤尘，有是即空之有，无根本而出生万法，空是即有之空，即有则不空，即空则不有，不空不有，惟是一心，不越一心，是名净土。